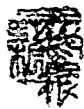


# 奇俠精忠傳



編 續  
行 印 社 書 新 益 海 上

風雲際會

# 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二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梁老僕愛主顯丹心 | 陳二官惑邪入白教 |
| 第二回 | 逞歪才險士著新書 | 聞瑣語義僕傷主業 |
| 第三回 | 鬧教壇紅英繼位  | 坐酒樓馬勝逢豪  |
| 第四回 | 赤手紛紛一場廝打 | 紅牕喁喁兩地相思 |
| 第五回 | 假惺惺田祿探病  | 真憤憤國安偵奸  |
| 第六回 | 訴病狀陳敬覺甘鳩 | 窺秘戲馬勝吃寡醋 |
| 第七回 | 田祿怒打醜厮兒  | 紅英巧用脫衣術  |
| 第八回 | 遭誣陷義士入囹圄 | 解報恩許婆探衙署 |
| 第九回 | 探囚牢夫妻慷慨  | 換獄舍郎舅猖狂  |



第十回 許爛腿大鬧蕭王祠 梁國安夜奔槐柳院

第十一回 國安越獄復主仇 馬勝貪淫遭狙擊

第十二回 紅英奮勇追壯士 許牢荐客赴京營

第十三回 脫樊籠僑裝亡命 聞警信泣血尋仇

第十四回 義動鬼神初飛霜鏢 聲深天地一闕蓮花

第十五回 埋俠骨靈感青楓枝 來奇士隱覘白蓮教

第十六回 說妖婦改判白衣經 開亂兆大煉修羅法

風雲  
際會

# 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二上

玉田

趙絳樓著



## 第一回

梁老僕愛主顯丹心

陳二官惑邪入白教

且說王立猷哈哈一笑。正要講話。只見一僕人。手捧兩封信。扎呈上。立猷一看。却是本地鉅紳。給馬勝關說的。立猷一想。自己縱妻祈子。於官箴上。就不仿佛。倒莫如模糊消掉此事。於是登時將馬勝釋放。並加禮貌。當時陳敬聽吳興禮說罷。一笑各散。便信步趨向演武院。却聽得小二笑道。娘娘這撒手刀法。真個煞利。紅英笑道。這一着兒。只有俺冷表弟還來得。（念念不忘）你看馬勝蠢牛似的。（却有椿不蠢哩）恨不的教俺把着手教他。（一語已將馬勝膩爛紅英情狀描出）那一天竟爬在俺腳下。涎着醜臉子。只管磕頭。小二唾道。可不是麼。再沒有他討厭的。俺就不待見他。今天真



是日從西出。他們竟沒來起膩。娘娘你這平底硬幫鞋兒。也該換換咧。前天俺娘（指梁媽媽）命俺作雙鞋兒。要送與朱仙娘。俺看仙娘的鞋樣兒的大。小便如娘娘一般。娘娘便先穿了。不好嗎。（瑣瑣閒語。却已牽攏了兩魔頭。奇絕。）紅英笑道。甯俺可怕折壽煞。一個人穿仙娘鞋子。有那福分麼。（那知正是仙娘替身。）便是梁媽媽。竟敢叫你給仙娘作鞋兒。真真胆子不小哩。）又透不滿梁方之意。）小二道。俺娘是悄悄教俺作的。俺真是受枷板氣。還須隄防着國安發愷性。他爺兒倆個。但聽得朱仙娘三字。便愷嘴哩。紅英笑道。你也特煞的膿包。難道國安便吃了你。（閒閒一語。已爲擺佈陳敬伏線。非善讀者。莫解筆妙。）陳敬逡巡之間。已見紅英衣襟一宕。早到院門。正這當兒。只見老僕梁方。一張臉氣得紅蟲一般。隨後趲來。向陳敬道。主人今天可也曉得那馬爺爲人咧。這種人理應謝絕。他纔是。方纔吳爺一番話。

梁方早有耳聞哩。原來梁方近日在街坊上。聽人議論馬勝那段事。還沒暇向陳敬說。今日可巧在牕外聽得吳興禮述說。所以跟陳敬來嘮叨。當時陳敬只笑道。俺都理會得。但馬（句）正說着。恰好紅英合小二。翩然蹇進。梁方正在氣頭上。一看紅英。打扮得跑馬解的一般。本就不是意思。又見小二。笑吟吟捧刀隨後。不由劈頭便擻道。你那糊塗媽（指梁媽媽）好沒正經。俺怎的命他囑咐你。等閒價不必到此踢跳。難道他不曾說給你麼。小二嚇得臉兒通紅。便道。今天院內沒人。所以娘娘叫俺跟來。練練刀法。紅英一膘梁方。不由臉兒略沉。梁方也便不敢多說。只垂手站在一旁。俟紅英蹇過。又合陳敬嘮叨半晌。方悶悶蹇向已院。一肚皮土釐火。正沒處發洩。剛一脚踏進院門。便聽得梁媽媽笑道。咱娘娘腳兒。比朱仙娘。還瘦些兒。先穿這雙鞋也使得。你再給仙娘慢慢作罷。可有一樣。連國安一般是襪種。只瞞過他爺兒

倆就得咧。真也古怪。咱襄陽那一個不信朱仙娘。偏他爺兒倆。聞得朱仙娘。便烏眼鷄似的。妖婦倡根的亂罵。有一天娘還戲說要入教哩。俺看他爺兒倆。攆到那裏去。梁方一聽。不禁氣往上撞。緊走兩步。一掀簾兒。便視梁媽媽。四平八穩的坐在楊上。手內拈起支鳳頭鞋兒。正在端相。小二却低頭跼在一旁。猛見梁方。剛道得一聲爹來咧。梁媽媽一驚。趕忙將鞋子。藏在屁股底下。梁方乘怒。劈面便唾道。你這婆子。不正正經經教導孩兒們。却鬼鬼崇崇弄這個。難道朱仙娘是你前世的歪刺媽。你便想着法兒去孝敬他。送衣咧。作鞋咧。亂成一片。這還罷了。爲甚的教孩兒們瞞着我呢。這都是你當老人家的教導孩兒麼。哼。咱主母不入教便罷。只要說入教。你看我先毀掉你哩。水兒怕浸。火兒怕燬。你這老婆子。便是個是非由子。梁媽媽怒道。你這話。通似放屁。俺幫你一輩子。有甚過犯。犯在你手。你便動不動排大姪似的。

排搯人一場。敬神拜仙。懸袍掛匾。也是婦人家常有的事。一不作賊。二不養漢。便響噹噹對的住你。不過因你懺聲喪氣。俺不待價看苦瓜臉子。有點事。背着。你倒樣上來咧。說着氣得顫抖抖。大聲向小二道。媳婦。你快給朱仙娘作鞋去。俺沒本事對付別人。梁國安須是俺兒子。他若聲類。都有俺哩。一席話。夾七雜八。梁方一聽。氣得渾身亂抖。不容分說。一把揪住梁媽媽小篋兒。向下便拖。小二方趕忙去勸。只聽咕咚一聲。梁媽媽大叫栽落榻下。方罵道。你這老東西。梁方手起拳落。只管向梁媽媽臀背之間。砰砰亂打。梁媽媽哭掙道。你是好些的。打煞我。說着猛一揚手。嚓啷一把。梁方臉上。登時長血直流。於是氣如山湧。拳如雨點。小二急得怪哭。冷不防爬在梁媽媽背上。梁方憤氣之下。只是蹂脚。正這當兒。梁媽媽嘶聲一叫。老寒腿一伸。拍一聲。被梁方蹂個正着。上年紀的人。奇痛連心。頃刻一聲喊。當即昏去。梁方急切間。

還罵道。好好。我讓你孝敬朱仙娘。一言未盡。小二大號起來。梁方一看梁媽媽。不由又是一股急火。一口氣舒不來。兩眼上翻。老腿一軟。吭哧聲也跌坐在地。小二一望。越法怪哭。正這當兒。國安飛步搶入。原來他也聽得人講說馬勝那段事。並朱仙娘許多曖昧事。氣悶悶剛趑轉。却正逢老兩口置氣。於是國安急不暇問。夫婦分頭拍喚醒梁方等。那梁媽媽竟一絲兩氣。委頓不堪。梁方還氣得只管哼哼。一見國安。竟自掉下淚來。（別有傷心事也。）長歎道。你看咱家。就沒個好氣像咧。你媽稍爲明白點。何至於（句）咳咳。國安聽到此。却見榻上有雙新女鞋兒。當時也不暇問。便趨扶梁媽媽。不由淚落。梁媽媽哭道。兒呀。你不須扶我咧。死掉到乾淨。說罷數數落落。將方纔置氣之故。說了一遍。國安不敢插嘴。便忙服事梁媽媽。呻吟臥下。一面命小二速備湯水。並取止痛藥來。梁方望得心煩。恨恨自去。那天色也就晚將下來。不

題這裏人仰馬翻。且說當晚陳敬晚飯罷。蹇入內室。只見紅英穿一身窄利衣褲。斜鞦香鬟。正就紅燭下。拂拭那刀。一見陳敬。漫笑道。今天演武院中。却清爽的狠。小二也好笑。他竟要學那撒刀法。學了半晌。通不成功。倒遇着他公公。撇了一陣。陳敬笑道。理他哩。那老兒就是這不得人意的脾氣。紅英微哼一聲。依舊用乾布竭力拭刀。燭光之下。宥得兩支耳環。閃閃鑠鑠。趁着玉面櫻唇。好不丰彩。燈下觀美人。本就動人。何況紅英俊爽之概。非同尋常。於是陳敬喜孜孜坐在對面。望了他。通不轉睛。紅英一抬眼皮。却笑道。你那個老管家。（指梁方）幾時放掉的你呀。他撇着鬍子。嘮嘮叨叨。又向你上甚麼十大條。陳吶。陳敬望得入神。只一聲不響。紅英睡道。難道你聾咧。陳敬笑道。我何嘗聾。那會子你合小二在演武院笑說馬勝。俺都聞得。便是梁方合我嘮叨。無非也是說馬勝罷了。紅英詫異道。馬勝怎麼咧。陳敬笑道。怎麼不

怎麼那廝好笑的緊哩。紅英笑道：人要長個醜臉子，便是笑話招牌。陳敬道：「唷，你道他醜，人家知府的姨太太還拿他當香頸頸哩。」說罷，蜷進身，哈哈大笑。紅英摸頭不着，滴溜溜俊眼亂轉，便笑吟吟拉定陳敬道：「他倒底有甚麼可笑哇？」陳敬爲人本有些大裂裂，當時覷定紅英俏龐兒，只是憨笑，便道：「不說罷，那廝真沒人樣。再者，你們女人家聽了笑話，見了人家，便忍不住笑。」（單是忍不住笑，倒還不錯哩。）被他揣悟到自己醜事，須不相宜。紅英一聽，越法要問，所以恰好婢女等，躡進鋪陳臥具，於是兩人將話遏住，須臾吃罷，一回茶，夫婦相與就寢。不多時，便聞深幃中，呢呢笑語起來。但聞陳敬又說：「又笑。紅英悄唾連連，却一面吃吃的笑。」少時道：「俺不信你瞎胡說，就說他如此沒人樣。」陳敬低笑道：「你不信，便罷。你是沒見過罷了。若要據那吳興禮說來，仙娘能媚少年，就在這點子上。馬勝偏能中他意，不然知府姨太太會喜。」

他麼。紅英笑吟吟的道。不須說咧。俺就不信。連朱仙娘。竟那等的沒正經。陳敬笑道。薑是老的辣。至於馬勝那厮沒人樣的。你不記得。我曾向你說過麼。（這應陳紅新婚時一番私語。）紅英聽了。越法笑道。你倒是老疴猪。記萬年糠。誰有心情。記那些沒要緊的呀。於是枕席風情。十分款洽。好笑陳敬沒正經。胡蛆蛆這一來。不打緊。紅英既聞馬勝偉男。又聞得朱仙娘許多浪宕取樂之事。登時一點芳心。胡思亂想。陳敬如何理會。當時見紅英格外興濃。還以爲自得奇趣哩。從此紅英待馬勝。親近許多。按下慢表。且說梁媽媽本是年老病身兒。合梁方打架後。又着了氣。不知不覺。一頭病倒。醫藥無效。堪堪飲食不進。梁方等慌了手脚。梁媽媽昏憊中。還念誦朱仙娘。梁方大怒。賭氣的不去理他。越法將酒破悶。吃得半酣。便罵仙娘。一日紅英來看梁媽媽。恰值梁方對了國安。又言三語四的發癡氣。紅英不悅道。你這老人家便



是槪性。可也有個時光。如今梁媽媽堪堪待死。俺又在這裏。你只管牽藤蔓葛。罵那仙娘怎的。梁方乘氣槪道。主母不須管。只要梁方在。一日。咱宅中人。休想提念甚麼仙娘。紅英冷笑道。這宅中人三字。未免籠統些罷。說罷拂袖而出。(伏線)當時梁方等。也沒在意。又過了三兩日。梁媽媽堪堪不支。國安小二。衣不解帶。齊頭半月餘。沒出院門。小二割臂煎藥。也是無效。這日傍晚。梁媽媽稠痰上湧。氣息喘促。小二忽想起演武院內後牆下。有一種野草。形類羊奶花。頗能清痰。便趁空兒。拎把短鏡。匆匆覓去。一望院門。却關得結實。實。推了推。却紋絲不動。暗想道。一定是主人家。因梁媽媽鬧病。心下發煩。準是這些日。院中没人。所以由內反鎖咧。俺不如跳將進去。省許多事。想罷。順步跑向院後牆。一躍而入。方分花撥草的來。至後軒橋外。只聽馬勝笑道。呵呀。爽快得緊。俺不是當面奉承。那朱仙娘。究竟過了年歲。只好給你拾鞋。

哩。你還沒得仙娘內媚工夫。便已如此。倘再得他傳授。越法要得人命咧。有這等天大的妙機會。你如何呆在家裏。不去入教。憑你這十全的材具。一入教。真是前程無限哩。紅英笑道。俺何嘗沒心事。只（句）馬勝道。俺懂得咧。準是只碍着梁方。他左不過是個老奴。好便好。不好攆掉他。沒事一大堆咧。紅英笑道。不要忙。反正咱兩人好在這裏。還愁不入教。合你在一搭兒麼。說着嘖嘖的嘴兒亂響。紅英道。你別涎臉咧。今天梁老媽媽子。病得待死。俺還須早回宅去。於是蓮步響動。小二這一驚。非同小可。趕忙一伏身。鑽入叢花。便見紅英合馬勝。笑嘻嘻携手而出。那紅英鬢雲微亂。春靨猶在小脚兒剛踏出軒門。便推開馬勝。星眸四望。然後向後牆一弩嘴。低笑而去。這裏馬勝顛頭播腦。嘻開一張蛤蟆嘴。迷齊着兩支蛇眼睛。聳起個回回大鼻頭。只管向空咻咻的似嗅餘香。又似驢子聞騷兒。（描寫刻甚）直待紅英悄影兒

盪近院門。他還耐望得意。直將小二驚氣得眼睛發黑。百忙中就要提鑰去。斫馬勝。正這當兒。只見馬勝笑迷迷。進叢花。撩起長衣。解褲便溺。小二覷得親切。暗暗咬牙。方憤氣潮湧。想作手脚。忽隱隱一陣哭聲。送入耳朵。仔細一聽。竟是國安。這時馬勝業已口內哼唧着小曲兒。奔向後牆。一躍而出。於是小二心忙意亂。不暇他計。更不顧再尋野草。情知梁媽媽不中用咧。便如飛跑向院門。號泣而回。一看國安正在擗踊大哭。梁方一面揮淚。一面還頓足道。你信敬了仙娘一場。原來也會死哩。（櫛性如畫）這時宅中婢僕。早都趕到。須臾陳敬盪來。十分太息。大家便七手八脚。將梁媽媽裝殮停當。擇日安葬。不必細表。只有紅英。一總的沒照面兒。衆婢僕都暗覺主母心恨。國安熱服在身。自不便入宅服役。便是梁方。因喪事忙亂。入宅時光。也稀稀的。這其間。暗含着却得意煞個馬勝。不消說曲盡媚猪之技。兩人既新歡乍結。

按理說。陳敬一方面。自須冷落。那知紅英。別具深心。不但待陳敬情意轉濃。並且撥雨撩雲。恨不得夜不虛度。便將先前在慧照寺所得的甚麼散春愁。咧。益陰丸咧。一古腦兒。施展出來。補助興致。好笑陳敬。呆瓜似通不覺察。只圖歡娛。不顧性命。（爲陳敬療疾伏線）這時紅英。已大動入教之意。陳敬本是個計較的人。當不得內而紅英。外而馬勝。兩張利口。痛讚白教許多好處。因此心下。也有些動動的。紅英趁勢道。刻下官吏。專以漁肉富戶。咱雖一時怕不着他。爲長久計。總須厚植勢力。纔是。你看刻下白教。蔓延三省。好不興旺。教中團結之力。甚是偉大。咱一入教。一來官中不敢欺壓。二來教中極有能人奇士。咱夫婦既以任俠自命。正該趁勢結納哩。便是前月裏。咱某處木廠分行。生生被貪官。因報稅數目。稍爲不符。竟勒罰了一筆鉅款。要是咱們入教。再不會有這等事的。陳敬聽了。不由連連點頭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小二。

自覘得紅英秘事。老大疙疸。結在石頭。却因喪事哀痛。忙亂間不暇理會。轉眼間。梁媽媽葬事都畢。國安哀痛之餘。終日悶悶。偏搭着梁方。既悔痛打梁媽媽。又聞衆婢僕風言風語的說。主人家有意入教。百忙中。馬勝等一班人。越法來得脚步勤。不但白日踢跳。往往半夜價。連紅英都在演武院內酣歌縱飲。馬勝還往往在院內。並且紅英見了他。便綳臉兒。漸漸的指桑罵槐。拿出主母威勢。先借端將兩個謹厚僕人。一齊攆掉。另由馬勝。荐來兩名俊僕。一名柳升。一名羅仁。都是油唇滑嘴的少年。不消三兩日。便派柳升管雜務。派羅仁專管演武院。便是會計一項。本是梁方專職。如今將柳羅兩個。都在會計上掛了名兒。梁方耳目間所見如此。安得不氣。幾次價諷諫陳敬。凡家事須自作主張。無奈陳敬。本是個襍貨。近來因酒色淘漉得越法模樣。糊糊除唯諾之外。反笑道。你偌大年紀。快歇歇心罷。一言抄百總。俺都理會。

得。再者你顛三倒四的。只管說老輩子話。也有些不合時尙咧。梁方剛想痛說。君佐創業之艱。陳敬已一笑躲開。於是羣僕覷出主人意旨。知梁方勢派要倒。便大家一擠眼。登時給人眼裏插棒槌。居然僵頭強腦。梁方每有呼喚。竟自十個溜九。賸那一個。還須費許多唇舌。他纔強勉着去辦那樁事。梁方累氣之下。身兒啾啾。自不消說。還添上顛顛倒倒。似染心疾。只是那槪脾氣。越法十足。兩句話不投機。便汪的一口恨。不得吞掉那人。因此大家越法厭惡他。一日小二。合國安悄述那日紅英秘事。國安聽了。只氣得劍眉倒豎。頓足道。馬勝這廝。會須落在俺手。只是咱主母如此光景。怎樣好呢。夫婦方相對憤惋。只聽得陳宅中。連哭帶喊。吵成一片。國安奔去。只見梁方正氣吼吼的掄動大杖。趕打柳升。業已面目變色。渾身亂抖。那柳升一面躲。一面大跳大叫道。這個怨我麼。主人家要去。俺須攔不得。好沒來由。却尋人晦氣。梁方

罵道。你這厮好不混賬。主人家去見朱仙娘。你爲甚橫攔住他們。（指衆僕）不教告訴俺呢。你這毛浸子。纔端陳家飯碗。便這等弄手作腳。打煞你都不多哩。那柳升如何肯服。還是滿口中不乾不淨。大嚷大哭。梁方恨極。一舉杖連身撲去。國安急忙去拖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聽撲通一聲。梁方已跌翻在地。恰好有塊石子兒。正拄心口。老人家呵呀一聲。登時昏暈。國安大驚。連忙撲抱起來。偎坐於地。於是衆僕齊上。紛紛招喚。良久良久。梁方纔緩過一口氣。兩目一張。趁怒氣還要掙起。當不得國安扶抱緊。衆僕再三勸慰。梁方落淚道。你們不曉得。這樁事。關乎咱主人一家盛衰。豈但盛衰。直然有身家性命之慮。當年老主人怎的託囑俺來。俺豈可坐視。因向國安道。你快快扶俺去見主人。說着心氣一疼。又復昏暈。原來陳敬紅英。三不知已被馬勝引到仙娘處。竟自入教。過了三兩日。梁方纔知。不消說大罵衆僕。不早來報告。衆

僕道。都是柳升說。主人有命。不許告知你哩。所以梁方這時。怒打柳升。當時衆僕。又是一陣搯喚。再看那柳升。早風也似跑入內院。一僕人罵道。這厮小老婆臉子。定向主人跟前。搬弄是非。（句中有限）又一僕唾道。他是柳方中的阿弟。可見沒得好種性。那方中。近來脚步。好不來得勤。滿口中偷天換日的話。可怪咱主人。偏喜歡他。（敍出方中。爲紅英起事伏線）這時國安。早將梁方攙起。衆人都勸道。您老今天氣壞咧。且待將息好。再見主人罷。於是幫着國安。簇擁定便走。小二在後衙門首。早已望見。不知是怎麼回事。驚得怔怔的跑來接扶。國安擺手道。還不妨事。且消停歇攙扶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人。偷伴覷過。生得尖頭削耳。鼠目鷹腮。水蛇腰。搭趁着王八背。兩撇短鬚。微掩掀唇。穿一領七零八落的敝袍兒。腰束破麻繩。屁股後頭。掛得叮叮噹噹。窸窸窣窣。仔細一望。却是碎銅爛鐵之類。還有一束破書。兩串老錢。也宕



悠悠攪在裏面。他却手持竹板。口唱山歌道。

漢水滔也麼。滔如醍醐。白銅鞮上沒也。叫鷓鴣。春風也麼。十里襄陽

個路。飲馬個江頭。哇賽畫圖。

楚尾也麼。吳頭哇。舊戰場。投鞭沒自古斷流長。罡風吹動也麼。荆襄

水。花放沒白蓮。哪自在香。（兩歌括匪亂。雄麗絕倫。）

那人一面唱。一面擺起兩支膀子。便如商羊作舞。由大家身旁。直擦過去。一僕低唾道。合該咱這裏晦氣。只管出這樣怪物。這便是那個柳方中哩。國安望了一眼。不暇細問。便謝退衆僕。自合小二扶梁方進院。安置在榻。先忙取定神丸。給他服下。梁方模模糊糊。還亂罵柳升。且喜面色稍轉。須臾睡去。國安小二彼此相看。不由淚落。國安一說梁方生氣之由。小二吃驚道。咱這些日。不大進宅。不想主人沒巴鼻。竟鬧出這些事。咱爹若得知主母合馬勝許多。

無狀。不真個氣煞麼。國安歎道。但盼以後咱主人能醒悟。便是大家福分。只是馬勝那厮。俺委實氣他不過哩。你看方纔那怪物。便是柳方（句）一言未盡。只聽梁方呵呀一聲。國安大驚。正是。

一息尙存惟愛主

百身莫贖念先恩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逞歪才險士著新書

聞瑣語義僕傷主業

且說國安一言未畢。只見梁方呵呀一聲。手足亂動。口內縷糊道。主人哪。須知梁方犬馬力盡。報主之恩。也就在這番話了。說罷。喉中哽咽兩聲。依然睡去。（從夢境點出梁方忠盡。奇幻之筆。）國安歎息一番。接說道。那怪物便是柳方中。早就在仙娘教中胡混。他本是個落拓秀才。平日價調詞架訟。無所不爲。被官中名捕急喇。一屁股逃向杭州。遊宕了兩年。離離奇奇的跑回

來。忽自言已得甚麼性理之學。並韜略兵法。專講甚麼靜坐咧。攝心咧。又雜取些佛說道語。廓落落沒邊際的話。夾七雜八。作成兩卷書。便把來掛在屁股後頭。逢着人便拿書作幌子。起先還有好事的。念他是讀書人。大家互相傳說。間也有人禮貌他。後來他越來越離奇。三不知搭上一個私門娼婦。硬說他有娘娘貴命。那娼婦吃驚不小。一來不敢容他。二來貪他寄頓的金賞箱籠。便冷不防到官出首妖人。好笑方中。被捉入官。還用書護着屁股。那官兒見他離奇樣兒。以爲是個瘋子。敲打一頓。監押數日。便放掉咧。他出來一尋娼婦。早已跑掉。不消說寄頓之物。一概沒影。方中氣急交攻。越法不成模樣。便終日撞向街坊。講念他那兩本子書。說是自己學問。便如國初李卓吾先生一般。自稱甚麼江漢先生。不是談天運。便是占旺氣。說到現在朝政。合大小官吏。便箕踞大罵。有時節無端大哭。忽然怪笑。佯佯狂狂。真似胸有蓄

蕊。其實是個險詖陰邪的怪物。他自到朱仙娘教中。越法舉動乖僻。敢作大言。聽說是仙娘傳教規法。狠參用他書中之意。所以他這當兒。已是某處的教目咧。這種人。決非善類。若遇賢明官府。早就當辦的。可恨柳升。竟將他鉤引來。誘惑主人。再加着主人夫婦。竟自入教。真正可慮的緊。前路茫茫。正自難料。但看主母行爲如此。也就可想將來了。說罷。一望梁方。不由虎目中慨然泣下。小二憤然道。俺看主人雖誠厚。日子久了。也許看破主母行爲。只好那時整理家事咧。（反振下文。）國安皺眉道。但願如此。只恐主母性兒。主人制他不得。正說着。忽聞陳宅中一陣歡呼嬉笑之聲。順風吹來。國安長歎道。你聽得麼。這時主人。想又聚飲哩。主母不必提。便是主人家對咱落莫。也可想見了。咱爹爹氣倒如此。主人竟不聞問。可歎咱爹爹還一味價想挽危局哩。小二正色道。這話却不應如此說。不但爹爹忠誠一生。責無旁貸。便是

咱兩人這副担兒。也就不輕哩。(居然是俠中正氣。然不過孝行中餘事耳。此書小二雷揚。都是上上人物。)夫婦歎息一番。起看梁方。幸沒變動。便輪替着榻後暫息。艸艸過得一宵。次日梁方神氣略清。便向國安道。俺刻下轉動艱難。又有要言須諫主人。你快請將主人來。俺曾受老主人深重之託。想主人也不怪俺。國安唯唯。去不多時轉來。道。主人那會子合馬勝出門。便是主母也。同了柳方中。到仙娘處。習甚麼法術去咧。(虛寫仙娘傳法。省筆)梁方沒法兒。惟有撫心長歎。直過得十來日。陳敬直然的影兒沒見。梁方却能扶杖步履咧。這日探聽得陳敬在外室獨坐。梁方思忖一番。便慢慢扶杖。去一進宅門。只見院中靜悄悄的。衆僕想都去閒頑。院中盆花乾枯。階草漸滋。塵埃雖不狼藉。也便罩簾蒙牖。廳廊角下。倒有一大堆蠟淚。並殘萎的瓶花。亂糟糟堆在那裏。還有兩只陳紹大酒罈。一只空洞洞。橫臥着。地

上餘瀝猶濕。那一只還有半罈酒。口兒上。却拖蓋着一條婦人的青帕頭。半截兒。却浸在酒內。（細細寫來。陳宅荒譙衰颯之狀。如見。家國一理。此時僂儻老臣之心。何如哉。）梁方拄杖徘徊。想起君佐臨危時一番付託。不由老淚直瀉。方逡巡。蹵過二門。只見柳升。紮括得像姑一般。從外室笑吟吟。牽簾而出。臂上搭着面巾。一手端了磁盆兒。紅着腮兒。低頭剛蹵下階。只聽陳敬喘促促的道。淨淨手。你只取些溫水來便了。（非寫陳敬愛餘桃。却都爲療疾張本。）這時梁方業已蹵近。那柳升望得一眼。匆匆自去。梁方太息一聲。即便倚杖室外。垂手入室。只見陳敬光着頭兒。滿面上青白滯氣。多日不見。竟似瘦了許多。一雙眼似睜不睜。方靠几。僂坐。手中拿了一紙長箋。正在折疊。一見梁方。便置在几。却笑道。你近來可好咧。梁方道。老奴無狀。不能給新僕作榜樣。還勞主人念及。真真有罪。但老奴聞得主人業已入（句）陳敬

料梁方又要嘮叨。反索性道。這段事俺正要告訴你哩。刻下白教。甚是時尚。便是官府們。都不禁止。並且狠聯絡接近他。他教中規法。又狠正大。有道理。咱家人教。更有許多相宜之處。說着將長箋拈起。道。這便是白教規法。一條一條都勸人作好事。狠有道理哩。梁方道。主人此話差謬了。凡異端惑人。都用善言誘衆。這只可說是誘人的作用。簡捷說來。當觀其行。不可但信其言。卽如朱仙娘。那樣的妖妄醜穢。那個不知是萬萬接近不得的。主人承偌大事業。如何但聽人掇弄。自沒主張。便是主母。更不可有逾閨範。再如柳方中馬勝一班人。直言之。都係敗類。急宜遠之。老奴無狀。但望主人早早覺悟。便是。老主人默佑咱家咧。說罷。顛巍巍跪將下去。淚落如雨。陳敬一見。頗頗動念。連忙扶他起來。道。你的話。也儘有理。容俺（句）剛說到這裏。只覺胸氣一陣短促。竟咯咯的喘救起來。梁方不好再說。倒給陳敬醵回背。方纔盪出一

路沉思。越法心如油沸。因方纔。隨背聲音。空空的如叩虛壁。分明是瘵疾已成之勢哩。但是梁方。還指望陳敬悔悟。並且他不曉得紅英合馬勝苟且之事。以爲紅英是尋常放縱性兒。高興胡鬧。便趁空去痛諫一番。不想紅英更有拒諫之能。不待梁方張口。他一張小嘴。便如推倒核桃車子一般。只說入教之意。全出在陳敬自己方諫勸不迭。那一番正大言詞。好不剗切透澈。比梁方意中之語。還恰當十倍哩。却是梁方前脚出去。紅英這裏業已跑向仙娘處。不然。便在演武院。合馬勝等厮混。漸漸便有教友們。羣相往來。爲日不久。襄陽市上。輕薄少年。便傳出一種口號。三五兩舍裏唱動道。

城南仙娘愛少年。鷄皮三少仙乎仙。美人如花說城北。陳家少婦都且妍。盛會無遮大歡喜。摩登淫席誇良緣。解珮何須鄭交甫。

漢江遊女春風暄。天香鬱鬱（靈狐貽毛）不可觸。卽看法乳能親



傳。(紅英爲仙娘高弟) 仙兮仙兮美且姪。白蓮風動青蘋翻。

這口號處處唱動。梁方聽得好不難過。原來這時紅英已承仙娘傳與一切法術。認爲替身。仙娘門下。忽增這位絕藝絕色的高弟。自然興盛百倍。那四方聞得異香。陡生信心的。也就越來越多。鬧得仙娘道院外。喧闐如市。紅英有時節。三五日價。住在道院。一切家事。都不理論。那陳敬療病。也便漸重。梁方見此光景。未免憂憤異常。百慮煎心。往往終夜不寐。國安夫婦。累次泣諫。梁方歎道。俺風燭殘年。但活一日。便盡一日的心力罷了。只是來日大難。你們到甚場處。正自難說哩。國安等聽了。都各垂淚。見梁方不堪苦惱。雖見紅英近日來越法放浪。恣意宣淫。那敢向梁方提一個字兒。也是梁方合當壽盡。這日爲端陽佳節。陳宅中大家散假。隨意遊息。蒲酒榴花。點綴風光。衆僕人攢三聚五。歡呼痛飲。大家談起來。無非是仙娘長。仙娘短。並教中許多離

奇事兒。有的道。如今創光棍。就是入教了。你看某人。淹王八似的一入教。便挺頸兒。有的道。便是想抓錢。也須入教。你看某某。只熬上個小教目。那揮霍闊綽法。真個賽如關大爺咧。一人道。頂呱呱的。還須長個潘安臉子。驢大行貨。不然。仙娘不高興。一脚怕不將你踹到月亮裏去。一人聳肩道。呵。好寫意。俺要能挨仙娘的小腳兒。這一輩子。便活值咧。最異樣的是柳方中那個狗頭。拉拉塌塌。活脫似他娘的個藍采和。你說他。那樁兒得人意。那裏曉得人家偏偏走洪運。不但朱仙娘喜歡他。便是咱主母（句）又一人趕忙握住那人的嘴道。你可是作死咧。小柳兒（指柳升）聽得了。不是耍處。你馬上就須捲鋪蓋咧。一人歎道。俺只可憐梁老頭兒。偌大年紀。一些風色也不懂。咱主人這當兒。被人纏的。只思量那樁快活風流事兒。差不多連日子都過忘咧。他還儘管去嘮叨。勸主人提起精神。整頓家事。俺纔是個老瞎蠟哩。

衆人都笑道。咱莫談隔壁賬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好在主母。又赴道院。不定回不回。吃醉了。大家困他娘的。明年今日。你我這班人。便未必如此齊楚咧。說罷。拉開怪嗓子。一陣搏戰。梁方聽得發煩。便賭氣子離開他們。信步在院前後偷伴一回。只見處處狼藉。通沒人整理。少時。蹇進祖室前。不由淒然淚下。原來室內。不但榻牖塵封。香火全無。便是端節供木主的角黍等物。都沒得。梁方暗念道。怪得人家說家門將敗。先將祖宗。拋在腦後。便是主人新婚時。種種不吉。便非好象哩。於是逡巡入內。掃拂塵土。又蹀躞到廚下。取了角黍。蒲酒。供在主位前。然後一一焚上香。直忙碌許久。方纔清爽。這一來。不打緊。老頭兒煩惋動作之下。竟居然泛上餓來。於是反扣室門。拄杖蹇回家。恰值國安夫婦。將賞節酒食。安排停當。老頭兒趁着虛餓。便一氣兒吃了幾個糯米角黍。方纔入肚。又向國安絮絮談起主人近狀。心內一打結。不知不覺。將

黏性食物。塞積胸膈。却是當時。也不覺得。老人好食困。又是免不掉的。梁方食罷。便是一覺。直到日平西時方醒。（都爲梁方病沒作勢。）只覺肚內累贅一般。於是慢慢趺出家門。方走到後衙口。想赴陳宅。只見一乘華麗軟轎。如飛而過。轎中一個媳婦子。紮括得狐狸精似的水零零眼兒。東瞧西望。轎後一騎駿馬。上跨俊僕。更別致的是後跟一平頭小奴。却擁着一軀艾縛鍾馗。有四尺來高。狠有神氣。鍾馗所持的斬鬼蒲劍。上面還花綠綠畫着符篆。梁方正在呆望。恰好一個鄉下漢子。穿了硬幫幫的新布衫。提了個空籃兒。唏溜嘩拉。冒失擠到馬前。大概是進城看親拜節的。當時鄉人閃路之間。不由提籃晃動。那馬吃驚。猛一岔道。那俊僕不容分說。刷刷刷。向鄉人腦袋上。便是幾鞭。大喝道。你這呆鳥。不長眼睛。不曉得這是府大人的官眷麼。鄉人奔避當兒。一行人已吆喝而過。兩旁人都紛紛避道。便有人悄悄議論道。

看起來。官府們真闊綽。這府尊姨太。到仙娘處去一踰。少說着。也須百十金。但看這畫符的鍾馗。就不知破費多少銀子哩。一人笑道。你看官府闊綽麼。我看陳家媳婦子。（指紅英。）也可以的。俺聽說仙娘就要傳教主之位與他。他一高興。便允助教中開壇費用。萬數銀子。聽說不久便舉行。凡各處教目。屆時都到。先講演白衣聖經一日。然後傳位。你拭淨眼睛。看熱鬧罷。又一人道。俺聽說仙娘所奉的靈狐。業已招尋仙娘來咧。並說這個陳家媳婦子。應運而生。貴不可言。便是仙娘。也是輔佐引導他的人物。理當功成身退。還有許多預言。越法離奇熱鬧。俺却記不得許多。大槩是說陳家媳婦子。有個武則天的命兒。却須由馬上得之。呵唷。我的佛爺。這不要造反麼。無怪乎刻下白教。在川陝一帶。也鬧得一天星斗。將來他們真個聯合起來。怕不出大亂子麼。咳咳。你看刻下的官府。這等事。不說是嚴行禁止。並想解散。

之法。反倒縱容他們。又弄個小婆子。攙在裏面混。俺聽說那姨太。合陳家媳婦。狠要好哩。又一人道。您這話雖然離奇。也有因兒。但看陳家媳婦子。那身武功。便不像個安靜女人。再搭着又學了仙娘的法術。繼了仙娘的位子。諸般輻轉。真不得了哩。你看刻下教中人。甚麼腳色都有。那一個不挺胸腆肚。若有詞訟到官。那官兒。先嚇得孫子一般。是非曲直。丟在一旁。先查問他。是否。在教。那教中人。怎的不張致呢。一人歎道。倚勢恣橫。還不出奇。最奇的是他。教中異香。怎就能惑人呢。俺眼見許多規規矩矩的人。三不知。也入教咧。一人唾道。簡斷捷說。凡入教的。總是有那份邪骨頭。（片言扼要）俺聽說一段趣聞。可不知是否實在。說是有個拗性人。聽得人說。教中堅人。信心是恃邪術。凡入教領誠。照例由教主給一杯茶。當面飲盡。據說茶中有邪物。便盤踞此人心腑。至死不變。拗性人聞得此異。便想試覘一下子。就假作入教。

却將那杯茶。悄悄傾潑。果然杯底。現出一粒黑物兒。有鈕扣大小。拗性人暗  
暗收起。即便回家。反覆諦玩。不知何用。便隨手兒置在枕函中。夫婦困到半  
夜裏。忽聽枕函中。類似耗子作鬧。打開一看。却是個寸餘長的黑人兒。相貌  
猙獰。夜叉一般。拗性人大笑道。原來你這麼物兒。慣會蔽惑人心呀。用兩  
指鉗出。尋條細繩兒。剛要綑拴。那小人身形一晃。幾乎脫去。拗性人知是那  
門物兒。恰好他婆子月事方到。便探取穢物。一抹縛定。那小人啾啾有聲。似  
乎乞命。拗性人都不理會。便把來懸在牀頭。用馬尾擗繩兒。慢慢抽打。方纔  
天明。教中某教目。業已遣人來關說。願出百金。贖取此物。拗性人道。贖取不  
打緊。只須說明是怎麼檔子事。俺解解心下疑團便得咧。來人無奈何說道。  
俺說給你。却不可轉爲張揚。行這法術的人。便有精氣。附在此物。所以能蔽  
惑人志。你今作踐此物。某教目如何安生呢。拗性人一笑。將小人交付來人。

夫婦倆玩弄銀兩。方在歡笑。拗性人忽悟道不好。咱既得錢兩。又探知他詭術。某教目豈肯甘心。夜間定來弄玄虛哩。於是忙碌碌準備一切。當晚室中安置停當。拗性人携了水鎗。伏在大門外大樹之後。三鼓時分。先唵唵的吹起一陣狂風。不多時。一個猙獰大漢。搥這明晃晃大斫刀。拔步走來。拍的聲。踹開大門。踊身而入。便聽得撲墮墮。連聲響亮。這時拗性人兩手擎鎗。目不轉睛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長影一晃。大漢蹶出。拗性人一聲喊。咕咕一鎗。大漢便倒。趕去細望。却是個紙人兒。業已被穢水噴得一榻糊塗咧。於是喚出婆子。掌燈火。先看室內。榻上兩具草人。都已兩段了。你說這事兒。多麼稀奇。衆人這陣胡噪。竟將梁方聽呆。只覺心頭十分難過。不由暗歎道。俺便捨掉老命。還須諫諍主人。偷主母繼了仙娘的位子。那還了得。一路沉思。蹶進宅。通不見衆僕影兒。知紅英等尙在未回。剛走到大廳後。只聽得梆升住室中。一陣



笑語。梁方側耳半晌。不由氣呆。正是。

憑誰隻手挽狂瀾

難將獨木支摧廬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鬧教壇紅英繼位

坐酒樓馬勝逢豪

且說梁方一傾耳。却聽得一僕婦笑道。你這猴兒。便不知香臭。俺知你近來。擠不上攤兒。好意給你解解悶。你倒儘管歪廝纏。不放人去。停會子。那主兒。就許回來哩。（指紅英）柳升笑道。你放一百個心。如今那主兒。不久便是簇新新的白蓮教主咧。教中許多事。好不忙碌。他一定沒暇回來。你不見馬勝等一班人。近些日。也沒來麼。咱兩個。便連夜睡他娘的。都不打緊。咱主人已痰中掛血。成了癆病鬼咧。那有精神。管人閒賬。他們外邊都嚼念道。陳二官人。怎會不生癆病。左右服事的小老媽兒。一個個都似狐狸精。每人物兒。

裏潤一下子。就須費掉一大盞哩。僕婦唾道。放他娘的烏圖屁。（俗謂不冷不熱。曰烏圖。）掙口拔舌的。叫他嘴上長大疔。他沒給人牀底下。去打夜更。曉得甚麼。咱主母變着法兒。撮弄主人。那管日裏夜裏。一高興便脫得光溜溜。聳弄一陣。俺要會畫。幾百幅春圖兒。也描成咧。俺們雖有時湊個趣兒。算甚麼呢。可笑主人拚命價効力討趣。俺看主母。却還不是真情興。柳升笑道。噲。你不說。俺也猜着咧。他那副真情興。定發洩在馬勝身上哩。梁方猛聞此語。不亞如高樓失脚。正在眼前發黑。那僕婦却笑道。你雖曉得。却不如俺覘得仔細。馬勝那物兒。真個不像人生的。咱主母喜歡他。就在這點子。再就是柳方中。雖不如馬勝。他却肯弄下賤營生。他那根狗舌頭。生得也長。呵。噲。噲。怪羞人的。不說罷。柳升道。噫。你快翹翹腿子。你看俺也來得。僕婦道。吓。你留着向主母跟前獻勤兒去罷。你和羅仁。這當兒都成了看樣兒的貨咧。除非

俺還可憐可憐你。柳升笑道：這也未見得。咱主母就是風一陣雨一陣的脾氣。頑膩煩了馬勝。還許用俺們哩。僕婦笑道：你別自家俊樣咧。你想咱主母當了教主。還拘拘在家下麼。山南的。海北的。甚麼樣的。可意人沒有哇。休說你們小蛋蛋子。便是馬勝。也未見常常得意哩。（映逗田祿之來。）（梁方兩番聞瑣語。褻語。是虛敘仙娘傳位。並虛寫紅英淫縱。陳敬病深。卽爲致死梁方之由。其中純是筋節脈絡。無一泛筆。）說着動作有聲。漸漸入妙。梁方這時心頭。便如開了一片油鹽雜料店。酸甜苦辣。一概俱全。登時神識迷惘。本要趲回內院。反順着腳子。由角門岔向演武院。恰好國安也聞得紅英將爲教主的信。想到演武院。就吳興禮等。覘覘動靜。一見梁方神色。不由大驚。趕忙趨進扶掖道：您如何却在這裏。梁方兩眼直夠夠。忽然掀髯笑道：好好主人你。（句）說着身形一轉。楞怔怔。竟像個不倒翁。國安驚極。忙要扶轉。

那知梁方單臂一揮。十分有力。竟仰天大笑道。好好。說着步履如飛。出得院中角門。直奔後衙。國安忙趕去。恰好小二由家門一步趔出。梁方一個踉跟。虧得小二伶俐。一把攙住。國安喘吁吁趕近。只是揮手。於是夫婦扶入梁方。安置在榻。彼此摸頭不着。方商量着去請醫生。只見梁方儘力子一吁氣。哇的聲。吐出一口稠痰。直聲喊道。好。好。好。馬勝。你。你。你。這。這。這。一聽。各吃一驚。方彼此一眨眼。梁方已張目醒轉。四下一望。詫異道。俺幾時轉來的。於是國安一說。所以。梁方沉吟良久。忽要竭力撐起。却是兩支瘦臂。索索亂抖。一些氣力也沒得。因歎向國安道。自你媽沒後。咱一向許多時。竟瞞在鼓裏。不想咱主人竟鬧出許多事體。梁方呵梁方。要你這老奴何用。說罷。反手自搥。十分恨恨。國安含淚勸慰。於是梁方命小二且退。細。便將方纔兩處所聞。大略一說。馬勝那段事。本在國安肚內。倒不爲奇。當時只頓。

足道。主母將爲教主一事。便是國安也纔聞得。並知仙娘現已隱避他處。刻下教務。已由主母主持。如吳興禮一班人。都派爲大教目。分向各處。只有柳方中馬勝。雖爲教目。却只在總教中。辦理事務。咱主母正式就教主之位。便在本月十五後舉行哩。（國安所聞較詳。敍來歷落有致。）此事看來。竟無法挽回咧。梁方聽罷。惟有捶胸長歎。精神一倦。反倒睡去。這一來。積憂裏滯食。登時發作。胸膈漲結得石板一般。一連三四日。僅啜杯水。却還請將陳敬來。苦諫一番。陳敬這當兒。已尪瘦得不成模樣。聽到梁方深切之語。也知點頭。因發恨道。俟俺病體稍爽。定當先遠吳興禮一班人。然後再設法擺脫教務便了。原來梁方。不便揭穿紅英合馬勝一段事。只好籠統着說興禮等。都非益友罷了。所以陳敬竟說興禮。看起來。那廟裏。都有屈死鬼哩。當時梁方就枕叩頭道。主人這便纔是。更要緊的。是自家善保身體。萬一老奴一口氣

不來。九泉之下。也好去見老主人。啞（一語悽然）陳敬聽了。縹糊答應。梁方心下稍寬。飲食略進。但是神氣日頹。睡夢中只管恨恨嚙語。一連數日。國安夫婦通沒暇進陳宅去。那知此數日中。紅英在修真道院內。業已鬧得如火如荼。一時間教友四集。何止數萬人。滿街坊白晝白帶。沖沖撞撞。旛檀香烟。上沖霄漢。再加着許多看熱鬧的男女。真是人山人海。比尋常廟會。何止雜沓十倍。距道院半條街。便已擁擠不開。牽姑拉姨。携男抱女。竟有不遠百十里。大車小船。搭夥結伴。來觀盛舉的。都因教友們煽誇得十分希奇。不但說朱仙娘白日昇天。更誇說新教主陳二娘娘。簡直的是天女臨凡。神通廣大。不消說更且武功絕倫。遠勝仙娘。所以大家都趕來。開開眼睛。及至紅英繼教主之位這日。曉色甫分。襄陽城中。業已萬人空巷。都水也似向道院流來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小二。這日傍午時分。見梁方神氣。竟清醒醒。大有轉機。（迴

光返照。因向國安道。這準是昨天吃某醫生的藥。對症咧。你在此伺候。俺趁空兒用原方打藥去。說着振振亂髮。一個欠伸。國安不由也欠伸道。暗寫夫婦連日事病。那藥坊老遠的哩。惹過修真道院。還須拐個半截灣子。還是俺去罷。小二道。你也未見快勝俺哩。說罷揣起藥方兒。匆匆便走。這裏國安看梁方清爽。暗暗歡喜。且說小二一路趲去。見街坊人擁異常。不由恍悟。今天便是紅英繼位之日。便一面暗歎。直奔藥坊。方躉至道院街口。業已萬衆如潮。順勢一擁。已近道院。只見藍白色綵樓門牌。高矗天半。門牌上。不著一字。却用白紬結成朶大白蓮。由大門直接仙壇。用松柏枝搭起高棚。翠森森一望無際。千萬朶白紙蓮花。懸綴其上。微風一吹。如散香雪。棚下教友們。出出入入。興高彩烈。却也分男東女西。只是目招不禁。握手無罰。甚至於憑肩喁喁。恬不之怪。那女的大半是妖嬈少婦。一個個嘻嘻哈哈。扭頭折

項有的望望天色。有的望望仙壇。還有藏藏躲躲。牽了男教友。拉體已話的好笑。王立猷更會湊趣。竟派了官中人役。會同了城防兵丁。前來彈壓。原來在官人役兵丁等。大半入教。便沒有立猷之命。也定要到場的。小二擠在人背後。急切間。竟不得出。正這當兒。忽聞仙壇前鼓樂聲動。悽惋悠揚。衆人大喜道。教主登壇咧。一言方盡。萬足齊發。不知不覺。將小二簇到壇下。便見一隊女童。各執幢幡寶蓋。一隊男童。奏起細樂笙簫。列立壇階下。忽的燕尾似一分。其中光華一閃。現出一人。髻上道冠。身上雲衣。秉拂佩劍。真飄飄然有凌雲迴風之勢。只俊眼兒一瞬之間。場中萬衆。頃刻靜默。都光着眼兒。齊注壇下。小二伸頸望去。可不正是紅英。那一副潤臉俏龐兒。格外價光彩發越。這時壇上鼓樂齊鳴。異香馥郁。地毯上滿鋪紙蓮。壇座是把精刻蓮台式交椅。後列磨蓋。前案上。沒有印牌法儀等物。左有馬勝。右有柳方。中郁結束得。



優伶一般。一個是醜貌醜胎。一個是怪模怪樣。逡巡之間。紅英已翩然登壇。三個人這一廝趁倒也相映成趣。於是紅英繞壇三匝。先瓊禮白衣聖像。然後參禮四方。徐行就位。向壇下一望。款吐嬌聲道。今天朱教主。功行圓滿。避位修真。特命紅英。主持我教事務。聖經奧理。自須按壇會之期。演講傳佈。但紅英係一孱愚女子。此後教務。還望衆教友羣策羣力。咱形勢上雖有等級。至於真正精神。都係平等。說着俊眼一飄。嫣然道。與會的兄弟姊妹。都要聽真。此後凡我教衆。不限疆域。不分流品。千萬衆只如一人。生死禍福。惟當共之。（所以有魔力成九年之亂。）壇下衆人聽了。都相與肅然點頭。於是細樂又作。那金鑪內氤氳異香。越法潑然。却是小二聞得。但覺一種臊臭氣味。刻不可耐。煩憤間。正要擠出去。（老狐怪香。自惑不得小二正人。）只見紅英琅琅然一振法鈴。揭起聖經。宣示道。你看這千百言的聖經。教人爲善。今直

捷說來。總不出諸惡莫作。衆善奉行。八個字兒。（廓落套語。凡以教門惑人者。大抵襲用此術。但人不細察耳。又凡教門。必取形式莊嚴。非取美觀。蓋取聳人精神。於團結上極有力量。）方要接說下。忽聞壇下一陣喧嘩。便見一個老翁。舞起一條杖。旋風一般。（奇峯突起。）將衆人推得跌跌撞撞。厲聲大叫。飛步登壇。不容分說。掄起大杖。向柳馬兩人。劈頭便打。顛抖抖的大喝道。你這兩個賊獠。誘惑人滅門赤族。俺且爲陳氏報仇。柳方中賴兒一縮。閃向案後。馬勝不隄防。正中鼻頭。鮮血直注。兩人大叫道。梁方老兒。敢是顛癩咧。馬勝一伸手。要捉當兒。只見梁方拋杖於地。神色大變。直趨向紅英跟前。放聲大哭。那如泉熱淚。沾襟盡赤。頃刻間聲嘶力竭。搖搖欲仆。小二望得仔細。不由駭極。剛要不管好歹。闖上壇階。只見梁方轉身下壇。仰天大笑道。好了。突的不是老主人來也。聲盡處。闖來一人。却是國安。合小二四手齊

上。扶住梁方。衆人大驚之間。紅英已大怒道。你這老奴。好生無禮。俺一向寬容於你。你却故作顛態。還不與我快撮出去。候我處置。這時國安夫婦。驚急得惟有揮汗。那知梁方。更不待扶。一面舞蹈。竟牽連了國安等。捲將出去。這裏紅英。被梁方鬧得高興大減。當時便講段聖經。草草了事。至於那朱仙娘。被靈狐撮向何處。也就不須鑿四方眼兒咧。總言之。是朱一貫的惡報罷了。

(完仙娘) 且說梁方狂跑到家。還是狂舞大笑。須臾顏色漸變。向天空指了。指。竟自氣絕。國安夫婦。擗踊大痛。一面遣人去報陳敬。一面料理棺殮。正亂着。陳敬踱了來。想起梁方一生忠赤。也便痛哭一場。一問暴卒之由。國安道。今天午後。俺爹本安穩穩的。忽聞鄰家小兒。亂吵着去看主母。就教主之位。他便蹶然躍起。勢如狂易哩。陳敬聽了。模糊糊只命從厚掩葬。國安等涕泣叩謝。轉眼個把月。一切都畢。夫婦便進宅。見過紅英。紅英情意十分冷落。

只問得一聲。便自丟開。過得月餘。忽命國安就各木廠分行中。從事稽察。國安有甚不曉得。便向小二歎道。今主母行爲。已非口舌能爭。俺赴差後。可以照顧主人的。只有你了。刻下主人已成孤立之勢。這便怎好呢。小二道。近來主母雖主教務。却也自料理家事。頭些日。忽接到田舅爺的信。說他家度日艱難。要投向這裏來。主母合主人提起。還客氣得狠。由此看來。主母心目中。還有主人家哩。（映返田祿將至）國安道。如至親賢明。能以警勸主母。未嘗不好。只是田舅爺。怕不成功。小二道。你且寬心。你去後。俺在主人跟前。多加留意便了。不題。國安離却襄陽。巡察分廠。且說紅英。自主教務。越法的推廣起來。所設各路教目。都是挑選得諳習武功的。又定出規法。時時練習。因此各處豪猾。以及亡命大盜。但犯事案。便投教中。久而久之。頗有犯法行爲。無奈官吏冗闌。不欲多事。並且各衙署公人等。半係教友。迭相隱庇。曲爲包

縱因此教中人間有犯事的。也便糊塗了賬。於是紅英大高其興。便漸漸暗用軍法。部勒教衆。原來紅英。雖擅武功。性致飛揚。就了教主之位。起先不過是逞性好奇。但圖淫縱。本沒起甚麼大念頭。不想殺劫當開。無端的出了個柳方中。這小子。一肚皮狠有些雜耍兒。他本有兩卷書。談些似是而非的道理。這時便又雜糅些韜略書意。亂糟糟著成一書。取名叫江漢戎機。紅英一看。頗覺好頑得緊。方中大喜。便登時以智多星自命起來。合紅英日夜深談。不是望氣占星。便是行軍對壘。不怕兩人幹弄到快活頭上。方中也要東拉西拉的引談幾句江漢戎機。（此等書只宜此時用一笑。）並且腆這臉子。造出幾句識文道。

白山頽。黑水竭。日出東方。大耳興業。月以陰靈替陽德。江漢之間光赫赫。亭亭白蓮出幾葉。（奇古朴茂。乃似漢魏歌謠。）

這識文。隱切陳姓女人當興。清運當絕。真也虧他胡謫出來。他老着臉子。日向紅英胡說八道。指天畫地。你想紅英。既擅武功。又會仙娘的邪法。怎禁方中這般撥撩。不消說心頭躍躍。另起一番思想。從此合方中越法契合。便將這江漢戎機。視爲至寶。技擊之暇。便合方中。研論此書。久而久之。便覺與兵打仗。沒甚難處。正在興高千丈的當兒。恰好四川王三槐。陝西高天德。都先遣人。通意致賀。研詢教務。紅英越法自喜。當即遣人分頭報禮。那冷田祿。在金溪村。聞得紅英爲新教主時。便是國安離離襄陽的當兒。（一筆扭轉田祿筆勢勁甚。）如今且說馬勝那小子。無端色運亨通。憑一件超人物兒。得着個嬌滴滴的紅英。雖有方中等人。都奪不得他的風頭。刻下當着簇新新的大教目。好不有興。這日午後。合紅英調笑一回。信步蹀到城外河邊。徘徊一回。只見臨河一帶酒肆。一處處酒帘招颺。甚是有趣。那竹樹茂密處。還

泊攏着小船兒。上面鷄犬婦孺。無所不有。大概都是浮家泛宅的貧戶們。船中婦女。都光頭淨臉的。聚集船頭。或補綴衣服。或整理纜楫。也有哄逗小兒的。也有頑皮笑語的。順着水音兒。嬌嫩嫩。音兒十分清脆。古語說得好。野花偏艷日。馬勝一見。登時脚子癩走咧。抬頭一望。恰好岸上有片酒肆。軒牕四啓。正臨衆船。於是信步趲入。酒保一望。早狗顛似迎上來。笑道。馬爺。今天高興呀。如今河魚正肥。新酒亦熟。您老一向爲甚不來消個遣兒呢。說着用肩上搭巾。給馬勝揮淨衣塵。引入軒。揀一處臨牕坐位。馬勝憑欄下望。烟波如畫。搭着衆船婆。嘻天哈地。真似一幅漁家樂的畫圖。馬勝一面眼張失落。一面隨口道。你這裏生意還好哇。酒保却忙碌碌。揩搥抹檣。胡吵道。你老若待客。咱這裏有滿漢全席。若自家消遣。咱有隨意小吃。酒呢。女貞陳紹。洋河高粱。汾州醞。滄州釀。您老喜歡吃那樣。隨意分啣。再不然。鬧壺鴨頭綠。更是

本地風光。馬勝直着眼睛子道。你這酒肆。在這片好所在。必然生意旺的。這一來。驢唇不對馬嘴。（描寫兩人各意有所注。入妙。）酒保机伶。便笑道。您看俺這裏生意不錯。就因這點子。說着向衆船婦一弩嘴。道。如今寫意的私窠子。又大半在水面上營生哩。於是哈着腰兒。湊近馬勝。悄悄道。您看那細身量的。叫白條魚。那個迷縫俊眼。高顴骨的。叫小香瓜。那個丟秀身量的。叫玉墜兒。那個細皮白肉。團臉兒。又胖又嫩。一笑兩酒窩。好雙小脚的。叫搭搭痒。您老看那個好哇。說着一縮額兒。向下面儘力一咳嗽。這一聲。不打緊。頃刻十來張俏臉兒。一齊仰望。那酒保趕忙縮向馬勝背後。馬勝但見衆船婆。扭頭折項。互相笑詫。你掐我打的亂笑道。準又是禿四子（指酒保）說挨千刀的。作怪哩。昨天旁晚。咱大家船上。掃收了一大堆瓜子龍眼。長生菓兒。把大家誑的。都慌蝴蝶似的。可笑東船上施媽媽。竟沉臉着子。叫咱們剗開船。



去。惟恐大家趁了他妮子的生意。末後軒子上。夜猫子似的一笑。鑽出個腦袋。却是秃四子天殺的。丟物件誤人哩。一船婦笑道。那東西。真個恨煞人。依或看。咱背地裏罵他一場。一言方盡。酒保笑着閃出道。俚諸位大嫂子。要背地罵皇帝。真透着嘴損咧。那船婦冷不防。嚇得一哆嗦。恰好他廠着懷。露着白肚皮。正乳孩兒。精兒一射。噲得那孩兒只管怪哭。於是衆船婦。笑成一片。許多俏眼光。也便飛向馬勝。馬勝望得有趣。便胡亂點了酒菜。趁酒保趲去當兒。坐下來。方一回頭。一。方字便寫出馬勝意注軒下。一總兒目未旁瞬也。妙妙。只見軒隅座位上。一個客人。車穿藍緞暗龍長袍。足蹬綠皮剝雲抓地虎薄底快靴。一頂范陽毡笠。合一件黃綉包裹。置在旁几。半段綠色漆魚皮劍鞘兒。從笠下露出。那客人兩臂憑案。正在伏首假寐。漆光似一頭黑髮。狠是漂亮。馬勝看了看。也沒在意。因這當兒。襄陽遊俠甚多。都因歎慕紅

英的大名。要在白教中混混。正這當兒。酒保端上酒菜。馬勝隨口道。這個客人。也像個武行朋友哩。酒保道。可不是麼。他一到這裏。便探聽陳教主。聽得俺說教中興旺。他越聽越歡喜。只管大杯價吃起酒來。所以竟疲倦咧。說着低笑道。馬爺你留神。少時他醒來。你瞧瞧。人家那臉子。纔稱得起話話叫哩。正說着。只聽他軒中一陣笑語。馬勝望去。不由大悅。正是。

遊俠相逢多意氣

酒樓縱飲少年場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

赤手紛紛一場廝打

紅腮喁喁兩地相思

且說馬勝。一望軒中。却是一班少年教友。一個個花拳繡腿。打扮得黃天霸朱光祖一般。各携着應用刀劍。看光景是從鍊習場中趲來。當時彼此抱拳招呼過。亂紛紛各自落座。將個酒保。忙得兩處亂跑。一面喊道。夥計。別只管

慢騰騰的邁四方步。賣點力氣也對的住一天三頓老米飯。於是別的酒保笑道。老禿哇。我看你今天還有工夫合小娘兒們打哈哈兒。沒有一面說。一面奔走。喊端酒菜。馬勝這裏方飲了一杯酒。只聽衆船婦一陣喧笑。馬勝一看。却是個老太婆。黑醜肥胖。一張西字臉。橫絲兒肉。一走一哆嗦。勒起兩支黑臂。倒持掃帚。只管向個十三四歲的妮子趕打。一面亂罵道。你這妮子。便敢動手攪腳。老娘搭股勤。賠酒飯。給你攬下客人。便是禿禿癩癩。都得算數兒。人家任老板。不過身體笨大點。難道便壓煞你。若都要嚴實合縫。班班配配。老娘如有那手段。還向猪行裏管打眷去哩。（俗謂配猪也。）那小女聽了。偏合他搖頭晃腦。歪着個小髻兒。靠近船舷。一面作丑臉。一面唾道。你老人家。是甚麼都喜大的哩。（絕倒。）衆婦拍手道。唷。施奶奶說嘴括面的一輩子。如今却讓你女兒一句話。給洩了底咧。老太婆又羞又憤。邁開

鯰魚脚。咕咚趕去。不想舷旁恰有一個船婦。淘漉苦菜。拋置了許多爛葉。還未收拾。老太婆冷不防。咕咕一腳。颯的聲。仰面栽倒。百忙裏肥軀一滾。衆婦驚笑道。可不是頑的。衆手齊上之間。老太婆上半段身業已倒垂向河。虧得兩船婦手快。每人捉住他一支腿子。向上便揪。逡巡之間。老太婆一根糟舊腰帶。被船舷磨拉解脫。原來胖人腰帶。都是虛鬆鬆的。當時兩船婦。只顧了生拖活拽。馬勝眼光一瞬之間。衆婦已哈哈大笑起。只見老太婆一條褲脫到腿腕。兩船婦通不理會。仍然生拖活拽。老太婆大喊。道。褲兒掉咧。甚麼意思呢。兩船婦逡巡之間。早招得岸上人大笑。這時那軒中衆少年。也便大笑。中有一人道。喂。老馬呀。你怎的不助一把子力呢。也是功德。衆人聽了。登時闐堂。就這聲裏。那客人猛然驚醒。一見馬勝醜臉子。直着兩支眼。瞪着他。本就有氣。恰好酒保。端了一碗熱湯菜。給馬勝送來。背了黃板臭牙。喘喘的道。

好熱傢伙。走到客人案前。順勢兒暫置在案。意思是換換冷手。那客人一瞷馬勝。因怒向酒保道。你這廝好沒道理。怎的單弄些驢毬馬蛋。來聒噪俺。說着碰一拳。砸向案上。偏巧那張案。陳朽不堪。有一根浮嵌的木板。一頭兒正壓在湯碗底下。這一拳下去。正砸在木板這頭。登時板掀碗碎。熱湯汁濺起多高。酒保剛叫得一聲呵呀。馬勝大怒道。你這廝如何罵人。那客人咕起眼睛。更不答話。五指一攢。向酒保便是一掌。更罵道。俺教你襄陽人們。慣會欺生。這時那軒中衆少年。業已探頭怔望。便見馬勝。火雜雜奔將去。那客人大喝道。你待怎麼。身兒未起之間。馬勝一拳已到。客人喝道。來得好。雙手一揚。隔過拳。順勢兒帶住手腕。用一個開牕推月式。只一搦。馬勝趁奔勢。脚下虛飄。登時倒退兩步。往後便倒。那客人脚下略動。颼一聲趕到跟前。馬勝怒甚。也便魚躍而起。雙拳一分。登時打入。兩人這一交手。衆少年都睜大眼睛。亂

噪道。哈哈。你別看這支野鳥。手法兒。委實靈妙。噫。咱馬大哥怎麼咧。難道今天喝多了麼。如何這等悶昏昏稀鬆的。又一人嘔嘴道。怪的狠。你看這野鳥。手法家數兒。竟有些像咱教主一般輕捷哩。人家這拳脚。打出來。好不有斤兩。正說着。只聽乒乓兩記。一人驚道。老馬挨了嘴吧咧。一言未盡。又是碰碰兩響。又一人搓手道。老馬真成了笨蛋咧。這個鴛鴦拐子脚。如何不用翻水車步法兒破他的。却撇起大屁股。白挨兩記。又一人大叫道。壞咧。壞咧。衆少年齊噪道。咱別雲端裏看廝殺咧。快些動手。說着。唿唿。都甩大衣。紛絃之間。馬勝已大叫跌倒。衆少年都是茅包性兒。這一亂案倒器碎。酒饌淋漓。先鬧得唏溜嘩。酒保趁勢爬出來。裂了大嘴。只管叫媽。便有機靈夥計道。咱店中客人。惹了教中人。不是頑的。你還不快去稟知教主。好歹先脫卸咱的干係。酒保聽了。愣怔怔如飛而去。這裏衆少年。早颼颼颼奔赴客人。一聲喊。

大家齊上。那客人哈哈大笑。更不慌忙。先使個四面鋒。虛攔衆人。頃刻放開門戶。一場好打。但見。

紛紜拳脚。往往來來。叱咤風雲。吆吆喝喝。這壁廂排牆人衆。大喊包圍。那壁廂負隅勢成。悍然不懼。狠攻巧取。攢鬧處儼如小鬼倒金剛。移步換形。流走時又似衆星捧明月。這一邊亂雲鋪海。風雨雷電一齊來。那一邊獨掌朝岡。叱咤指揮偏如意。翻翻滾滾。風魚躍浪。苦難摸。跌跌爬爬。山猿擺陣。總胡鬧。正不是一番死纏擾。怎能引到活妖嬈。

兩下裏這一場廝打。直鬧得山搖地動。早驚動許多人。圍擠來看。少時那客人打得性起。一個箭步。躡到廣院中。衆少年大呼道。打打打。今天咱教中樞了尖兒。還用創字號麼。說着一擁趕出。先有兩個長大少年。業已鼻青臉腫。却乘憤氣。擺拳而進。那客人格拒之間。又有三四人。從背後攻上去。那客人

捷疾身兒。便如風車兒旋轉。正這當兒。又有三四人。從左右插脰膊便上。那客人使出手法。並不十分死打。却單瞋空兒。引逗衆人。或彼此撞個仰巴叉。或前擁後擠。鬧個頂屁股。或左邊的一回肘。搗了右邊。或中間的想翻身。後邊戲住。便似亂蛆一般。堪堪打成死疙疸。那客人大喝道。俺到這裏。還有許多正事。好沒來由。却在此誑孩子。你等去便去。不去。俺便馬勝大喝道。你便怎樣。說着揚拳鬪上。那客人喝道。俺且安置下你。說罷輕輕一指。戳到馬勝臂灣。衆少年還吵道。老馬打呀。別儘管耍虛招。擺架式咧。一看馬勝。業已塑在那裏。紋絲不動。單臂高擎。倒好像霸王舉鼎。衆少年本都是怯條兒。簡直的沒見過這點穴法。於是登時亂噪道。這野鳥還有個鬼吹燈哩。你遇着俺教友們。真是魯班門前掉大斧哩。說着兩少年左右齊上。但見那客一聳身。用一個大鵬展翅勢。雙手一分。兩少年哼了一聲。也乖乖的塑在那裏。這一



來合馬勝。又鬧了個三分鼎足。於是其餘少年大驚。唵喇聲向後一退。衆觀者喧動之間。便聞店門外有人大喊。道。閃路閃路。偷然跑掉這野鳥。你們扭的起麼。那客卓立當場。大笑道。你們儘管都來打。俺一脚若不踢翻襄陽城。不算手段。語聲方絕。只見店門前。衆人一閃。便聽得有人嬌滴滴笑喚道。呵。嘻嘻。你端的想壞。(句)嘻嘻。俺的表弟。你幾時到得這裏。(開口便得神)那客人乍見之下。登時也喜跳的丈把高。一言不發。急趨而進。若不因大廷廣衆之下。合來人一定要抱腰親吻。纔是意思哩。呵呀呀。這兩個魔頭。忽又合併。簡直說。白蓮骨朶兒。就要放瓣咧。你道這兩人是那個。那位道。喂。作者老先生。別羅索咧。俺們肚裏的冷田祿。田紅英。早就頂到嗓子眼例。還用您來表白麼。既如此。作者便恭敬不如從命。少說閒話。這種年頭兒。是沒虧的。(哈哈。您看他。還是少說閒話哩。)當時紅英。田祿。兩個人湊到一處。喜

孜孜你看我。我望你。百忙中還沒抓住話岔兒。只見衆人一閃。柳方中含笑擠進。不容分說。向田祿便是一揖。大笑道。怪道俺昨夜見將星聚在荆襄分野。果然冷兄便到。咱們教務當興。真非偶然哩。說到這裏。作者料諸公又要起疑難道。柳方中真個能未卜先知麼。話不是這等講。大凡奸黠人。都有一份鬼机伶。你想柳方中。合紅英耳鬢撕磨。兩人款洽之間。便是紅英一顰一笑。他都留意的。這冷田祿。本是紅英心坎上的人。不消說談話之間。時時提起田祿。怎生好本領。既愛念之至。自然說話時。不知不覺。神情流露。方中是何等樣人。豈有不瞧科的道理。於是只當閒談。早將田祿的長相兒。套問明白咧。所以他這時一見田祿。又聞紅英親熱呼喚表弟。他豈有不知之理。好方中真個狡猾。便登時知這根立柱。須得抱牢。（反振下文。馬冷不睡。）你看他開場板。就給田祿個甜棗兒嘗嘗。當時田祿猛見他怪樣兒。不由要

笑。還揖之間。紅英一雙俊眼。只注定田祿。却笑道。方纔他們風風火火報給俺。說是過路客人。將咱教友們都打咧。不想却是冷表弟。這就無怪乎咧。表弟你怎高興到這裏呢。說着一張小口。只管合不攏來。又道。咱們別後。俺只接（句）忽又一揮纖手道。走走。此間非說話之所。又眼睛一轉。笑道。表弟你也成了傻子咧。老姊在襄陽。好歹還有個名頭。難道你摸不着門兒。（那知是門都摸到矣。一笑。）却猥瑣在這裏。（寫紅英拉雜說來。便無倫次。喜極神情如畫。化工筆也。）說着便喝僕人道。你們怎還木巴棍子似的站着。還不將冷爺行裝等拿起。並將你的馬。給冷爺牽來。於是就要合田祿厮趁邁步。只見柳方中道。呵呀。冷兄慢去。如今還有三尊跔像。等您開開眼光哩。紅英猛悟。一扭額（至此方一扭額。妙妙）瞧見馬勝等。不由大笑。便蹺去每人一指。登時點轉。三人各長呼一口氣。頃刻抱頭蹲地。原來這暈穴。乍點

醒轉來。總須待一霎兒。方能清醒如常哩。當時紅英命其餘教友們。照着馬勝等。便合冷柳兩人。厮趁而出。酒肆門外僕人等。業已攏定三騎馬。方中這小子。真會鑽人心縫。便不肯夾在裏面去打擾。於是一面上馬。一面向田祿道。沒別的。俺暫失陪。說罷攬馬向道院而去。這裏紅英喜孜孜合田祿上馬並轡。直奔陳宅。這且慢表。只苦了麴肆主人。被大家摔砸得一榻糊塗。連大氣兒都不敢出。那秃四子（酒保）還指望這場損失。着落在教友合馬勝身上。便蝸蝎螫螫了去。想要張口。只見馬勝業已清醒如常。那臉上氣色。也不知是怪是氣。乾貼着兩支怪眼。便如瘟神爺一般。其餘教友却亂噪道。馬兄算了吧。人家根子硬。合教主總是一刀割不斷的親戚。您等消消氣。且偃個熱灶兒。倒是正經。（反振下文）人家這會子。想已拉起家常科兒（俗謂敘談曰拉科）咧。馬勝聽了。蹀蹀脚。揚長便走。不由自語道。原來這就是

那箇冷田祿。哇。俺耳朵內倒爛熟得緊。於是合教友一闕而出。望得禿四子。只有乾瞪眼。這且不提。且說紅英。夢想不到。忽獲這等活寶。當時兩人入宅之後。直在內室落坐。婢僕等。都來叩見舅爺。兩人各談別後情形。好不歡喜。紅英見田祿。越法英俊。便笑吟吟。親給田祿斟了一杯茶。俏生生。暫進他。吩咐侍婢道。你等且向外廂伺候。俟呼喚再來。侍婢等應聲而出。這裏紅英便趁勢坐近田祿。不知不覺。那兜羅棉似的玉手。早握住田祿手兒。搓了兩搓。便道。咱們別後。俺只接到你一封信。報說俺舅去世。以後通沒問音。恨的人甚麼似的。說着。咬咬唇兒。微笑道。不想你因那林刀魚浪娼根。倒跟了楊遇春。合苗子們打回交道。該該。那浪娼根。早該殺。不然咱兩人。一旬。說着。俊眼兒。注定田祿。半晌不語。却笑道。你到處都吃浪貨的虧。既從回軍營。又因個甚麼烏蘇拉。擠到你這裏來。不然。俺盼星星。盼月亮。也盼不了你來呢。但

是俺睡裏夢裏。茶裏飯裏。那一刻不將你在心坎上轉幾遭兒呀。說罷雙蛾微蹙。不勝怨抑。田祿聽了。不由結實實把握他手兒。一面沒口子道歉。道。這一個俺敢起誓的。俺自宰掉林刀魚。本想直奔這裏。紅英笑唾道。呸。一字傳神。你爲甚不來呢。又沒人絆住你腿。田祿笑道。誰教你家豪業大。氣像闊綽呢。俺想要是平平的來個窮親戚。未免給阿姊丟臉。滿想從軍營裏。混個體面再來。不想雖弄得個小小前程。却又出了岔子。如今却好咧。阿姊便用大棍來攆。俺都不去咧。紅英一撇嘴兒。道。你倒諷的。四稜見線。怪好聽的。田祿拍膝道。阿姊不信。還有個老大證見哩。便是俺出本村頭時。在阿姊到村時光所坐的那塊大石上。直呆坐出神了好半晌。差一絲毫。沒奔向這裏。這都瞞不過石大哥呀。指石頭。米南宮呼石爲兄。雅人深致。田祿呼石爲兄。浪子情急。寫來好笑。紅英笑道。你別胡扯咧。俺且問你正經話。真個那

楊遇春便十分了得麼。可惜俺舅舅家沒住多日。就在鄰村。竟不會見着此人。（有意無意的話。都是書中脈絡。）兩人正款款情話。只聽侍婢隔簾稟道。如今馬勝馬爺。現在客室。要見教主。紅英聽了。登時慌蝴蝶似的。離開田祿。便喝道。甚麼要緊事。快叫他趕赴道院。帮柳方中辦事去罷。今天四川王爺。（三槐）又有書來。還須寫回書哩。（略逗下文倡亂）侍婢唯唯自去。這裏田祿也便將在高天德處所聞所見一說。紅英笑道。且叫他們鳥亂去。咱這當兒。且不管他。於是田祿又詢問紅英教中諸事。不由大喜道。原來阿姊。既佔這般地位。又學會仙娘許多法術。真個可賀的狠。沒別的。阿姊須教給俺哩。紅英搖着頭兒。笑道。憑良心說。你說這話。可不口訕。俺便這等輕易教給你。你不記得你教給俺小小點穴法。便將人擺佈到家麼。說着。星眸微飭。似笑非笑。（得神）田祿笑道。這不打緊。你也只管儘力子擺佈我。便

了。紅英一聽，不由笑得前仰後合，情不自禁，便過去攬定田祿，兒附耳低低密語，喜得田祿眼睛都直。微笑道：「原來阿姊又學會仙娘內媚之法，真個叫人快活煞咧。快些到夜裏咱試（句）。」紅英忙推他道：「悄沒聲的，正這當兒，但聞一陣嘖嘖嘴兒響。」紅英笑道：「你且安靜。」田祿忽的拍掌道：「該死該死，你看我可像個人，簡直的發昏咧。」紅英怔道：「甚麼事呀？」田祿道：「俺姊丈呢？」紅英唾道：「俺當是甚麼事哩，你倒大驚小怪的。」嚇人一跳。如今他病病歪歪，現在跨院養病，一切家事都靠俺哩。咱且用過中飯，到跨院罷。」田祿不肯。紅英只得喚侍婢，先到跨院知會，兩人便慢慢跚起，同赴跨院。田祿方躡進角門前，只見一個少婦，手持一封信件，從跨院內匆匆而出，步履間甚爲矯健，面容兒黃瘦，頗有悶損之色。一見田祿，不由楞怔怔站住。紅英便道：「小二，又想伺候你主人來咧，因指着田祿道：『這便是俺常說的那位田舅爺，快來叩』」



見過小二聽了。越法愣怔怔向田祿端相半晌。然後拜見過。却向紅英道。這是國安來的稟函。他想抽空兒暫回。望望主人病勢。方纔主人看過。叫俺問主母去。說着遞上信件。紅英草草一閱。隨手遞給他道。你給他去封信。但說主人病勢不打緊。叫他不必來吧。說罷合田祿拔步入院。這裏小二歎息自去。回到家中。只得依命寫信。恐國安知得田祿到來。定不高興。便暫不提這一層。慢表。且說田祿剛入跨院。便聞得藥香撲鼻。一看正室門簾。幙深垂。悄然無聲。只有個老僕婦。坐在廊下櫪兒上。啣着根旱烟袋。前仰後合的打磕睡。紅英喚道。喂。老汪呵。看戳了牙。穿了嗓子。都不是頑的。還不擦下那挺杖。快去泡茶。你主僕倆倒對勁兒。都是待死不活的老汪。猛驚得一哆嗦。口兒一張。烟袋落地。抹抹老眼。跳起來。便掀門簾。瞧着田祿笑道。這位大少爺是那兒來的呀。倒俊樣的緊。紅英也不理他。領田祿慢步而入。只見陳敬正撓

着頭兒。在榻上斜倚。隱囊。榻几上藥盞兒。還在未收。壁上藥方兒。貼得一搭一塊。那面上顏色。青中帶白。死氣無華。瘦得一張臉。猴兒一般。只顯得一雙大眼。睛。睜兒多深。正望着壁上掛鐘。呆呆發怔。忽見紅英背後田祿。不由驚異。中。皆。牙。一。笑。趕忙站起。那知虛透的人。脚下發飄。趁起之間。幾乎栽倒。田祿忙去扶住道。不想相別未久。姊丈竟一病至此。陳敬強笑道。俺也是想不到。只管病魔纏身。老弟幾時來的呀。一言未盡。只聽室外老汪嚷道。哎呀。可要了俺的命咧。正是。

蠢婦一言成主讖

襄陽寡婦起名聲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假惺惺田祿探病

真憤憤國安偵奸

且說紅英忙向牕外一望。却是老汪。一脚踏折那旱烟袋。因笑喝道。那浪棍

子。倒是你的命根子。（烏知卿亦視浪棍子爲命根乎。特棍製不同耳。一笑。）還不快泡茶去。於是合田祿對廝面坐在榻前椅兒上。田祿道。俺方纔到貴府。因將別後許多事。並合馬勝廝打等事。一說。陳敬合着眼。連連點頭。便道。冷老弟來得正好。您看俺這病腔兒。早晚倘有個好歹。賸你表姊個寡婦人家。正須老弟著實照應哩。（不勞分咐。早已照應咧。）說者竟十分惶惶。紅英鼻孔裏一笑。道。久別相逢。且不敘談。却沒來由。說喪氣話。田祿道。說憂是喜。姊丈這等年歲。又虎也似的身體。那裏便有意外事咧。只好好將養。自然痊愈。陳敬點頭。也便將入教等事。談得幾句。那知氣虛的人。說話都費勁。沒一盞茶時。業已喘嗽不已。於是田祿道。姊丈且養神。俺外面坐吧。陳敬久坐。真也有點撐不住。因向紅英道。老舅不比外人。你姊弟且自叙談吧。紅英聽了。正中下懷。便道。如今該開中飯咧。在這裏。大家吃過。再去吧。陳敬皺眉。

道。這會子。胸口實坯坯的。誰想用飯。紅英笑道。如此俺們用飯去。且叫老汪給你煨好蓮子粥吧。陳敬聽了。也沒答腔。於是紅英向田祿微微含笑。方要雙雙（字法）趲出。陳敬忽道。那會子小二拿了國安稟函來。你見來麼。紅英道。巧的狠。俺方到院門外。恰遇小二。已見過來稟咧。陳敬道。那麼叫國安暫回來也使得。不知怎的。這些日俺只是掛記他。這新來的小蛋蛋子。如柳升等。終是不著吊。（即不妥當之意。）紅英慢應道。停兩天再說罷。他外邊事若不忙。便喚他聽空兒來一踰。一面說着。同田祿廝趁而出。方下階兒。只見老汪匆匆的端定茶盤。由院門間嘖叨而來。道。這看茶爐的王八小廝。越等着泡茶。他越鬆打鬆赤的拉風匣。却比說馬爺。那會子趲去。氣得雷禿子一般。紅英喝道。你這老婆子。那裏有這些閒話。老汪道。喏。難道這位大少爺不喫杯茶。便去麼。紅英笑道。甚麼大少爺。這便是冷身爺呀。說着。合田祿願。

然出院。這裏老汪却呆立良久。自語道。這位冷爺。若合馬爺貼在一搭兒。真個賽如岑彭馬武咧。(微逗下文冷馬爭寵)。於是自去服事陳敬慢表。且說紅英。合田祿來到正院內室。便登時咄嗟筵開。相對談讌。三杯入肚。彼此間眉目含情。這時紅英貼身的幾名侍婢。素日與紅英都是一氣。其中有兩人。一名香雪。一名絳雲。都生得有八九分姿色。自服事紅英以來。也學會掄刀舞劍。每逢紅英款段出遊。或登壇開會。兩人都紮括得紅線女似的。緊緊跟隨。便是紅英恣意淫樂。也都不避他們。當時香絳兩人。見紅英眼兒有些錫錫的。便含笑向餘婢一弩嘴。次第避出。但是這羣頑皮妮子。如何肯不瞧回隔壁戲。於是一個個含笑眉語。各作手勢。有的低唾一口。有的互相拉挽。頃刻之間。千形百態。紛然並作。無奈地勢無多。只好悄悄的儘力子互相排擠。於是大家忍笑。不一時。牕隙簾縫間。業已綠雲擾擾。金蓮交錯。都伏貼貼。

向內悄覘。默然無聲。却是一會兒工夫。大家眉梢眼角間。早已春痕隱約。或悄悄唾一口。或囁的聲嚙口唾。有時大家眼光相值。便彼此一笑。或前面的被後面的擁擠。不暇回顧。只將屁股聳禦。後面的欲覘不得。便狠狠的一挺腰。將人家臀兒乾撞一下。又顧而之他。霎時間。牕簾間鶯穿燕掠。窸窸窣窣。這當兒。室中一種微妙聲。早又引得大家如雪獅兒向火一般。各據地位。紋絲不動。惟有大家夥微微含笑。並小腳兒躑躅而已。（暗寫春色刻甚。）直待至室內紅英軟軟的嬌喚道。那個在外面打盆臉水來呀。大家聽了。方豁然清醒。於是應聲而入。只見紅英斜靠在座兒上。滿臉生春。鬢絲微亂。一手拈巾去拭櫻唇。一支耳環。却落在座兒邊。（想見狂態。）那田祿却面向裏歪臥在榻。彷彿醉倒一般。大家一見。都相視會意。便一面撤去飲饌。一面由香雪端上臉水。紅英只略爲淨手。却笑道。你看冷鼻爺。真是行路辛苦。吃得

兩杯酒。便醉困咧。香雪抿嘴兒笑道。正是哩。這樁事。腰上腿上。都須使勁兒。可知辛苦哩。（妙妙）紅英笑喝道。死妮子。你還不去傳知外面僕人。便將冷鼻爺行裝。安置在廳房裏間。絳雲笑道。不勞娘娘吩咐。那會子柳升早已安置停當咧。不提這裏田冷兩人。十分款洽。且說馬勝。正自恃偉具。頗頗不敢妄自菲薄。一心想獨擅紅英。忽從雲端裏掉下個勝已十倍的冷田祿。當時趕來。一來要覘覘紅英情意。二來想合田祿談談。再作區處。那知抹了一鼻子灰去。於是氣憤憤。暫轉道院。只管發怔。正在心頭七上八下。忽覺腦後輕輕的搔來一指。道。唔呀。馬兄。你怎不去倍侍教主的重客至親。頂要緊的。先須自認唐突之罪。給人家下個禮兒。如何趕疊似的。却趕俺老柳來。俺是沒一處能取人重的。你却不然哩。說罷。哈哈一笑。大袖搖晃。頃刻轉過一人。却是柳方中。馬勝跳起來道。柳先生。你看着俺。便不能服這口氣。早晚且叫

姓冷的曉得俺哩。他只仗小白臉子。管得鳥事。方中吐舌道。依我看。你省些事罷。俗語云。疏不間親。只要教主不改原來情意。便是幸事。你如何還想臆。臆擗過大腿呢。等過兩天。咱向冷田祿跟前溜一溝子。（卽諛媚之意）他歡喜了。給咱們點贖湯水。嘔。好多着的呢。馬勝聽了。越法氣悶。方中也不理他。便就案書寫答覆王三槐的回書。直至寫完。那馬勝還挺坐一旁。只管出大氣。方中不由好笑。因道。馬兄你多慮的是甚麼。難道不知自己有擅長之處。冷田祿雖生得漂亮。也未見便壓下你去。且來談正經吧。因將回三槐書信之意。略略一說。原來近來川省。三槐手下教目們。又被劉清拿辦了好幾處。那劉清並且上條陳於某制軍。盛陳白教之害。亂象已成。須飭川中各屬官吏。認真防範嚴禁。以防意外。並言須整頓營務。講求武備等事。他自己。在縣又教練了千餘民壯。甚是了得。三槐頗不自安。想要起事。却畏憚某制



軍並劉清未敢遽發。（爲下文某制軍去川，劉清罷官張本。）所以致書於紅英，探探湖北一帶官吏情形。意思是預爲聯絡。當時馬勝聽了，直然沒入耳，便賭氣蹙向己室，納頭便睡。直至初更以後，方纔醒來，出室一望，只見星疎月暗，向方中室內一望，却不見他，只有燈火微明，門兒反鎖，不由怙悒道：「這當兒，他向那裏去？難道他真個抱姓冷的粗腿去了麼？想到這裏，登時想起田冷兩人，今夜不定怎樣風光，不由一陣面紅心燥，悶搭搭蹇回室，只管出神，悵悵一回，又自恃本錢出衆，自家慰藉一回，一時間弄得坐立不安，盤旋良久，不覺二更大後，便暗笑道：「我好發呆，何不悄去張張他兩人，再作道理呢？」便好，不好，我便將他兩人都刺煞，拚着幹唎，於是猛氣頓增，便匆匆結束伶俐，携了短刀，出得道院，便一溜烟似直奔陳宅後街，意思是由後牆超越而入，剛蹇近國安門首，只聽門兒拍達一關，又似乎人影一晃，馬勝匆

勿間沒理會。早已飛步而過。到得後牆邊。一霎身。噲一聲。躍下牆頭。這所在。本是他出入熟道。知得後院羣房中。向來沒人值宿。當時他悄悄飄落地。方要奔角門。躍入內院。忽聽靠東邊房兒內。似乎有人喊。嗟。馬勝一怔。便越法放輕脚步。趁到那房兒牕外。傾耳一聽。只聽得香雪語音。低笑道。你這怪物。是給不得臉的。得了鍋台。就要上坑。方纔俺偷瞧把戲。方看到得意時。你却牽人這裏來。鬧了一會子。也便是咧。今又要這麼。那麼看起來。俺就一輩子不理你。方中道。你好意討你歡喜。你却不知好歹。倒如此說。香雪唾道。你休覺不錯的。你還自以爲像冷爺一般標致哩。倒叫人一見發生惡心。又聞方中語音。微笑道。沒事沒事。你別看冷田祿。十分得意。只恐一旦梁國安回來。定要淘氣。那小子見了俺合馬爺等。都一概的立楞眼。何況冷田祿合教主。那番親熱情形呢。香雪道。梁國安一時如何能回來。你看娘娘偏打發的。

他遠遠的想也是心內怙懣着他哩。又忽低笑道。如今提起馬爺來咧。那會子。你沒來的當兒。冷舅爺合娘娘。方纔上牀。便將馬爺挖苦一陣。說得他醜巴怪似的一錢不值。倒是俺娘娘只微微含笑。沒有答腔。想是馬爺總有點可愛處哩。馬勝猛聞。不由又喜又怒。喜的是紅英情意如故。怒的是田祿不但攘己之愛。並且目中無人。正氣憤憤要奔角門。只見眼前燭光一亮。室中通明。忙向牕內一張。只見柳方正合香雪在榻上滾作一團。香雪掙不脫。便有氣沒力的道。俺就看你有甚麼能爲。於是手足一放。少時香雪笑道。你可是看了人家冷舅爺的樣兒來咧。如何按住人這般狂惡施。馬勝一聽。便知田祿已經大得其意。再想到紅英待自己的許多柔情曼態。一旦盡數兒傾給田祿。登時一股醋溜溜的憤氣。直徹腦門。方要奔去。只聽方中道。近幾日你家主人病勢。俺聽說越法利害咧。香雪道。你別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。

的。難道你不曉得教主用意麼。總要叫俺主人髓塌死掉哩。馬勝聽得不耐煩。一挫身直奔角門。只聽紅英在正室中喝問道。甚麼人。脚步響吓。馬勝略一駐足之間。却聽得絳雲在廂室中。模糊應道。二門角門。早都關好咧。這準是浪貓子作耗哩。馬勝一聽。只當是自己脚步重咧。逡巡之間。不由倒退十來步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道黑影。由正室上後坡倏然飛落。馬勝一見。不由撒脚便奔後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但見靠東房兒內。燈火遽熄。馬勝回望當兒。那黑影已撲到背後。刀光一閃。便奔後心。馬勝驚極。只認是田祿覺察咧。斜刺裏急閃開。用一個龍門躍鯉式。飛身上牆。不遑他顧。先頃刻跳落牆外。方回手拔出短刀。只聽後面喝道。俺把你這班沒廉恥的男女。夤夜入人宅舍。是何道理。語聲絕處。那黑影已追躍而出。馬勝一聽。却是國安語音。百忙裏摸頭不著。那國安已提刀趕到。嗔目道。馬勝俺且問你。你自己攪亂陳家。還不

算數。如何又引個姓冷的來。（妙妙。）馬勝一聽。只氣得張口結舌。方喝道。梁國安。你這不是夢話麼。國安喝道。便不提姓冷的。你半夜三更。人人後院作甚。馬勝怒道。俺尋教主。自有事務。要你這廝多管。國安大怒。剛要闖上廝併。只聽老遠的東牆根下。方中喚道。唔呀。慢着亂。都是自己人。爭競的是甚麼。說着提燈一閃。已到面前。原來方中那會子。正合香雪弄聳得起勁。忽聞院中動靜。他便先吹滅燈。忽聞國安喝了兩句。追躍出牆。不由心下大疑。便登時點上提燈。外加隱光罩兒。略一沉吟。（賊賊。）却從東牆角跳出。彷彿是在宅外巡察一般。在東牆根下。伏聽梁馬兩人。越說越搯。所以便忙忙蹇來。當時馬勝一見方中由東牆蹇來。心下明白。因趁勢道。柳兄你是曉得的。咱兩個方在宅外。巡了一回。是俺加意小心。跳到後院內張張。好利害的梁管家。說了許多沒情理話。還要合俺放對。頂奇怪的。是他說冷田祿是俺引

來的。那個混賬王八蛋。纔引他來哩。方中一面擺手。一面向國安道。梁管家。你這却錯怪馬爺咧。因將田祿在酒肆合馬勝相打之事一說。又道。便是俺們時在宅外巡察。也不稀奇。本來你家主人。病得兇實。俺們作教友的。有個不盡心照應麼。說罷。一使眼色。向馬勝道。如今梁管家既回來。好極咧。咱從此夜間倒好安眠哩。說着。合馬勝冷笑而去。這裏國安却頓足大恨道。早晚叫你這班狗男女。都死在俺手中。於是憤憤的。趲回己家。見了小二。一說。方纔窺探情形。不由慨然泣下。原來梁國安。自被差出外之後。無日不掛念主人。前幾日與主人來稟。想要暫回看視。函發之後。他只管坐臥不安。便不等回書。即時上路。這日到家。已有初更時分。便是田祿新到的那天。小二一說。近來紅英情形。陳敬病勢。並田祿又來等事。國安聽了。業已憂憤填胸。偏偏小二不甚知田祿來的詳細。只認是馬勝在酒肆。合田祿相遇。便引將來。這

冷田祿三字。早在國安肚兒內。况且又有花娘子臨去言語。牢記心頭。當時國安氣得甚麼似的小二勸道。這只好盼咱主人一朝病好。再作區處咧。國安歎道。據主人至今不悟看來。如何會病好。俺又不能常常在家。如今姓冷的又來。更是個禍事端兒。刻下主人已是羣陰包之圍勢。俺還慮主人將來或遭意外哩。小二恨道。偷然真有這事。咱夫婦定須爲主復仇。國安道。那是自然。夫婦一面敘談。一面用過夜飯。業已將交二鼓。國安欲覘田祿情形。那裏等得到明日。便匆匆結束。帶了防身寶刀。一逕的直奔陳宅。先由跨院跳牆而入。就牕隙覘覘主人。業已擁衾而臥。一張尪白臉。被慘淡燈光照着。便如死人一般。滿屋中藥氣撲鼻。國安想起陳敬豪華半生。一旦猥瑣如此。不由兩眼酸酸的。一轉眼光。只見那老汪正在外間裏。伏案打盹兒。案上藥盞尙在未收。藥爐上燉着溫水。沙沙有聲。於是國安輕輕蹺進外間。喚醒他。老

汪一見國安道。啣梁老姪。你幾時來的呀。國安素知老汪有個愛貪大輩的脾氣。也不怪他。忙搖手道。莫要高聲。俺偷空兒方纔到家。須明日再見主人。俺且問你。新來的那個冷田祿。現在那裏。老汪道。那會子。大家在正院廳房中。給他安頓行李。天晚之後。咱主母將他請到內室。拉家常科兒去咧。國安一聽。暗暗切齒。因又問道。難道咱主母。將主人家丟在跨院。白不俵麼。老汪笑道。倒也不哩。有時咱主母俵起主人來。倒滲的人甚麼似的。左右俺這般年記。對你小人兒們說話。也不口澀。你想咱主人。臥病到這步田地。咱主母只要宿在此。便不肯安生。却只管用大碗參湯。灌咱主人。便是參湯入肚。立刻化爲精水。也來不及哩。俺看主母。是誠心要主人的命。國安忙道。因何見得呢。老汪道。你們小人兒。曉得甚麼。你想虛透的人。本就相火妄動。咱主母偏變這法兒。去鼓動主人的精神。有時節白晝宣淫。有時節用藥助興。



便是俺這兩支老眼。都看得髓髓極極咧。國安聽了。心亂如麻。便搖手止住老汪。拔步便走。由角門趲入正院。目不旁瞬。便奔廳房。只見燈燭都熄。悄然無人。國安恐田祿或者寢息。就房外傾聽良久。絕無動靜。正這當兒。却有一陣低低歡笑之聲。由內院中順風吹來。國安心下明白。便悄然穿過廳房。由二門花牆上。一躍而入。便見正室中明燭煌煌。紅英袖影在牕上晃動。似乎去剪燭花兒。接着微笑道。你看咱兩個。歪臥沒多時。業已燒盡一支燭兒咧。等遲兩天。俺屈你爲個總教頭。在宅裏住也罷。在道院住也罷。隨你意便了。便聞男子語音道。在宅裏住久。未免惹人談論。道院中。俺又不耐馬勝那厮。倒是在演武院去住的好哩。國安一聽。料是田祿。便悄躡近牕一張。果見個美男子。英武非常。正合紅英對案而坐。含笑敘談。繡榻上衾枕顛倒。紅英鬢髻兒。業已拖散下許多。倦眼惺忪。春態猶在。國安義憤之下。竟要拔刀。忽一轉

念。又恐投鼠忌器。驚煞病主。逡巡之間。只見紅英嬌軀一扭。不慌不忙。說出一席話來。正是。

從來尤物偏淫毒

會見癡人花下亡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訴病狀陳敬覺甘鳩

窺秘戲馬勝吃寡醋

且說國安正在逡巡。只見紅英。瞞定田祿。笑道。左右。你是暗地裏的主兒哩。隨你那裏住。都使得。只是馬勝。狗也似的人。你何必介於他呢。田祿笑道。俺只看不上他那張醜臉子。紅英笑唾道。別說沒要緊。我且問你。你說你從甚麼朱烈處得的秘藥。真個比俺藏的藥兒。還有趣麼。俺那藥兒。却給你姊丈用了不少。那癆病鬼。不死不活。也是件討厭的事。羅剎面目。漸次出現。陳敬死期至矣。田祿笑道。依我看來。姊丈既病勢如此。簡直的是活受罪。

咧。倒不如用俺那藥。叫他生生快活煞。倒也不錯。然後你我（句）國安聽至此。正氣憤憤沒作理會裏。恰好紅英耳聰。微聞響動。竟喝問起來。於是國安不敢逗留。便緣廊柱。躍升室頂。剛翻落後院。不想却遇馬勝。雖在星光下。望不清面目。却是馬勝身段。是瞞不過國安的。所以趁怒氣。直追出牆外。當時國安向小二慨然道。今主母合田祿。已有必死主人之心。俺無論怎樣。不能再離主人。即便受扑責叱辱。且自由他。從明日起。俺便在主人跨院伺候。或能使主人稍便攝養。亦未可知。小二毅然道。正是哩。俺自盤陀山。蒙主人恩養提携。倘主人遭黷戲而死。你看我放過那個。（爲後文兩刺紅英伏線。）夫婦說罷。相視慷慨。當時草草安歇。次日國安去見紅英。不消說大遭訶斥。國安道。稽察分行。亦不須常川駐外。今俺主人病重。難道不許國安親來伺候麼。紅英聽了。一時間也沒得說。便恨恨且赴道院。這裏國安先見了舊僕。

人等。只見大家都一個個垂頭搭腦。一見國安。就彷彿得了柱心骨兒一般。不待國安開口。便七嘴八舌的。將近日紅英許多淫縱無狀之事一說。正這當兒。只見柳升高興興携了臥具。來一見國安。領首道。俺到跨院中安置好。少時再談罷。原來紅英心眼快。料得國安是來討厭。所以他却先遣柳升。當時國安問知所以。大怒道。伺候主人。不勞你來。柳升道。這話奇哩。這教作上命差遣。概不由己。難道是俺巴結差使不成。說罷冷笑而過。國安大怒。從他背後。夾領一把。手勢一翻。已將柳升掄跌在地。便喝道。那個許你去伺候主人。主人那裏。自有俺哩。你便將此話去回主母。殺刮有俺國安担承。干你鳥事。柳升坐地哭喊道。俺怕你麼。咱們見主母說理去。國安怒甚。搶去便是兩脚。踢得柳升。且滾且喊。虧得大家攏上。連忙勸開。柳升只得拾起臥具。哭罵。這去。這裏大家一擠眼。罵道。這厮今天可撇了尖咧。少不得在主母跟前。

又架弄是非。國安沉吟一回。便奔跨院。恰好那老汪。方些牙裂嘴的。在廊下傾痰盂兒。國安近前一看。只見痰中血絲兒。十分鮮艷。國安心下正在難受。只聽陳敬在室中。似乎囁語道。娘子。你且容俺歇息一霎兒。少時又縹糊歎道。如今只有梁國安夫婦。是舊人兒。他們竟不來望望我。說着喘息有聲。又似睡去。於是老汪向國安搖手道。主人就是這樣兒咧。沒日沒夜。忽困忽醒。每日只嘔點稀粥兒。只要喘嗽起來。那虛汗便劈頭蓋臉。國安聽了。不暇答語。便輕步蹚入室中。只見陳敬正倚枕半臥。雙眼朦朧。面頰已枯瘦得猴兒一般。却是褥角下。還微露一支大紅睡鞋兒。甚是瘦小。國安想到紅英合田祿一番秘語。不由暗暗切齒。正逡巡。蹚近榻前。恰好陳敬驚醒。猛見國安。似乎驚喜異常。剛要坐起說話。忽的一陣喘嗽。將瘦臉漲得紅布一般。腦門上汗珠。直有黃豆大小。却一面向國安伸手亂招。國安連忙趨進。不暇言語。先

給陳敬慢慢捶背。好容易止住喘嗽。陳敬嘶聲道：「你來得正好。想是你主母喚你來罷。」（寫陳敬顛倒如繪）國安含糊答應着。便道：「小人出外這些時。不想主人病到這般光景。如今一切不說。先須靜養。小人便在這院中。永侍主人了。」陳敬歎道：「俺何嘗不想靜養。只是你主母偏弄些瑣屑家事。來向俺嘮叨商量。其實呢。他凡事都自作主張。卽如你昨天來稟。俺甚願你趲回。你主母却不甚理會。如今你來甚好。且先給俺攔阻閒雜人。如馬勝等。俺不知怎的。見他等就長氣。莫非是病勢不吉。性氣改常麼。說着。捶牀太息道：「俺如今後悔已遲。假如俺早聽你父親諫勸。遠着這般人。豈不好呢。」國安聽了。究不便指說紅英。只得含糊說道：「主人此後留意。無論是甚麼至親（指田祿）一體的（指紅英）人。只要他變着方兒。逢合主人心意爲樂。此人便不懷好意哩。」陳敬聽了。居然有些覺得。因喚道：「老汪呢。恰好老汪趲出院。提溫水去。」

咧。陳敬見院中無人。方悄悄說道。國安。你看俺病勢如此。有甚心情。縱慾爲樂。無奈汝主母。(句)咳。便是你主母近來性情。俺也頗有覺察。白日裏偶來望我。狠冷冷的說幾句無關痛痒的話。俺服甚藥餅。他也不理會。坐的稍久。便提教務中事。吵得人心煩神昏。若夜裏來宿此院。便又是一番光景。國安。你在俺家長大。俺也不避於你。簡直說你主母通宵闖人。這還不算。獨有一件更希奇。俺看他合馬勝眉稜眼角。總透着不彷彿。偷真個作出曖昧事。此後俺家怎生。(句)說着語氣憤促。又是一陣喘嗽。國安聽了。這句答辭。好不爲難。若直陳紅英淫惡。恐陳敬登時氣煞。若要說。又如靛在喉。沉吟一會。只得含糊道。主人暫寬心養病。以後國安。自當設法。逐去馬勝等一班人。正說着。恰好老汪躡進。於是國安掩住話。只報告了幾句在外稽察情形。恐陳敬勞神。便退出來。從自己家下。取了臥具。當日便進跨院。伺候一切。這

且慢表。且說馬勝昨夜合柳方中。釐回道院。方中笑道：「馬兄，你怎麼也鑽到宅後院去咧？你看俺便識風頭。」小冷子（田祿）這當兒當時當道，咱擠的上擡盤去麼？俺昨晚將小冷子恭維得歡歡喜喜，却蹊空兒合香雪那妮子，鼓搗一陣，莫非你還偷入內院，瞧把戲去來麼？却怎的又夾上個梁國安呢？他又幾時忽然跑回家呢？奇怪極咧！馬勝一揚醜臉道：「國安俺倒不在意，俺就不服氣小冷子。」這時方中忽然攢眉沉思良久，自語道：「俺看國安來意不善，咱大家倒須在意。」至於冷田祿，你却千萬須自量，切不可去攬撩他，自討沒趣。一來他是教主心尖兒，親熱熱的小表弟子；二來你長相兒，本領兒，那一樁及得人家？只求他不來尋你的晦氣，便是萬幸咧！馬兄，我勸你煞煞火兒，索性學俺老柳，去巴結人，好的多哩！馬勝一聽，那股醋火兒，直冒得丈把高。若非深夜在道院，險些兒氣得怪叫起來。方中見狀，却暗暗得意，又忙擺



手道。奸馬兄。你務必俯納鄙言。你我之間。俺能不關照你麼。便以本領而論。你如何敵得冷（句）哈哈。不必說咧。一席話不打緊。馬勝準備挨痛打不題。原來方中狡黠之至。他早存了個坐山觀虎鬥之意。所以拿話激動馬勝。次日馬勝。方在道院中悶坐。只見紅英怏怏。他以為一夜工夫。紅英已然變態。因恰值左右無人。便沉着臉兒道。教主大喜呀。俺前些時。聞得田舅爺（田甘）要來投奔。人家正根正蔓的。還沒到。旁不相干的表老爺。却先到咧。又那等的英雄。又那等的漂亮。可見教務當興。羣英聚會。像俺這飯桶的人。自然提不到話下咧。沒別的。俺只好告退咧。說着大鼻孔一掀。好難看。紅英情知他醋溜溜的。因笑道。看你這樣兒。還有些不舒服哩。你曉得甚麼。俺因國安擅自轉來。所以長氣。你無端拉這小臉子作甚。再者冷田祿來不來。干你甚事。是吃你。是穿你。是擠了你的位子咧。說說。你怎的又沒話咧。

說罷。格格一笑道。你看人家柳方中。怎不似你鷄腸鵠脰的呢。此後有機會。俺還要指揮萬衆。難道都容人來干涉麼。說着眉梢一挑。頗爲凜然。正這當兒。方中蹙進。向馬勝一使眼色。向紅英說幾句閒話。便笑道。頃下教中頭目等。聞冷兄到來。好不高興。已訂在明日。就道院跨所中。給冷兄置酒接風。一來大家款洽一番。二來都想瞻望丰彩。並聞武功的緒論。教主不知。刻下咱們教中。業已將冷兄平苗怎的英雄。當一部書似的講說咧。說着。哈着腰兒。向紅英微微而笑。馬勝聽了。却一扭臉。哼了一聲。方中剛要又開談。只見柳升。淚淫淫的蹙進。見了紅英。便述國安攔打他一段事。紅英怒道。國安這奴才。好生可惡。這分明是找俺的岔兒哩。說罷。一迭聲喚侍僕去叫國安。方中連忙搖手。因向紅英低語幾句。末後却道。他此時伺候病主。自是名正言順。攔他不得。但是陳兄之病。也沒多日子咧。到那時。只說他侍病無狀。正大光

明的攆掉他。便一天事體都畢。何苦這時嘔氣呢。紅英聽了。氣爲稍平。却笑道。冷田祿來。都是自己人。教中何必客氣置酒。這定是你攛掇的。方中聽了。聳肩一笑。便道。就煩教主轉致冷兄。明天務必賞光。馬勝怫然道。這檔子公份。別算着我呀。我是走背運的人。配巴結人家。走子午運的麼。方中大笑道。不教你出錢。單教你白吃如何。紅英笑道。理他呢。因一蹀馬勝道。我看你敢不算着。說着一望日影。翩然跼起。竟自含笑而去。這裏馬勝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道。喂。老柳。你見麼。往時他（指紅英）在這裏。總要耽擱到下午大後。合大家說說笑笑。今天屁股略沾椅兒。便笑迷迷的去咧。哎呀。這種勁頭兒。真個十足。由這裏到宅上。沒多遠。少時小冷子又該（句）咳咳（句）說着。向方中一伸嬾腰。呵欠連連。大睡道。昨夜連覺也沒好生睡。這是那裏話起。方中見狀。暗笑的肚痛。便搭趁蹇出。自尋教日們。準備酒食。並大家準備玩。

弄馬勝。原來馬勝這小子。狠沒人緣兒。自以爲是教主寵人。見了教目等。腆起張醜臉。架兒端足。很覺着夠脚色。所以大家都厭惡他。這時方中微露頑笑他之意。大家無不稱善。便單等明天瞧熱鬧。慢表。且說馬勝見方中。慙去自己沒滋搭味的。歪在榻上。心上一悶。登時沉沉睡去。俗語說的好。心有所思。便有所夢。馬勝夢中。彷彿已打軟田祿。自己依然摟住紅英。趁高興狂逞無度。正在凍狗子似的。朦朧中。噉噉有聲。只聽耳邊有人喚道。馬爺醒來。敢是夢魘咧。馬勝睜眼一看。却是僕人來請用中飯。不由惡狠狠睡道。混賬東西。直怎的沒眼色。便是俺尋常困覺。也不許來打攪呀。何況。一句神理入微。說罷一翻身。鼾聲又起。直至天晚。方闔淹淹的醒來。這一次是否能續前夢。作者不敢武斷。但見他無聊無賴。坐臥不安。沒奈何喚進晚飯。草草用罷。對燭枯坐半晌。又就室中大踱一回。却微聞院中教目們羣相聚語。無非是

談論田祿。並明日請酒之事。一人道。俺聽說今天冷爺業已發信向陝省。一封是給陝省教主高天德。那一封却發向甚麼陀山塢地面。交畢得利等人。喚他們都投這裏來。不消說。定是冷爺的好友。（喚畢得利。由閒談插敘出。是省筆法。）一個賽如一個的本領哩。馬勝聽了。越法不自在。方暗想田祿纔到沒幾日。便牽引黨羽。忽又一人笑道。俺看馬爺。便有一人道。惜沒聲的馬勝起疑。登時悄悄步去。便聞那人笑道。俺看馬爺。這兩天很透着不自在。其實公賣公酒。婆賣婆酒。誰也碍不着誰。一人笑道。這其間沒你的事。你自然會說風涼話。你若是馬爺。保管屬老西的。要哈醋咧。一人道。少說沒要緊。俺只担憂着明天那兩個主兒（指冷馬）酒場相見。就許打飢荒。一人嘖笑道。沒事沒事。你別看馬爺平日價像煞個脚色。這時恐他沒那股橫勁兒。衆人聽了。都各嘻笑。又亂嘈嘈講說回國安。馬勝也沒心去聽。回到室內。越

想越氣。傾耳街橋。已交二鼓。猛然一陣面紅耳熱。再也按捺不住。想去覘覘紅英待田祿。究竟甚麼光景。又恐見了。越法長氣。沒奈何。和衣歪倒。只是委決不下。良久忽躍然而起。一逕的結束伶俐。直奔陳宅。仍由後牆跳入。這次羣房內。却靜悄悄的。於是由那角門邊。一攀牆。跳落內院。從一株大桂樹邊。蹩進正室前廊。只見茜牕深閉。紅燭光搖。先就簾隙一張。只見絳雲正癡呆呆的坐在外間。喀指甲兒。靠壁下小風爐上。燉着酒餚。案上一具精巧食盒。已預備停當。便聽紅英喚道。絳雲。瞧着酒哇。熱酸了。須不中吃。接着蓮鈎點地。微唱道。你你。長在阿儂心子裏。馬勝暗喜道。這光景。田祿是不會來。所以他自唱消遣。等俺老馬。去當他那個你去。剛要趁勢掀簾。只聽二門外一陣笑語。接着燈光一閃。馬勝趕忙縮身桂樹後。只聽二門吱啞一響。早已進來兩人。提燈下望得分明。正是田祿。携了香雪的手兒。笑語而來。這時簾鈎一

動。紅英早翩然迎出。這一身雅淡晚粧。好不寫意。田祿笑吟吟趨進。便拋了香雪。握住他手兒。馬勝心頭憤跳之間。兩人已雙雙入室。接着香雪也熄燈入去。便和絳雲泡茶奔走。絳雲却笑道。娘還說酒怕熱酸哩。如今沒兩盞茶時。冷爺已來咧。可見俺雪姊公事公辦。這其間沒體已耽擱。香雪唾道。死妮子。等我撕你嘴。俺就怕你胡嚼蛆。所以俺刻不容緩的將冷爺撥了來。紅英笑道。你們別閒磕牙咧。且將酒饌端進來。向西間兒稍息去罷。於是窸窣有聲。田冷兩人笑語之間。香絳兩個已嘻嘻哈哈。盪進西間。須臾東間內笑語益濃。並聞杯箸響動。馬勝這當兒。心搖體顫。竟想賭氣子盪去。方待抽身。只聽紅英笑道。明天教目們請你吃酒。不差甚麼。你都會着的。你看咱教中人物。如此之盛。將來有機會。且有事作哩。王三槐不消說。很有意聯絡咱們。只有陝西高天德。俺累次去信。略露挑逗之意。他回書語氣。只是冷冷的。此人

倒頗覺古怪。田祿道：天德爲人深沉，不易測度。便是二槐使人冉金奎等從他那裏赴京營幹，特致三槐聯絡之意。他也没甚表示哩。但天德剛毅得很。如果有所作爲，倒很是勁腳色。今且不論他人，咱這裏可靠的人物，都是誰呀。紅英道：除柳方中外，還有吳興禮等人。再就是馬勝也還罷了。馬勝聽至此，不由拉長耳朵，却聽田祿鼻孔裏一笑道：柳方中呢？若論機謀策略，總須屬他。吳興禮等，俺還不會會過。只是馬勝那鬆膿膿的樣兒，如何也把來算人物。倒是俺今天旁晚去瞧姊丈，在跨院門首會見個雄健僕人，委實精神不凡。後來俺問老汪，知那僕人叫梁國安。此人倒堪稱人物。（邪誠人未嘗無眼力。）只是他高伉得很，見了俺乾眙兩眼，竟自走掉。紅英笑道：不料你撞着瘟神咧。他本領倒有些，只是倔強可惱。你莫理他。俺早晚還搥掉他哩。說着蓮步窸窣，似已湊向田祿。馬勝聽田祿貶薄他，越法心如火發。正這當



兒忽聞兩人嘔得嘴噴噴有聲。馬勝一聽。那裏還耐得。便不管好歹。從桂樹後躡足而出。就牕隙望去。只見紅英業已羅襟半解。實不不坐在田祿懷中。星眸微飭。一手摟定田祿頸兒。低笑道。咱不吃酒罷。於是向榻上一弩嘴。兩人登時牽抱貼起。便就臥榻。馬勝眼光模糊之間。兩人已各緩結束。赤條條的動作起來。一時間許多妙態。不消說都飽了馬勝饞眼。好笑馬勝只管憤不可當。却還癡念發作。以爲自家長處。田祿當拜下風。那知望到吃緊所在。方知田祿不僅是虛有其表咧。原來田祿自得朱烈秘藥後。已非復吳下阿蒙咧。當時兩人。那番酣洽神情。就彷彿預知馬勝來窺探。故意作得有聲有色。來臊臊他脾一般。登時鬧得滿室中春光撩亂。這時紅英興起。便喚進香絳兩人。都命他裸體登榻。依次兒替代自己。酣戰田祿。馬勝望至此。又知田祿精力巧咧。比自己還勝一籌。大憤之下。不由暗念道。難道俺老馬還屬外

不成。且拚着闖進去。看他（指紅英）如何發落俺。想至此。方要大叫搶進。忽一眼望見紅英那口寶刀。高掛在榻壁上。剎那之間。勇氣已餒。原來紅英雖淫蕩。待教目等却甚嚴厲。所以曠近如馬勝。也不敢冒然哩。當時馬勝氣得不耐再看。只得悄然尋舊路。連躍出宅。回到道院。倒覺疲困起來。一覺睡去。直至日高方醒。便見衆教目們。你來我往。興匆匆的在跨所中。大說大笑。馬勝蹙去一望。只見廠廳上。早已鋪設的齊齊整整。東西兩席。居中一席。客位外。左右兩座。大家一見馬勝。拍手道。馬兄來得正好。您看這位子。安的不錯罷。少時您合柳兄。便在中席上。左右一陪。代表俺們。陪尊客。須得大人。大物。方顯得大家敬意。再者。也教教主歡喜些。您這是不能推辭的了。馬勝聽了。如何有好氣。一言不發。回頭便走。剛蹙至跨所院門。只聽啣一聲。有人大叫。栽倒。正是。

憤餘未暇從容步

狹路偏來譎詐人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田祿怒打醜厮兒

紅英巧用脫衣術

且說馬勝方低着頭。跑至院門。冷不妨方中急步趁來。一面嘟噥道。好梁國安。這小子竟要滋事咧。還虧俺去的巧。不然他兩個定打個天翻地覆。管保今天這席酒。也吃不成咧。兩人各出不意。嘯一聲撞個正着。方中腳下一歪。險些栽倒。忙拖住馬勝道。你還向那裏去。少時冷田祿到來。咱就吃酒咧。並且大家推咱們爲頭腦。快快轉去罷。馬勝掙道。俺昨天沒說不算俺麼。方中笑道。屁話屁話。你一躲避。不透着怕田祿麼。說着反一鬆手道。你如果怕他。就請便罷。(妙妙)馬勝叫道。那個怕他呀。難道他咬掉我咧不成。於是合方中暫回廠廳。大家又噪道。如今馬柳兩兄都到。便快快催請冷爺吧。方中

道。慢着。俺有句話。透給衆位。今天冷某人。可是沒好氣。咱大家言語酬酢間。可得留點神。馬勝恨道。他沒好氣。你猜我呢。哼哼。方中道。你不曉得。俺那會子。向演武院去尋冷爺。羅仁說剛向跨院探病去咧。俺趕赴那裏。你們猜怎麼着呀。梁國安鐵青着面皮。虎也似攔住院門。合冷爺叫喊之下。只管搯拳勒袖。你想冷爺如何容得。只喝道。你這廝還了得。一個緊步躡上去。就要拖他。兩人眼睜睜便要動手。是俺一抖機伶。橫身其中。作好作歹的將他兩人勸開。馬勝恨道。柳兄真有你的。您這份機伶。依我看。是一百二十分的多事。他兩個。無論誰把誰打煞。那一個一抵償。且是妙哩。（因思刻下赫赫之軍閥。未不不作此癡想。一笑。）方中道。豈有此理。俺既恰撞到那裏。要一旁袖手。不惹教主見怪。麼。今閒話休題。少時冷爺便到。咱且準備招待吧。大家聽了。登時各整衣帽。竟有盪出盪進。看光景已提起精神的。馬勝見了。越法不

悅。只得撇了嘴。大家故意價由他身旁晃來晃去。誰也不去理他。少時外面僕人飛報冷爺已到。於是大家爭先迎出。田祿方到院中。已被大家圍定。一個個拱手哈腰。亂成一片。甚麼久仰大名。如雷貫耳咧。甚麼今日一見三生有幸咧。惟有那柳方中。更會湊趣。一面給兩下裏彼此指引。一面用大袖給田祿揮衣襟上的飛塵。馬勝從牕中望見。但覺迎出去也不好。不迎出也不好。正在廳中逡巡。田祿等已一閃而入。偏偏方中會張羅。向馬勝笑道。你合冷爺認識的最早。（指馬勝酒肆被折事。）似不必俺來介紹咧。你且合大家款陪冷爺。俟俺分咐廚下。今天酒饌。須格外精緻些。（既陪客。又管廚。倒是一位絕好的大知賓。）說着一閃身。竟自趲出。馬勝沒奈何。只得迎上前。向田祿咕嚕了一句。田祿因初入廳中。四下顧盼。竟昂然不甚理會。馬勝見了。頃刻面紅過耳。幸得田祿偶一回頭。隨口道。唷。原來馬兄也在這裏。

說罷只向衆人連連客氣。於是大家就廳房裏間。賓主落坐。馬勝一肚皮不自在。本想鑽在人背後。當不得大家勁推他作代表。便拉向田祿案前。坐在下首。大家偷望去。一個似玉娃娃。一個似醜巴怪。侍僕挨座進茗之間。馬勝却別轉頭。呆望壁間。田祿却道。怎這兩天。不會見馬兄。俺那日在酒肆唐突足下。至今還沒謝罪哩。馬勝道。冷兄端的好本領。這纔算的起人物哩。（即用竊聽之語反唇妙妙。）田祿聽了。還沒在意。這時大家便紛紛誇讚田祿平苗的英雄。因拍手道。如今咱們教中能人。除了冷爺。還須屬咱們馬大哥哩。你但看那天。三個人被冷爺點穴之後。那兩位直困了兩天多。方行動如常。咱們馬大哥。一醒之後。登時便跳鑽鑽的。這其間便顯出能爲高下咧。勝負常事。誰都有個疎略。不算甚麼。惟有馬兄這副精氣神。委實令人佩服。說着大家一擠眼。哈哈大笑。這一頓恭維中的很挖苦。弄得馬勝更起了土釐。

火兒因乾笑道。冷兒是甚等之人。便是本領也。合教主是一個人。（念念不忘此事。）俺這沒出息樣兒。大槩還不如吳興禮等。諸位拿來合冷兒比較。不怕造口孽麼。田祿聽了。登時面色稍沉。（漸漸覺察咧。）正這當兒。只見柳方中。禿腦門上。略沾煤塵。匆匆整進。見大家拱坐。便笑道。今天是大家歡聚。如何客氣氣的。擺滿堂佛兒。說着親給田祿斟了一杯茶。便一屁股坐下。來說大笑。逡巡之間。廳外侍僕整進。外間端正酒筵。便請入座。於是大家衆星捧月似的。擁出田祿。賓主謙遜一番。便依次就座。馬勝沒奈何。坐在正席左邊。論理說。該他先敬田祿的酒。但是他這時。望着田祿。恨不得夾生咬兩口。方是意思。眼睜睜僕人捧上酒壺。他通不理會。相了一會。方中只得搨場。便笑吟吟進酒道。今天咱初次聚會。冷兒且飲個認識盅兒。田祿眉稜一動。瞞着馬勝道。柳兒咱早已認識咧。難道那天在酒肆。柳兒沒在場麼。因向

東西席上一望道。怎的那天那兩位教友不在座呢。想是至今還見怪於俺。這兩位教友。倒好性氣。可敬的緊。（漸起鋒稜。）方中忙道。冷兄且喫酒。那兩位究竟不如馬兄有涵養。您看馬兄提起那件事。便佩服的您甚麼似的。馬勝只哼了一聲。通不答腔。於是東西席上。亂吵道。冷爺本領。大家都想瞻仰的。可惜那天俺們不曾見。少時酒罷。一定要請教的。田祿一聽。不由撫掌大笑道。馬兄聽真。無論如何。俺可不敢放肆咧。馬勝聽了。一時間羞妬憤氣直攻腦門。不由醜臉一揚。拍的聲音。一撒酒杯道。冷某酒筵之下。如何只管戲弄人。須知俺馬勝。也不是好惹的。你當俺真個淹膿膿的麼。（醋意都發矣。）田祿一聽。知自己合紅英祕事。他竟暗含着橫來干預。不由也氣往上撞。方一挑眉。恰好方中遞過一杯酒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馬勝拍案大喝道。好不識擡敬的東西。這算要甚麼骨頭呢。田祿大怒道。你罵那個。方中忙道。馬兄這



是怎麼咧。如何纔吃酒便醉。一言未盡。只見馬勝站起。一脚踢翻椅兒。冷不妨。賣一個烏龍探爪。便抓田祿。田祿冷笑跳起。略仰身。接住他手腕。噉嚙住。後一擋。馬勝怪叫。掄左拳當頭便打。田祿喝道。你這廝。且叫你認得冷某。單臂一橫。格開拳。順勢兒斜刺裏一掌刷去。馬勝一支臂。被人擋住。欲閃不得。只聽拍的一聲。面頰上已然命中。田祿不待他喊叫出。那支手又竭力一擋。馬勝哎呀一聲。老實實身形一轉。業已屁股朝了人家。田祿那支手。越往高舉。他越探着身兒往下挫。不消說。尊臂高聳。田祿一脚起處。那管他後跨後腎。只顧亂踢。馬勝大叫道。姓冷的。你爭不成。敢打煞俺。於是破口穢罵。你想一個氣急的人。又爲着那檔子事起釁。不消說。掀騰臭屎缸一般。語涉紅英。田祿越怒。猛一放那支手。下面一踹。馬勝喊一聲。爬跌在數步之外。田祿趕去。頃刻拳腳交下。大喝道。俺便打煞你這廝。方中見打得不成模樣。料馬勝

業已夠受。於是跑過去拖住田祿道。冷兄且請息怒。都是俺們接待不週。且恕過馬兄。看大家面孔吧。說罷咕咚聲。矮了半截。於是大家一擁齊上。有的向田祿作揖拱手。有的亂糟糟來攙馬勝。田祿還氣吼吼。屢欲掙打。當不得柳方中一顆頭頂住田祿小肚兒。只央道。千不是。萬不是。都是俺等不善接待的不是。如今冷兄。但擱俺這張老臉子就是咧。田祿不好再逞。連忙扶起他道。柳兄你不曉得。姓馬的今天有些尋俺晦氣哩。這裏馬勝業已鼻青臉腫。委頓不堪。却還掙扎道。好麼。姓冷。(句)衆人忙攔道。得啦。俺的馬大哥說着命廳外僕人。扶了馬勝。便就別室。這一陣亂。大家因馬勝被打。都暗暗心頭痛快。方中連忙向田祿連連陪罪。一面命僕人移好座位。道。這是怎麼說。今天被馬兄氣着冷兄。這席酒好不撇扭。那麼咱們便草草用過飯。改日再補酒吧。田祿笑道。豈有此理。難道因他。便阻人興致不成。但是俺冷某。席

上揮拳。未免令諸兄見笑哩。衆人道。豈敢豈敢。本來馬兄性兒暴躁些。動不動張口罵人。柳兄是曉得的。你老常常受撇扭氣。那個不知呀。方中聳肩道。咳。俺一身瘦骨架。只好忍氣。冷兄這頓教訓。於馬兄未嘗無益哩。田祿聽了。知大家都傾向自家。十分高興。當時便紛紛入座。歡呼暢飲。直吃至下午大後。方纔各散。那田祿且不歸演武院。便信步來尋紅英。恰好紅英默然獨坐。面有憤色。田祿不悅道。難道俺不該折辱馬勝麼。紅英唾道。沒的胡嚼蛆。你合馬勝鬧猴兒。俺知了。倒笑得人甚麼似的。那等人。算甚麼。俺却因梁國安。竟敢向你無禮。令人可惱。如今咱們偏赴跨院。看那奴才。還敢攔阻麼。並且你兩人。爲甚便吵鬧起來。田祿道。國安只說姊丈有話。意在靜養。不許教友等探視。紅英道。難道你不曾說你非教友可比麼。田祿道。俺何嘗沒說。當不得他業已橫眉怒目。咧。若非柳方中去尋俺。俺可肯饒他。紅英怒道。如此咱

便去。田祿微笑道：不必致氣。俺的秘藥現在你手，但早早加國安個侍病無狀的罪名，就得咧。（陳敬之死，田祿與有力焉。）紅英聽了，不由舒眉一笑。兩人又笑語良久方散。那知過了數日後，那陳敬病勢竟似有轉機。原來陳敬雖虛弱已甚，畢竟是壯年人，皆因紅英有意戕伐他，所以纔日就不支。如今國安寸步不離他，一來調護當心，二來又得攝養精氣，所以竟漸覺好些。這時陳敬已覺得紅英用意，便看國安如親人一般。紅英覘得這番情形，已然視國安如眼釘肉刺，偏搭國安加意防閑，不要說香雪絳雲等，偶然入跨院，他定要緊緊跟隨，便是紅英偶宿院中，他雖然攔阻不得，却有一件。這夜院中，便通宵是他履聲，並且移個坐具，就牕外守坐，不斷的問茶問水。紅英便想搗弄陳敬，實實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如此光景，又是十來日，那陳敬竟越法有轉機咧。飲食之間，不由大增。國安心下歡喜，自不必說。只有紅英滿

擬陳敬死掉後。他好任意胡爲。如今國安這一來。如何容得。却是一時也沒計較。不想陳敬死期已迫。一日紅英方怙愒着。除去國安。心下有些不舒暢。方斜倚榻欄。秋波縈轉。只見田祿笑嘻嘻。攆來。一屁股坐向他身旁。便溫存道。怎長天大日的。只管發悶。你看近些日。教友越增。應該歡喜。外間談起你。他多法術。比朱仙娘還強的多哩。今天發悶。你弄個小術兒解解悶。不好麼。紅英推他道。儘管人家不歡喜。你偏來胡鬧。說着身兒一翻。面向榻裏。繡襟一翻。早露出水紅中衣。並軟綿綿臀兒。田祿情不自禁。不由一面撫摸。一面忽想起自己會的脫衣咒語。因笑道。阿姊你既吝教。俺且在魯班門前。耍回大斧。說罷默誦邪咒。聲方絕處。紅英赤條條的跳將起來。一面抓衣蓋體。一面驚笑道。促狹鬼。你從那裏會得這把戲。田祿笑述得術之由。紅英笑道。俺所能法術。都是行軍對壘的大作用。像你這法。只好江湖間變戲法去。說着



安出去一望。便笑道。虧你尋得來咧。怎不坐坐去呢。那人道。俺牢中事忙。不須咧。你老臉色。爲何這般晦暗。真是病牀前的人。都掛三分病。老話兒不會錯的。於是一陣踢躡而去。小二方暗道。這是那個。只見國安。捧着個磁蓋碗。趲進來。小二便道。方纔是那個呀。國安道。你忙了麼。這便是那個許爛腿。上年他娘死掉。不是咱幫了他數十金麼。如今他丟掉小生意。當了縣裏的小牢頭。(出許爛腿爲下文國安陷獄伏線)前兩日在街坊上。偶然遇着他。提起咱主人的病來。他說白兔兒熱血。能治癆病。所以俺託他尋得些來。於是揭開碗蓋。只見鮮艷血色。尙自熱腥撲鼻。原來這許爛腿。雖是市井細民。却落落頗有直氣。但是他好渴虛兒。又好擲個么二三。因此家業破落。窮得要命。及至他娘病沒。竟至無以葬殮。他本想賣妻葬親。却多虧國安周濟了他。後來便夤緣當了一名小牢頭兒。感激得國安。沒入腳處。逢時過節。

總要來看望國安。小二也曾見過的。當時小二笑道。這許腿爛。真受託得狠。國安道。他爲人向來如此。實心眼。直桶性兒。你想混牢獄飯吃。總須黑心爛肝花。方成功。他當小牢頭。怕混不長久哩。說着捧定盞碗。匆匆赴宅。方在跨院門首。只見老汪。四平八穩的坐在台階上。一見國安。忙搖手道。主母合冷舅爺。領了一班鄰佑街坊。方在院內探病。命俺在此知會你。不許進去。國安怒道。你不必管。俺如今給主人尋得藥來咧。說着飛步。蹶入。老汪沒法兒。只得喊道。國安慢去。主母有話。一聲未盡。國安早闖入正室。一眼便望見紅英。田祿合街坊三四人。正在外間。大說大笑。室外還有四五個教友。探頭探腦。國安見嘈雜如此。不由大怒。方隨手置下盞碗。氣沖沖向紅英要發話。紅英已冷笑道。你既自誇侍疾。如何不在院中。爭不成被你誤事。今又不從俺命。硬蹶進來。看你這廝。目中可還有個上下麼。還不與我滾出去。從此後便離



陳宅說罷。蛾眉倒豎。從水零零俊眼中。透出一股殺氣。只見國安大恨一聲。向前便闖。正是。

邪正豈能同臭味

獄卒行復見幽囚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遭誣陷義士入囹圄 解報恩許婆探衙署

且說國安聞紅英一頓排揎。不由怒眦欲裂。便直挺挺向前分辨道。主母如何不明事理。儘管將話顛倒來說。自國安侍病以來。主人病勢如何。須臾不過大家的。國安偶出。亦爲主人尋藥去來。今主母忽來。竟無端要逐國安。難道主母不欲主人好麼。一句話。戳了紅英的肺管子。登時頰簇紅潮。拍案道。你這厮如此放肆。還了得麼。今諸位高隣。都在這裏。您看這奴才。衆隣佑忙道。梁管家。少說句罷。咱大家沒的吵得病人發煩。俺們可要告辭咧。田祿這

時。咕起眼睛。只有冷笑。國安憤甚。便道。諸位莫去。俺尋來兔血。現在此間。說罷。端起盞碗。趨近紅英。方置在案上。想對大家開看。只見田祿。忽然仰視承塵。嘴兒略動。國安向紅英指畫之間。便見紅英嬌喝道。哎。啣。登時驚蝴蝶似的。閃入屏後。這時田祿業已大叱跳起。一把揪牢個精赤條條的梁國安。衆街坊望得恍惚如夢。正在相顧詫絕。紅英由屏後喝道。今高隣都在這裏。這奴才久蓄淫念。今更赤體見辱。他所以託言侍病。便是爲早晚間挑逗於俺。便煩衆位作個證人。送官處治。於是喚進教友。亂哄哄簇定國安。最奇的是國安癡癡症。一言不發。只是胯下耶當。甚不雅相。隣佑等便拾起脫落之褲。給國安圍在腰間。又將餘衣帶了作證。大家方擁出院門。只聽陳敬急喘喘問道。甚麼事呀。紅英道。你不要管。且養病吧。於是由田祿當頭。送國安竟赴官中。這一闕。招得看熱鬧的人。千千萬萬。一時間議論紛紛。這且慢表。且

說小二自國安薨去後。只管覺得六神不安。迴想自盤陀山蒙主人恩養以來。滿想竭忠盡慮。幫主人興家興業。不想主母紅英淫恣如此。主人又堪堪病得待死。果一旦不諱。自己合國安身世。也就可想而知。想得怔怔的一眼。望到室隅。他把鋼叉。不由又是一番感觸。暗想紅英先時節待自己。也算罷了。只是而今。却改變得說不得咧。方千頭萬緒的思想起。忽聞有人急煎煎只管扣門。並且高喚道。梁嫂兒。快些開門。小二暗道。這又是那個。忙跑去啓門一看。却是宅裏的舊僕高安。滿面慌憤之色。一脚跨入門。便回身關好。喘吁吁的道。梁嫂兒。這怎樣好。梁兄遭人算計咧。小二猛聞。方驚得張口結舌。那高安已夾七雜八。將國安被送到官之事一說。小二聽了。只氣得渾身亂抖。高安頓足道。這都是冷田祿合主母使的毒計。用邪法兒。捉弄梁兄。如今便借此爲由。攆掉你們。連寸草都不許帶去。只怕少時主母就來封你。

宅兒哩。俺懔空來知會你。好作準備。咳。怎麼好。說罷。連搓手。小二只掙得一句。竟有這等事。只聽大門外一陣脚步雜沓。赫得高安一吐舌。向後便跑。一面低語道。俺只好從你後門兒溜咧。語聲絕處。門外已打的一片山響。小二氣怔怔一啓門。便見柳升得意揚揚的。跟定紅英。領了幾名新僕。一擁而入。紅英不容分說。劈面向小二便是兩掌。叱道。你兩口兒。作得好事。原來都是狼崽子。快與我乾淨淨滾出去。俺不見罪你。便是情分。說罷。指揮新僕。便要封鎖各室。小二驚氣之下。便朗然道。主母不須如此。今國安既糊塗塗被捉入官。俺在勢當去。却是俺蒙主母恩養一場。今只好磕個頭兒。報謝主母。此後俺總須報答主人的。說着。面色凜然。插燭似磕下頭去。紅英方一扭臉。那柳升心頭快活。想趁勢臊臊脾。便猴子似的跳過來。便攙小二道。梁嫂兒。莫多禮。且寬心罷。這檔子事。本來梁兄太放肆些。你想主人如天。豈可欺的。

然而未免帶累了嫂嫂。這也叫沒奈何。俺們合梁兄同事一場。誰不讚歎。且等主母消消氣。俺們不怕磕破頭。定要哀求主母。收你兩口兒回來咧。說罷。夜貓子似的一瞥牙。方要大笑。只見小二站起來一伸手。劈劈拍拍向柳升小白臉子上。便是幾記耳光。大喝道。你是甚麼東西。敢來近俺。此間有你說話處麼。正鬧着。老汪奔將來。傳陳敬之命。來尋國安。這當兒。柳升逞性。掩面怪哭。老汪顛三倒四的亂噪。他所啣之命。紅英大怒。指小二只管喝叱。一時問竟鬧得一榻糊塗。動驚得鄰人們。都登牆覘望。少時小二慨然淚下。向老汪道。汪嬖嬖便煩你替俺叩謝主人。俺不能親去磕頭。只好異日報德了。說罷。翻轉身拔步便走。紅英只氣得向衆人道。你看他這個強樣兒。便見俺攆去他們。不爲心狠哩。正說着。只見小二重復趑轉。憤氣之中。不由珠淚淫淫。一言不發。趑進室取了鋼叉。嘩嚷聲就地一拄。紅英驚道。你待怎麼。小二冷

笑道。這須不是主人家的。俺一身外。便是這個良伴。此後或有所用。亦未可知。（去的慷慨。已有風蕭水寒之意。）說罷。頭也不回。揚長而去。這裏紅英自有一番指揮。便收沒宅中所有。鎖門而去。不必細表。且說小二。拎了鋼叉。負氣而出。一時間驚憤萬狀。直躑出這條後街。方稍清醒。見街上人望了他。都詫笑不已。小二都不理會。當不得市上小兒們。見個少婦。拎着柄明晃晃的鋼叉。都以爲是稀稀罕兒。業已跟在背後。戳戳點點。百忙中有認得小二的。便噪道。這是陳教主家的人。好體面武功。快跟定看耍叉呀。衆小兒一聽。越法都擁來。小二見了。只得拿出裝怪獸的舊樣兒來。邁開健步。一路好跑。直躑過幾條鬧市。抬頭一望。已到槐柳大院。這所在。都是貧戶所居。人烟稀少。並且樹木最多。外路來診生意等人。都就寬廠處。各度窩鋪。遠望去。便如穹廡一般。其中流丐小販。無所不有。並有山東倭哥兒們。鐵冶生業。終日價

叮叮噹噹。甚是討厭。當時小二信步來至一家鐵坊門首。坐在一株大樹下。一時間。心如油沸。暗想國安被陷。俺一身有許多責任。總須先尋安身之所。再作區處。只是孤另另一身。又不名一錢。人海茫茫中。那裏去投奔呢。正在焦急。只聽響聲。響氣的道。某嫂兒。你放心。管保後天這幾件器具。都磨淬停當。小二望去。却是個黑壯婦人。挑了許多零碎新鐵器。大掙步由鐵坊趲出。後面一個媳婦子。抱着娃子送出。但看那媳婦。烏煤吊嘴。便知是鐵匠眷屬。小媳婦送至門口。即便蜇回。這婦人將担兒一換肩。自語道。真他娘的有分兩。這時小二垂頭而坐。那婦人忽望見小二身旁那鐵叉。只認是來賣舊貨的。便道。喂。那位大嫂。你這叉敢是賣的麼。他這裏是吳家鐵坊。收貨公道。俺給你出脫了吧。說着。哧哧哧近小二。恰好小二一抬頭。那婦人趕忙置下挑担。一把拖住小二道。甯可了不得。你不是梁奶奶麼。怎一個人兒。撞到這

裏小二忙望他。似乎面熟。却一時想不起來。方在發怔。那婦人已笑得前仰後合道。梁奶奶真是貴人好忘事。俺那年沒到府上去磕頭麼。若非梁大叔週濟俺。俺這會子不定尋了那個野漢子哩。小二猛聞。忽悟是許爛腿的婆子。紀大腳外號兒叫風娘娘。因他性兒直爽。又有把子笨氣力。平日價山漢似的串走街坊。故有此號。當時小二猛見紀大腳。便如親人一般。不由落淚道。少見哪。紀嫂兒。俺如今（句）大腳道。唷。奶奶怎的委曲咧。小二歎道。俺如今一言難盡了。你在那裏。俺還有事相告哩。大腳指道。那片碎石砌短牆的小小籬門兒。便是俺家。小二望去。果見半里外。竹樹深處。有數間草房兒。甚是雅靜。於是跼起來。拎了鍋叉。即便隨行。那大腳挑起担兒。頃刻已到。兩人進門後。大腳先拋下担兒。引小二便入正室。小二看這院雖小。也有東西廂房。正室後一片菜園。似乎也有看園的場房。當時兩人入室。彼此間不



暇敘禮。小二便置下鋼叉。滔滔汨汨。一說國安遭陷之由。並自家見逐之故。許大脚不待詞畢。業已氣得亂跳亂罵道。真他娘的沒世界咧。誰不知陳二娘娘那種浪張致。他們教中。沒夜沒日的乾醃醃事。如今倒打一耙。却來誣梁大叔。偏他娘的而今官府們。都是渾蛋。但看王立猷的小婆子。被教友等玩弄了。他還沒事人似的。便是榜樣咧。說着抬起一支大脚。緊緊鞋子帶。一面吵道。您餓了。廂房中有米。柴草水甕。鍋灶兒。都在後院。勞您自家便去收拾。說着忙忙跣起。抖抖衣衫。向外便跑。小二忙道。紀大嫂那裏去。大脚道。縣衙前那羣蛋蛋子。（指公人）俺都熟識。今且探探梁大叔再說。於是梗起頸兒。但見那小鬟兒。晃搭搭如飛而去。（像煞個風娘娘）這裏小二發怔一回。就後院中飲口冷水。暫壓火氣。只見菜園中。果有幾間房。鎖在那裏。不由暗想國安。一時間既被誣到官。不消說。總須監押。這饘粥供給。却是吃緊。

俺只好暫住此間。慢慢設法了。只是俺赤手空拳。這便怎處。想得心煩意亂。便坐在靠後牆一塊石上。出神好久。眼望日色。業已西陞。却忽聞牆外兩人。踢踉而過。一人道。好硬掙漢子呀。幾句話。頂得縣官。只噎氣。一人道。這纔叫國亂顯忠臣哩。你看陳二官人。鬧了一輩子。如今被他渾家那歪邪骨。弄得七亂八糟。而今一個樑柱似的梁國安。又復被陷。我看陳家。倒眉定咧。小二聽了。方在動心。只聽先一人道。可歎金剛似的漢子。摺入牢獄去咧。不消兩日。就須折磨下幾斤肉來。你看這片房。便是許牢頭的。這塊肥肉。却不一定便落在他口裏。一人道。折磨算甚麼。我看梁國安。小命兒都懸人手咧。可是百花亭戲裏。八坵鐵頭有話。他兩個這一擠眼。便沒了我咧。（見崑劇。指紅英田祿。謀除國安。）小二聽了。幾乎想喚住人家。探探底細。方是意思。正這當兒。只聽紀大腳大喊道。原來梁奶奶在這裏發呆哩。俺跑進來不見你。急

得俺甚麼似的。說着咕咚咕咚跑到面前。只是抹汗。小二忙問道。俺丈夫怎樣咧。大脚道。如今好了。你放一百個心。如梁大叔掉一根汗毛兒。俺就不依那天殺的。(奇語突兀)說着奔赴水甕。拾起長瓢。咕啣啣灌了一氣。忽一攢肩。就甕後蹲下身。解褲便溺。澌澌的好半晌。方長出一口氣。站起道。說也好笑。這泡溺漲的人小肚生痛。可恨縣衙前。再也沒個僻靜所在。而今可舒齊咧。(寫紀大脚又躍然紙上。解如此行文。絕無呆板之弊)於是一面繫褲。一面合小二躡入正室。便張牙舞爪的一述所探情形。原來國安到官後。經田祿寫了呈辭。送上堂去。那官兒見國安神色迷惘。明知是教中弄玄虛。但他却怕教中勢大。只得向田祿道。此人既被他主母送官。呈中情節。想必不虛。但他似乎迷惘。怎生研問呢。田祿道。此人畏罪。故作此態。但用些冷水來激他。自然清醒。那官兒命人取到水。還未灑洒。田祿口內。已似乎默默念誦。

官兒偷瞧。越法明白。逡巡間。水方沃去。國安已一個寒戰。登時醒轉。一看自己形狀。百忙中摸頭不着。因大叫道。俺方在主人病室。如何却到公堂呢。官兒喝道。你這厮不畏天理。竟敢赤體犯上。今被你主母送到案下。快些實說。莫待拷問。因將呈中情節。喝問大概。國安聽了。頃刻氣得面色都青。忽見田祿。不由頓悟。所以。因大叫道。大老爺明鑒。俺主母現爲教主。善弄法術。那個不知。小人性子倔强。抵觸主母。誠然有之。若以這等淫邪之事。誣罪小人。小人卽不足惜。難道就不爲陳姓顧惜麼。此中委曲。小人卽便屈煞。也不欲說。却有一件。冷田祿萬萬不能證俺。官兒道。不但冷田祿。還有許多隣證哩。國安越法明白。因瞋目向田祿道。人要天理良心。俺侍病多日。不曾有甚麼隣佑來看望。如何俺方偶出。便齊齊來些隣佑。難道預知今天該出甚麼事體。先來作見證麼。田祿道。你在大衆之下。現已赤體被捉。還分說的是甚麼。官

兒道。著哇。國安叩頭道。如何大老爺只聽一面之辭呢。也該訪查小人的素行纔是。官兒聽了。登時噎得乾咭眼。這時堂下觀者。不由都暗地指戳田祿道。你但看這小模樣子。便知合陳二娘娘是怎麼回事咧。正這當兒。那官兒却模模糊糊的分咐道。且將梁國安釘鐐入獄。待俺慢慢拷問。可歎國安。還待分辨。那官兒已拂袖退堂。當值人役。不容分說。便將原衣給他穿好。吆喝着取到手靠腳鐐。一一服事起來。這時田祿眼。看着國安入獄。方欣然蹵去。回報紅英。兩人又有一番算計。這且慢表。當時紀大脚就衝前東探西問。略得梗概。便有人打趣他道。想是紀大嫂。貼乾孤老。沒得油水咧。總盼俺許大哥得這件關差。你快給俺個嘴兒。俺合大牢頭袁三哥說個情分。總還可以的哩。大脚唾道。放屁。你看俺孤老多。且給你媽媽拉兩個去。一路渾笑。大脚信步。蹵向獄前方。在那裏探頭探腦。恰好那大牢頭袁三。兇神似的。帶了兩個

夥計。從獄內趲出。亂吵道。這種人。一百個沒成頭。今天東排第三囚房鬧着。該許爛腿值差。如今差事下來。他還沒影哩。你等快向左近酒館中抓他去。夥計等方要拔步。恰好許爛腿歪戴着帽兒。廠披一件破長衫。祇着雙破鞋。從獄牆左邊。歪歪刺刺的趲來。便道。袁老總。什麼事呀。袁三頓足道。俺的許爹。你真把人嘔殺咧。於是拖了許爛腿。大家又趲入牢門。大脚見此光景。不由暗幸道。天可憐見。梁大叔落在俺丈夫手中。還好些哩。於是坐在縣門照壁前。給他個老等。公人們向來都見慣他的。也不理會。等了好久。却見冷田祿。合一個堆腮縮項的公人。一面價喊喊喳。由身旁而過。但聽田祿道。今便拜託。轉達袁老總。俺便在縣前某茶室內專候。那人道。就是吧。於是匆匆回身。直趲入獄。須臾合袁三匆匆出來。竟赴縣前。大脚雖是婦人家。公門中許多鬼蜮。却瞞不過他。不由暗驚道。這定是陳家那浪娼根。要買囑牢頭毀

掉梁大叔。俺那天殺的。如果屬猴兒拉稀的。壞掉腸子。沒別的。咱須驢的朝東。馬的朝西咧。思忖之間。業已大午以後。大脚方急燥得蚰蜒似的。只見許爛腿。滿面憤色。頂了一腦門子汗。由獄內匆匆跑出。一面直了脚子跑。一面歎道。咳。這是那裏說起。大脚忙喊道。喂。當家的。這裏來。爛腿聽了。四下亂望。一眼望到照壁。忙跑過來道。唷。你來得正好。俺正要向家去。囑咐你點事。如今你在此。到省俺一踹腿。說罷。拖定大脚。回頭便跑。正是。

漫嗟豪傑偏遭難

惟有屠沽解報恩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風雲  
際會

# 奇俠精忠傳續集

第二下

玉田 趙絨章著

## 第九回

探囚牢夫妻慷慨

換獄舍郎真猖狂

且說許爛腿，急匆匆拖定他渾家，向獄牆後便跑。招的衆公人都大笑道：「您兩口子，老夫老妻的，怎還都十八似的。那股勁兒一發作，便這等情急，就地下得了陰寒，不是頑的。那麼到俺班房中，關個門兒罷。大脚等不暇理會。兩人直到獄後僻靜之所。爛腿蹀脚道：「你看真是人有旦夕禍福。今早俺還給梁大叔送兔血去。如今他就遭事咧。大脚忙道：「這事兒俺已都知。因將遇着小二一節一說。爛腿恨道：「陳二娘娘好副狠心辣手哇。好在梁大叔既巧值俺該管。梁奶奶又在咱家，還算幸事。如今俺囑咐你，就是梁大叔的飯食，從明早起，便天天送來。至於獄內照應，都有俺哩。大脚喜道：「這便纔是人應當。」



報恩的。梁奶奶算交給俺咧。說着四外一望。悄語道。你可留神。大牢頭攬掇你作手脚哇。因將方纔見田祿等情狀一說。爛腿恨道。且叫這般狗男女作夢去。俺許爛腿。雖吃牢獄飯。還有些人心哩。何況梁大叔那番恩意呀。大脚聽了。十分放心。便一氣兒跑轉。當時小二聽大脚說罷。略爲神定。大脚道。你只管放心。明天且跟我望望梁大叔再講。小二不由連連稱謝。大脚道。咱們受惠還少哩。須臾日落。大脚便忙碌碌掌上瓦燈。將担來的鐵器一件件擦磨。小二道。你弄此作甚。大脚道。不瞞你說。俺當家的不會弄沒天理的錢。只仗着一份工食。如何能養家。俺十指又如棒槌一般。不會拈鍼納線。所以俺給鐵坊內作這磨工。尋點錢添補日用。小二稱歎道。真是公門裏好修行。像你夫婦也就少有大脚笑道。罷啲。甚麼好修行。那現世報（指爛腿）不過是個怪物罷了。他的親叔叔。久在京營中混。也激得個小小武職。便是這

次額經略平苗。他叔子隨營叙功。也升了千總職分。前幾月來信叫他赴京。想看機會。安插他在營中混。他臉子高腆。一百個不耐煩去。只說是人須自食自力。你說這不是賤骨頭沒造化麼。（爲下文國安亡命赴京伏線）

小二一面聽。一面隨手也擦磨鐵器。那手腕兒且是煞溜。大脚道。噫。梁奶奶在宅裏時。享用慣的。如何也會作粗笨營生。小二歎道。俺當初甚麼勞苦沒受過。因將自己在盤陀山。被陳敬恩收來許多事一說。不由慨然泣下。道。今俺主人遭羣陰搆難。看來凶多吉少了。大脚勸慰一番。直至更深。兩人方同榻安歇。大脚鼻息數轉。業已沉酣。只有小二一時間憂思如潮。再也睡不去。既念國安。又愁陳敬。直到半夜。還是清醒白醒。正這當兒。只見大脚蹶然坐起。一翻身跳下榻。向外便跑。小二只認是他尿急起夜。還沒理會。少時却聽得後院中。唏噓嘩拉。柴草響動。於是披衣起來。就堂屋後門。向外一望。只見

大脚光了身兒。從殘月之下。曳了一捆柴草。便奔飯灶。撲拉聲。扔在灶前。身兒一隨。坐將下去。竟將頭一低。紋絲不動。小二不解其意。覷去一望。只見他鼻息沉沉。依然睡去。便喚醒他。問其緣故。大脚楞怔的道。怎麼天還沒亮麼。俺恬着早早炊熟飯。給梁大叔送去哩。小二聽了。不由感激淚下。方知大脚是撒了個大楞怔。於是合他入室。重復困倒。這次小二却朦朧睡去。不多一會兒。天光大亮。小二驚醒來。只見大脚業已揉着頭兒。炊飯停當。並有支新荆籃兒。置在案上。小二連忙起身。草草結束。大脚道。不忙呀。這當兒。縣前想還沒人哩。咱且梳洗梳洗。省得人見了。說咱們風娘娘似的一句話。說對了景。不由自己也笑咧。於是兩人取過奩具。各端臉水。小二不消說是無心膏沐。妙在大脚。這副晨粧。也簡單的狠。不過將草鷄窩似的頭。略爲抵抵。擦起面水。來個猴兒洗臉。一搗撒。就停當咧。須臾粧畢。大脚忽起坐不安。摸摸

肚皮。又揣揣胸口。唸誦道。老天加惠。這當兒可別叫俺不自在。逡巡之間。忽跳起來道。呵呀。俺的梁奶奶。難道你就不餓麼。一句話提醒小二。頃刻覺肚皮內空碌碌的。原來昨日兩個人都忘掉用飯哩。（小二憂心。大腳熱心。一時畢露。）說到這裏。便有挑眼的道。這不是兩人慌得忘用飯。我看是作者先生。彌補漏空哩。作者道。拿吃飯黠綴書。此例不開自我。你看雪芹先生那部小說。大王紅樓夢。單拿吃飯作節目哩。當時紀大腳。忙盛得飯菜。先盛了尖尖一碗。遞給小二。自己剛舉箸。吃得一口。只見小二落淚道。俺夫婦倒生受你了。大腳那口飯。方下咽。連忙捶胸道。噫。煞俺咧。梁奶奶別只管悽惶。你一身還擔着狠重的担兒。如何合肚皮過不去。快些提起精神。辦事要緊。小二聽了。不覺陡增毅氣。又搭着肚皮。真也有些不作主咧。於是一氣兒吃了四五碗。方纔放箸。大腳喜道。這便纔是說着另端正飯食。置在荊籃內。小二

見了。便要提携。大脚早已跨在臂腕上。兩人厮趁出開。大脚反鎖停當。只見旭日曠曠。已高三丈。大脚道。這當兒去。正是晨光。於是遮遮掩掩。直奔縣前不提。且說國安。押入囚牢。幸逢許爛腿當值。那大牢頭袁三。看着爛腿將梁國安置在東排第三囚房。便大模大樣的發話道。梁主管。你是關門頭的人。平日價交朋結友。水也似用錢鈔。那個不曉。却有一件。像俺公門中苦哈哈的朋友。你却白不肯瞅一眼哩。如今怎樣。你自己思忖吧。咱們見雕放箭。單看你出手怎樣哩。說着瞪起牛眼睛。喝爛腿道。這就看看你手段咧。爛腿忙笑道。俺都曉得。這點點事。還用老總掛心麼。於是一整面孔。將國安緊鎖在蹲柱上。直待袁三漫罵去後。他方掩上囚柵。一鬆那鎖。命國安坐在葦薦上。然後歎道。不想梁大叔。竟遭這等誣陷。你放心。等俺探探陳宅情形。並您家下。再作區處。國安慨然道。俺家下料無善狀。只是俺主人定死於羣陰之手。說

着兩目一張。赤如燦火。爛腿道。您且寬懷。且看官中怎生發落吧。過幾天。開釋出。也未可知。於是服事國安。甚是盡意。直至出逢大脚。得知小二被逐之事。並田祿合袁三鬼崇神情。他心下不由怙懣。慙回來。向國安憤憤一說。國安夷然道。覆巢之下。寧有完卵。俺家下被逐。早在俺意料中。至於彼等要絕俺性命。俺國安有命在天。恐未必盡如人意哩。說罷。反一陣冷笑。須臾薄暮。獄官來收過封。登時燈火慘淡。鈴柝四起。各囚室中呻吟號泣。好一派慘厲光景。國安却依然高臥荐上。鼻息如雷。次日一早。爛腿方服事國安。用過熱湯水。只見一個同夥。向他弩嘴道。喂。你那口子。尋你來咧。怎還領着個媳婦子。咱們頭兒。（指袁三）正在門首跳猴哩。爛腿道。許是梁奶奶來咧。急匆跑到獄門。一眼便望見小二。楞怔怔站在大脚背後。那袁三却腆起一張兇臉子。大跳道。俗語說。牢獄不通風。這所在要隨便出入。要俺們幹鳥麼。大脚

撇嘴道。罷啲。你這副嘴臉。快收起來。你這牢門。是屬娼婦口的。有錢就張。沒錢就閉。又通風透雨。出出入入的。胡嚼蛆。難道出入了你婆子那兩扇門兒麼。你等着。這點勾當。都在老娘身上。却有一件。等你婆子下小人兒的當兒。我也有法。叫他不通風。別的公人。便笑道。這可了不得。袁三哥。你快給他通一傢伙罷。大腳笑道。放你媽的屁。你媽纔叫人通哩。說着。領小二昂然直入。袁三乾眦兩眼。竟無如何。原來大腳。還善收生。合公人們。都有個小稀溜。當時爛腿。引大腳等。直入第三囚室。大腳是來慣的。却不理會。惟有小二。乍到這等所在。抬頭一望。好不驚心。只見衆囚舍。便似蜂房。那種污穢狼藉法。不堪入目。這時正值清晨出風。（牢中暫放犯人遊行。謂之出風。）大家蓬頭赤腳。便如一羣餓鬼一般。有的靠牆箕踞。有的三五遊行。還有說說笑笑。表示他是硬漢的。見了小二等。都光着眼亂望。小二怔忡之間。便見爛腿。撲奔

一所囚房。回頭道。梁大叔便在這裏。小二聽了。心如油沸。剛奔到柵門。只見國安頓得那條長索。嘩拉拉山響。大脚登時趕着爛腿道。好哇。你這現世報。爛腿忙道。你不曉得。大家眼目。如何不瞞瞞呢。兩人紛紜之間。小二早奮身奔入。一把拖住國安。竟自言語不得。頓足良久。然後揮淚道。咱夫婦遭此誣陷。這便怎處。國安道。事已至此。只好暫耐。你在外邊。頂要緊須探訪主人情形。俟俺一朝出困。說不得。只好將主母一切淫縱胡爲。直真主人。那時俺拚了性命。也要驅除田祿之輩哩。小二憤然道。難道襄陽官府。便沒個持公道。的。如縣裏只管含糊。俺便向府裏遞狀如何。國安道。你好沒分曉。王立猷現方縱逞教徒。咱們誣枉。豈能伸理。今不必自擾。且觀動靜。俺看官中將俺定甚罪名。俺所慮的。就是咱家主人。兩人只顧深談。小二一回頭。只見荆籃兒。置在柵內。大脚夫婦。却躲向一旁去咧。小二知他等恐防自己談話。便二面



將飯食捧給國安。一面將大腳許多好意一說。國安聽了。若有所思。便道。你去探訪主人。恐招那廝們的耳目。倒不如便託紀嫂兒。更爲妥當。小二道。正是哩。丈夫在許兄值管中。也算幸事。國安沉吟道。只恐他值管換人。然而這也是意中事。此間你不必常來。快些去吧。正說着。大腳也便趲來。於是國安深致謝意。竟力促小二等出獄而去。那大腳趲回家。慨然以探訪自任。從此供給國安。都託了許爛腿。他便不斷的趲向陳宅左右不提。且說紅英。誣陷國安之後。一時眼釘肉刺。忽然都去。好不暢快。便一面命田祿買囑袁三。就獄中害殺國安。一面合田祿馬勝等。大肆淫樂。更以餘興。棚戲陳敬。原來馬勝。自料鬧不過田祿。這當兒業已淹淹郎當的軟化咧。那知袁三這小子。是兇獍之尤。且會吃長遠食兒。暗道。這種肥實買主。是等閒遇不到的。俺一朝作翻國安。還弄甚鳥。俺且穩住買主。教他在俺手中。常常滋潤。給他個貓鼻。

上抹脛。自然乾不着俺老袁哩。於是當初次在某茶肆。合田祿交代當兒。他便欣然道。俺的冷爺。您有甚麼不明白。俺這一行。若說一顆心不歪在膀骨上。連我也不信。只要您大手大把的。凡事好辦。却有一件。咱作事莫急促。不露馬脚方妙。這其中筋節兒。俺是知道的。不然。今天來個活跳跳的囚犯。沒得三天半。便向外拖死狗。也透着不夠公事呀。況且姓梁的。硬頭強腦。不是甚麼善岔兒。須得俺慢慢擺佈。須先折磨他硬骨架。倔性子。然後餓的他塌了腔。弄的他眼睛發藍。屁股怪叫。（奇語）這患病情節完備。報上堂去。直待四老爺。（典史）並管獄二爺查驗過。並胡亂經官醫診過病狀。然後俺方可放手作事。您想這事兒。急的來麼。田祿道。如此說。由你去辦。說着從懷內掏出五十金道。這點小意思。你先收下。隨後陸續再送。袁三一見。登時沉吟咂嘴。遲疑半晌。然後接過銀包道。冷爺既出手咧。俺爲交朋友。搭上一注。

也須算着。您想合獄夥計們。都有點綴。稍一不到。定然出岔子。再如報病當兒。開銷更大。如四老爺。並衛中管獄二爺等。那一個不睜大眼睛張大口。單等這白花花的大東西。然而這時且不用提。只要您老明白下情。虧不了俺們便是咧。於是兩人別過。袁三這廝。好不從容。便將五十金。自入腰包。隔了兩天。又起發了田祿數十金。好在紅英揮金如土。並沒注意。袁三大悅。以爲國安。竟是奇貨可居。所以一任爛腿去服事他。寬假他。並不過問。轉眼間。半月有餘。那袁三已陸續擠金三四百兩。這時陳敬病勢業已一息奄奄。宛轉牀褥。跨院中。只一老汪。那紅英脚步。便稀稀的咧。陳敬自國安來侍病的時光。已有些覺察紅英。如今紅英更肆無忌憚。有時節田祿在座。兩人便公然眉目傳情。陳敬方恍然自己一向瞞在鼓裏。於是日盼國安。真如望歲。紅英只謊說國安。仍去稽察分廠。却一面裏催促田祿。叫袁三下手行事。不想袁

三。只是支吾。紅英終是女人家。不諳世故。倒是田祿。揣度着袁三用意。便尋着袁三。打開牕戶。說亮話。命他不出五日。結果國安。一總兒賄賂他五百金。袁三欣然道。就是吧。當時兩人別過。且說國安。屢得許爛腿。悄悄報陳敬病重消息。這日方合許爛腿。談話悶坐。只見袁三。橫着眼。蹺來道。梁主管。莫怪我。說你是乾鍋爆豆。俺沒造化。想你的好處。如今却有人替你打點咧。沒別的。請你高遷一步。說着。喊道。老六這裏來。一言未盡。只聽破鑼似的。猛應一聲。便有個黑黧黧的漢子。生得鷹準鵝睛。從西排最後的囚房。大剝步蹺來。爛腿一見。不由暗暗叫苦。原來這漢子。叫耶六。曾一脚踢壞他娘的脅胛。就是袁三的小舅子。兩個人狼狽相倚。一般心狠。耶六這小子。平日價不在獄中。只偃在袁三家下胡混。並合他姊子。不清不白。吃着一份小牢子的工食。專爲袁三擺佈人時。他去當劊子手。當時爛腿忙道。這差事。俺值管得好好的。

不須換人吧。袁三喝道。你真個不覺照麼。你看梁國安。被你值管以來。倒保養的好膘頭咧。有這樣舒齊所在。你也值管俺兩天。從此便不勞尊駕哩。這時耶六。業已拉定國安項索。狠狠一頓。不想國安。挺然一揚額。登時牽得耶六。向前一撞。耶六罵道。你這死囚。手起處。向國安左頰。便是兩掌。國安方怒道。你這廝。袁三從後面。早又拍拍兩腳。一路推擁吆喝。三個人竟奔那西排最後囚房。望得個許爛腿。只是發怔。又不敢便跟去瞅。逡巡之間。只聞國安厲聲大罵。並袁三跳喊發威。便見耶六。兇神也似奔出。就房外牆上。摘下大拇指粗細的紐藤鞭。不容分說。一翻身。搶入房。但聽刷刷。抽打聲中。那國安罵聲。也便越法起勁。爛腿頓足暗歎道。這便怎好。忙蛄蛄。趁到那囚囚外。向裏一望。只見袁三。高坐在柙牀旁。橈兒上。連連喝打。國安已精赤脊背。被高吊在屋梁上。那耶六藤鞭。正抽得呼呼風響。這時國安業已皮綻血

流。却咬定牙關。一語不發。袁三喝道。今日教你嘗個甜頭兒。以後有你受用的哩。於是命耶六住打。那蹲柱旁。一切設備。早已停當。是臭哄哄一桶大糞。距蹲柱一尺來遠。兩人一齊動手。由梁上解下國安。便就索兒牽就蹲柱。他們是練就的手法兒。只一瞬間。便將國安繫牢在柱。那姿式兒。非蹲非坐。只脚尖稍爲著地。頸兒揚着。腰兒哈着。兩腿拳着。簡直的一段身體。弄成三道彎。天地神聖。更難受的。便是那支屎桶。正對鼻頭。熱騰騰木樨香。薰的人幾乎氣閉。其名叫作猿猴獻菓。正這當兒。袁三忽張見爛腿。便喝道。這裏沒你的事咧。快些躲開。爛腿陪笑走進道。俺是請老總示下。東排囚房。接收甚麼人呢。說着向國安一使眼色。袁三罵道。快閉了你那鳥嘴。幹你的去。因吩咐耶六道。這廝是根扎手刺。你須小心在意。說着腆起大肚皮。昂然而出。爛腿直跟到獄門外。袁三方道。接收甚人。且不忙。你且等俺分派罷。原來爛腿。

明知沒人接收得。他這是搭趁說話。探探袁三口氣。是否還容他在獄。以便設法維持國安。當時爛腿聽袁三說罷。心下稍安。先就同夥中。一探問移換囚房的情節。盡知田祿紅英一番秘謀。不由嚇得一身冷汗。暗想道。這節事。須瞞不得小二。快去知會他。大家想主意。實出無奈。先叫他向府裏去遞冤狀。也是緩兵一法。於是一面沉吟。一面撒脚便跑。剛轉出照壁後。只見一人飛步跑來。不容分說。拖住爛腿便走。正是。

莫笑脚下並匆匆。須知各懷心腹事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許爛腿大鬧蕭王祠 梁國安夜奔槐柳院

且說爛腿。方轉過縣前照壁。却被大脚一把拖住。直奔向僻靜之所。爛腿道。了不得。這便怎好。大脚道。咳咳。真個糟咧。偏偏他又（句）於是兩口兒一

齊眡眼。不約而同的。都忙問道。難道這檔子事。你知道了麼。爛腿急道。甚麼呀。大脚也道。俺又知得甚麼呢。俺是跑來告訴你一段事。爛腿蹂脚道。巧咧。俺又何嘗不有事要說給你們哩。（寫兩人急遽之狀。神化之筆。）兩人這彼此一頂板。再也弄不清爽。末後還是爛腿。頭腦略清。便道。先說你的。大脚道。俺這兩天。腿都跑爛。爛腿隨口道。放你媽的屁。你說脚跑大。我還信些。（涉筆成趣。妙妙。）大脚也不理他。接說道。只探訪得陳二官人那病勢。日重一日。陳宅舊僕。一概攆掉。那陳二娘娘。合田祿等。成日價在演武院中厮混。今天早晨。俺又趲向陳宅大門前。只見新喪榜牌。業已擺將出來。爛腿驚道。如此說。陳二官是死掉咧。呵呀。俺的梁大叔。大脚道。說來也可歎。陳二官至死。還不知梁大叔被陷在獄。只當他又出外稽察。二官臨死當兒。已皮包骨頭。活鬼一般。那二娘娘。禁止人不許入視。竟連老汪。也攆出來。那二官拚命。



了一日夜。長號國安。聲音道啞。後來忽然無聲。二娘娘方領人進去一看。那二官已翻跌在榻下。光着身兒。死掉多時咧。說着咬牙道。你說二娘這爛污貨。不欠敲麼。爛腿猛然道。這段事。梁奶奶想已知得咧。大腳拍手道。你還不曉得哩。他如今已病了兩三日。只是昏昏沉沉。有時嚙語。有時清醒。似乎是氣鬱過甚。所以陳二官的死信。俺還沒說給他。你看這死信。可以告知梁大叔麼。爛腿聽了。登時一陣撓頭搔屁股。沒作理會處。大腳只當他是因小二病倒。心下發煩。便麼。你快別不大氣。人家（指小二）便是病在咱家。也未見得便吃嚼你一輩子哩。並且人家自到咱家。也沒袖手吃現成茶飯。不是攬點針黹作。便幫我磨鐵器。便是供給梁大叔。你當都我的錢鈔麼。你百不想想。你又沒錢。我又不曾抓乾孤老。隔個三兩天。俺便給你幾串錢。準備梁大叔的飯食。這都是梁奶奶所得的工費哩。人家還惟恐久住不便。巴巴自

在菜園房兒內居住。你如何便這等嘴臉。（小二自任饅粥一節。隨筆補出。都泯痕迹。）爛腿搓手道。你胡吵的是甚麼。如今你聽我說。於是將國安方在危急情形。一一述出。大脚不聽。猶可。一聽此話。登時噪道。這還了得。我看事已至此。陳二的死信。還瞞梁大叔夫婦作甚。索性一古腦兒。都告知他們。梁大叔也好自作準備。梁奶奶便急速去告府狀。不然。那六那廝。恐就要下手哩。爛腿忙道。悄沒聲的。就下手。還不至於。他總須擺佈得人。不差甚麼。先呈病狀。惟今之計。俺先去望望梁奶奶。再作道理。於是兩口兒。一氣奔到家。只見小二。困臥在園室中。正在寒熱交作。張目一看。爛腿夫婦。竟不大認得。依然沈睡。爛腿便道。看光景。是氣憤鬱結。陰陽相搏。你快些請醫來調治好。他再說別的。說罷。合大脚來。至自家屋內。只見壁上。掛着柄亮晶晶的短刀。二尺來長。十分鋒利。又有一柄精緻七首。置在案頭。爛腿信手拈起七首。把

玩只見鋼口絕好。是新出冶的。便道。如今梁奶奶患病。你還有暇作磨工麼。大脚道。這不是鐵坊裏的。這是人家梁奶奶未病之先。忽的看那鐵叉。只管沉吟。便叫俺將那叉。拿到鐵坊中。毀打了這兩把刀。爛腿隨口道。他用刀作甚。說着摘下短刀。猛的心中一動。便道。這刀兒俺且帶去。倘耶六那厮早晚間發作起來。俺便攬他幾刀子。給他個嘍嘴一跑。找俺叔子去。（爛腿無意藏刀。却爲國安應用。自家準備找叔子。却又成下文打發國安亡命。極變幻靈動之致。）大脚道。正是。正是。這種沒天理的鳥所在。也不是人住的咧。你看這一對渾楞兒。這副俠情熱念。也就少有。古人說得好。交道在屠沽。又道是。惟有屠沽解報恩。可見市井廝養中。儘多壯士哩。當時爛腿心掛國安。便藏好短刀。跑回獄中。先向自家值房中。藏好那刀。瞧空兒遙望國安。又已被人家擺佈到小站籠裏。將頸兒拉得挺長。囚房外有兩個耶六的心腹夥計。

正在那裏裝模作樣。這時天色業已傍晚。四下一瞅。却不見耶六。爛腿不由心下怙懣。暗道。難道他今天便去報病狀麼。這事兒真要急促。逡巡間。覓近蕭王祠。只見許多小牢子。正圍着耶六。在祠外廠柵兒下。大說大笑。一人道。咱這些時。口內幾乎淡出鳥來。今晚咱大家給耶爺賀喜。明天又是蕭王爺的生日。照例的晚半天便放假。大吃二喝。這兩場酒。咱總須渴他娘的。耶六聽了。合着兩支兇眼。一面捶着胯骨道。算了吧。這姓梁的。真是茅廁石頭。又臭又硬。嘔得人火雜雜。一肚子氣。沒得高興飲酒咧。並且這等鳥差。算甚麼喜呀。一人笑道。你看耶爺。真會鬧這股子勁兒。真沉的住氣。卽差事不消說。袁爺分給您彩頭兒。損死了。也得二百兩頭。白花花四支整寶。入了腰包。他還說算甚麼喜呢。又一人道。耶爺放心。俺們今晚是誠心致賀。並不是繞灣想吃嚼您。您合袁爺。簡直說是一個人兒。說着向大家一擠眼。正色道。俺這

話不差吧。(暗諷耶六淫姊)只要您在袁爺跟前。多照顧俺們兩句話。便甚麼情分都有咧。何在乎這場酒。只管客氣呢。耶六笑道。既如此。俺便領情。先發話的那人。大笑道。還是你會投耶爺的心縫兒。三言兩語。耶爺那顆心。便撲答聲放下來咧。衆人亂笑道。好尖嘴子。這便該單罰你一席酒纔是。難道耶爺便這等小氣。真成了四方腦袋。但鑽錢眼咧。爛腿聽了。且喜有機會。可報告國安一切。便悄悄回到自己值房。靜候消息。約摸有一更多天。早聽得耶六合大家。在那廠棚下。歡呼暢飲。爛腿不敢怠慢。剛悄悄盪出值房。事有湊巧。恰好一個夥計。拖了耶六那兩個心腹。嘻天哈地的走來。夥計道。那死囚既上櫃牀。還怕跑掉不成。你不去吃渴。可是愁哩。耶爺少時酒足後。趁着高興。一定向文廟後。睡自在覺去。你還怕担不是麼。原來袁三家下。便住在文廟後。距獄甚近。爲的是往來撻便。當時爛腿。趕忙向回裏一縮。三個人

已牽扯而過。爛腿暗喜天與其便。忙奔至國安囚房前。仔細一望。又是一怔。只見牢中小使兒。叫淘氣的。正坐在門首。撇着嘴。自家報怨道。俺連偷個菓兒吃的命都沒有。方想趁他們大吃二喝。饑空兒去抹抹嘴頭。偏又將人安在這裏。爛腿趁勢道。真也叫人氣不平。你一個孩子價。苦哈哈的。他們連這點體諒都沒有。你只管儘力子去偷吃。俺替你看守如何。淘氣一聽。登時長起精神。跳起來道。敢是好哩。好許爺等俺回來。你再走哇。爛腿道。就是吧。一語方罷。淘氣已跑出老遠。這時更聽得廠棚內轟飲如潮。於是爛腿連忙進柵。先別亮壁上油燈。從慘黯黯光中。早望見國安。直挺挺被收臥在櫃牀上。遍體傷痕。甚是可慘。一睜眼。望見爛腿。不由聳然。却是言語不得。原來他嘴內還堵着塞口。爛腿這當兒。左顧右盼。心頭滿跳。先將他嘴內塞口掏出。急急說道。如今梁大叔先莫吃驚。俺探得兩個消息。甚是不妙。怎麼辦呢。於是急

匆匆將陳敬已死。並紅英田祿秘謀一說。國安猛聞。氣痛交併。頃刻顏色大變。長呼一口氣道。呵呀。俺的主。兀的不痛煞國安。爛腿忙戰抖。掩住他嘴。道。如今大叔性命要緊。且趁這班狗男女去吃酒。等俺放掉您。大家跑他娘的。說着東張西望。便想尋石頭來砸。國安略一沉吟。明炯炯虎目亂轉。憤然道。不須如此。俺何苦又累及你。只要有機會。俺自能脫此牢籠。你且看俺饒過那個爛腿一聽。猛然想起國安。原是個虎也似的漢子。便道。如今却巧咧。只明日便是蕭王的生日。他們照例的放假吃酒。便俟明晚。看機會行事如何。國安方道得一個好字。只聽門外咕咚咚有人跑來。爛腿忙給國安堵上塞口。剛一脚踏出門外。那淘外氣已笑吟吟兜了許多菓餅。跑到便道。好許爺。真虧你作成俺。他們預備的中飯。蹶個冷子。都被俺摸來咧。你老不得一個兒麼。爛腿道。俺不吃咧。於是暫回值房。一面盤算明天怎的行事。

一面又頃聽國安動靜。虧得耶六吃得醉醺醺。摟他妹子去困覺。當夜國安得以安然。次日爛腿爬起。先就獄牆。端相良久。只見高聳聳上插荆棘。更沒有著手之處。暗想梁國安。雖有超聳本領。這等高牆。恐怕要費手脚。正在思忖。只見兩個掏拉圾的街工。携着掏具走來。一人道。你也爽快點。拉個主顧。那一人道。毛老八。你真想不開。俗語說官工慢慢磨。你便一傢伙。給他掏清爽。他不會給雙份工錢的。爛腿向前一問。却是因今天蕭王生日。獄內潔除。並掏漉牆下通外的大陰溝。原來這陰溝向裏口兒。平日價用石塊砌牢。只留碗大一孔。以備洩水。惟有掏漉時。方纔掀動砌石。爛腿心中一動。暗想這倒也是個機會。却不知今天能否畢工。於是跟街工。趲到那裏。只見毛老八。楞頭楞腦。頃刻價動起手來。那一人便唾道。難道你吃了硬鍋鍋頭。怕存食麼。咱且歇一霎。打甚緊。今天不完。還有明天。明天不完。還有後天哩。說着賭



氣子放下掏具。一屁股坐在地下。由懷內掏出根短烟筒。敲火便吸。爛腿趁勢走進。便合他東拉西扯。不多時。那毛老人將掏具一丟。也噙了嘴湊過來。於是爛腿一面變着方兒。耽延他們。一面端相那陰溝出路。直至將午。街工方啓起砌石。爛腿看光景。今天定不能畢工。暗暗心喜。便一逕的蹺回家。看那小二病勢。依然昏沉。大脚問知國安準備越獄情形。拍手道。好好。如今除此也無別法。但是你作手腳。也須小心。倘被人看出破綻。須不是要處。約摸三四更左右。梁大叔便可到咱家。俺且靜聽消息吧。於是爛腿匆匆跑回獄。便見衆夥計。業已割肉打酒的亂作一處。袁三合。鄧六。都換了簇簇新的衣服。在蕭王祠前。晃來擺去。祠前香燭祭品。都已停當。是少顏落色的一對磕頭丫。(燭名)七長八短的一束香。中間一方掀皮露骨的瘟豬肉。左配一只五癆七傷的瘦母鷄。右配一尾屈脊撇肚的乾鹽魚。還有兩根大牢棍。紫

着裏腳似的紅布條。分靠在案神以前。據說這兩根牢棍。狠關乎大牢頭的一年利市。這時合獄各色人等。不多時都陸續四集。用竿兒挑起一掛短爆竹。倚在祠前槐樹上。爛腿知要行禮咧。便趕忙攙入衆中。袁三斜睨日影道。這當兒。四老爺沒來。定是事忙。不來行禮。正說着。請四老爺的人跑回來道。四老爺沒空來。袁老總便行禮吧。於是袁三率衆叩頭畢。爆竹碎訖。鬧了一陣。只見更夫雜使人等。拿出了喝夜的怪嗓子。向袁三似乎賀祝。又似聲諾。登時七手八腳。將祭品等物撒去。原來這項東西。例歸他們享用。至於大小牢頭等。這天吃酒。端的是肉山酒海哩。當時爛腿退下來。先懸空遙望國安。居然沒受擺佈。因這天算個喜慶日。合獄人犯都邀寬假。又捱到陰溝前。只見街工們。正歪在地下。死狗似的睡中覺。砌石方啓完。掏漉積穢。還沒動手。這時天色。已到未初時分。爛腿暗喜。須臾袁三週巡獄中。分附道。這晚半天

就該放假咧。你等一切行動。並晚上吃酒。都須小心。衆人笑道。你老放心吧。但請回宅去快活。這裏都有俺們哩。於是袁三笑迷迷去。這裏大家頃刻亂作一處。有的說笑亂唱。有的攢聚賭博。還有趁空溜出。尋獄左近的私窠。子小娘兒的。惟有爛腿。有事在懷。在自己值房中。反倒頭酣睡。以便蓄足精神。夜間作事。既至醒來。業已掌燈時分。祠前廠棚下。也便擺列酒饌。大家都在那裏圍着。郎六說笑。爛腿一問袁三。還不曾來。暗喜今晚事成。八九便趁空先遁向陰溝。只見果然工沒完。那溝口兒。只用幾塊浮石暫堵。又望望國安囚房前。還是淘氣在那裏。沉吟一回。打定主意。便趲赴棚前。敷衍大家。當時大家就座。歡呼痛飲。一個個酒到杯乾。簷落如雨。不多拇戰角勝。各換大杯。伸出拳頭。都恨不得戳倒人。却是喊出來。便如蠅子嗡嗡。因在牢獄重地。按理說飲酒都不許。何況喊叫拇戰。但是大家飲興。却不因此少減。爛腿隨

意應付。時時留意。直至二更將盡。大家已渴的惺惺着眼。舌頭硬榔榔。口內  
禽娘禽娘的亂罵。還不見袁三到來。郎六便道。咱俺這酒也夠咧。不差甚麼。  
散吧。莫誤正事。大家噪道。不要緊。來來來。再豁個通關。便由郎爺那裏起。  
難道而今像說書唱戲似的。還有玦牢反獄的事麼。於是紛紛擾擾。又復攪  
起酒來。爛腿趁勢。悄悄溜出。這裏大家都不理會。正在拚命的鬩飲。只見提  
燈一閃。四老爺便衣盪來。後面跟定一個僕人。並袁三。原來四老爺。因今晚  
獄中放假。特特加查一次。袁三在家。酒足飯飽。本想合老婆睡咧。因四老爺  
忽然加查。不能不來。當時大家一見四老爺。都蹣跚跚起。四老爺拉起官腔。  
分咐幾句。小心仔細的話。便微拈鼠鬚。邁起鴨步。由僕人前引。就各囚室。巡  
過一週。仍由袁三恭敬敬送出。便命人關好獄門。上了大鎖。梆鑼響動中。值  
更人迭相警喚道。小心著。便有人接應道。知道了。那聲音幽遠沉慘。好不難

聽。且說爛腿溜回值房。不多時聽得巡邏發動。並不慌忙。他知這些更夫。照例的巡兩轉。便尋所在。去打坐更。今天大家都在廠棚吃酒。他自然是向棚左近坐打。爲的是一聲聲送入他們耳朵內。好顯他勤於職事。這光景說來。似乎好笑。不知如今許多的作官人。那一個不在上司跟前打坐更呢。要說是惱惱無華。悄沒聲的去盡心愛民。誰肯賣這份呆氣力呀。當時爛腿。頃聽一回。果然不多時。那片梆鑼。只管在棚左近。敲得起勁。便連忙取出櫃鑰。直奔國安囚室。方惦算沒法誑開淘氣。只聽黑影中。淘氣低聲道。許爺再作成俺偷些菓餅吧。爛腿一聽。頃刻便是個機靈。便忙道。俺這會子。酒多破肚哩。你去偷菓兒。沒多大耽擱。不須俺去看守咧。說着向左一隱身。似奔茅廁。暗瞧淘氣。也便竟奔廠棚。爛腿暗道。謝天地。今天機會種種湊巧。於是三腳兩步。奔到國安囚室。這次國安雖鎖在櫃牀上。口內却沒堵着。當時兩人一見。

各不暇語。爛腿取鑰。開了櫃鎖。你道櫃鎖。怎便這般投籃。原來爛腿在昨夜已經留心。那鎖是甚麼樣式。今天回家時。便在市上照樣兒買了一把。當時國安略爲活動。一躍而起。切齒道。如今可惜。只少把刀劍。爛腿猛想起那把短刀。便道。巧咧。俺值室中現有一柄。只是刻下那班男女。（指田祿紅英等）勢派既盛。又有本領。梁大叔雖是英雄。畢竟孤掌難鳴。依俺看來。不必去攙揆他。且投俺家中。再作區處罷。國安慌忙中。也沒入耳。被爛腿拖了。剛惹出囚室。沒幾步。只見遠遠的一個小黑影兒。直奔將來。爛腿驚道。淘氣轉來咧。這便怎處。國安道。不打緊。你且閃開。於是爛腿暫奔僻處。好國安真有胆智。一翻身。復入囚室。就門後蹲身伏好。須臾。淘氣一脚方踏入。國安一伸腿。登時嘆咏聲鬧了個狗吃屎。淘氣方罵道。真他娘的晦氣。已被國安跳出一把按牢。淘氣剛叫道。了不得咧。一聲未盡。國安抓起一把土。先堵牢他嘴。纔

提鷄子似的。提上樞牀。咯噔一聲。上了鎖。弄得淘氣。只好乾咕眼。國安都不管他。便尋着爛腿。直奔值室。爛腿方從暗中。摸着那短刀。遞給國安。只見廳外燈火一閃。兩個夥計。吃得踉蹌跟跟。把臂而來。一人縹糊道。郎六情着他姊子。不照面。也還罷了。怎的三晃兩晃。咱老總也沒影咧。難道他們還鬧個連牀會麼。怎的咱也插一骹體。纔寫意。那一人道。別胡唸咧。國安聽到袁耶兩人。不由殺氣橫飛。方暗想他兩個。定是都在文廟後外宅中。少時俺出獄。先結果那廝們。逡巡之間。兩夥計已到廳外。爛腿想去關門。又恐反露破綻。於是急中生智。趕忙將國安向榻下一推。自己歪身在榻。只作睡去。這時提燈已至室外。一人喚道。喂。許兄睡了麼。有涼茶。快給些渴渴。今天吃酒多。喉嚨乾得生烟哩。那一人便拖他道。人家睡的好好的。你來麻犯。甚麼意思。你要茶。等我撒給你一大泡。並且還是熱的。巧咧。還掛着好體面的酒味。冲你一

下子。管保喉嚨不燥。一人笑罵道。放屁。喉嚨便乾煞。咱大家總須啓發老總。再弄一席彩興酒吃。俺聽說那筆款子。人家業已交清。限三日之內。要結果姓梁的哩。爲甚麼咱老總。今晚那當兒纔來呢。便是在陳宅演武院中。合那俏皮小夥並那小娘兒。（指田祿紅英）交代此事。跟老總的三兒。向俺說。那小娘兒那張致法。就不用提咧。真是若要俏。一身孝。活脫就像秦雪梅吊孝的樣兒。瞞着那小夥。合不攏嘴兒的笑。直至送出咱老總。兩個人又携手回院。你想夜間光景。還用說麼。正亂着。脚下一蹶。人倒燈滅。兩個人連笑帶爬。鬧了一陣。這纔蹉跎去。聽得個梁國安。暗暗咬牙。爛腿頃耳良久。見沒動靜。這時已有三鼓左右。便合國安奔到陰溝口。兩人一齊動手。頃刻搬開堵石。爛腿道。梁大叔此去珍重。咱明天相見。再作商議罷。俺家在槐柳大院。那路徑您是知得的。國安應諾。一伏身。由陰溝蛇行而出。這裏爛腿。更不



再堵浮石。便悄然趲回值房。潛聽動靜。慢表。且說大脚。這夜裏靜候消息。直至五鼓將半。還不見國安到來。正在煩燥。只聽牆頭上。刷拉一響。似有個黑影兒。撲到房外。大脚忙道。梁大叔麼。推門一望。却是個大野狸子。見了他。哧哧豎尾作威。一拱爪兒。躍登屋頂。野風吹過。隱隱聞人語嘈雜。大脚驚忙中。開大門四望。只見一簇火光。飛也似向槐柳大院奔來。須臾已近門前。大脚趕忙縮身。關上門。由臨街高牕。向外偷張。只見四五建僕。各持刀棍。擁着個勁裝伶俐的俏娘兒。提刀跑來。忽一擺明晃晃鋼鋒。約住衆人。沉吟道。俺明明見那厮。向這條路逃下來。却怎的不見呢。衆人噪道。也許逃向岔路。冷爺已向岔路上趕去咧。如今馬爺傷勢不輕。不如且回頭料理馬爺。趕緊報官。捉人爲妙。這片所在。小門小戶的人家多。料也藏不得人。那俏娘兒點點頭。於是火燎向回路一捲。雜沓而去。張得紀大脚。好不小心頭亂跳。原來那俏

娘兒正是紅英。當時大脚料國安業已出獄。方從黑影中。覷向菜園。想望望小二。只見一條黑影。颼的聲從菜畦內鑽出。大脚罵道。浪狸子。又來嚇你娘哩。只聽黑影答話道。紀嫂兒麼。俺梁國安在此。這一聲不打緊。登時嚇得大脚一哆嗦道。呵。唷。梁大叔你好大胆。你幾時鑽進來的。他們趕你不着。方轉去哩。一言方盡。只聽有人大喝道。好哇。你誠心害人。俺可肯放過你哩。兩人聽了。不由大驚。正是。

方逞無明飛殺氣。

又從睡夢動驚魂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一回

國安越獄復主仇

馬勝貪淫遭狙擊

且說紀大脚。剛要合國安。覷向正室細問。所以忽聽有人喝叱。細一頓耳。却是園室中小二。夢囈。大脚忙道。如今大叔。且望望梁大爺再講。您兩口兒。一

個身陷牢獄。一個病魔纏身。真也是一步災難。於是合國安推門入去。先敲火點燈。國安一望渾家。止不住英雄淚落。只見小二蓬頭垢面。昏沉沉臥在榻上。四壁空空。却有些未完的針黹。亂嘈嘈置在榻旁。國安近前。摸他頭額。却火也似的發熱。兩目偶張。仍然閉緊。國安慨然頓足道。看來此病非旦夕能愈。但俺這當兒。却顧不得你咧。大腳忙道。梁大叔且自寬心。慢作計議。於是取牀衾。與小二蓋好。逡巡之間。業已五更將盡。兩人蜃入正室。國安將帶血短刀。向案頭一擲。憤然道。不想事不湊巧。却便宜了冷賊。於是滔滔汨汨說出一席話來。原來國安由陰溝爬出後。幸喜沒人覺得。頃耳一聽。四街上靜悄悄的。那文廟後。是條短街。離獄雖近。却須大寬轉。繞向衙左。國安思忖一番。便施展跳蚤能爲。聽的聲躍登人家屋脊。一連幾躍。穿過幾家。向下一望。便是一帶矮房兒。便如衆星拱斗一般。環依文廟。這些住戶。大概都是

下等土倡。專作公人們的生意。不論晝夜。大開方便之門。專給公人們。息勞解乏。放放色勁兒。頂鬮氣的纏頭費。不過二百老錢。但是學官衙舍。也夾在矮房中。因爲廣文先生。清苦得狠。衙舍塌壞了。只好租居民房。當時又有種流行語。是淫風合文風。有密切關係的。所以各州縣。凡文廟左右。總是些土倡。比戶而居。這番原理。雖然離奇。但是證以而今的文明進步。便男女防撤。鬧出許多的新奇風月事兒。只怕當時那句流行話。竟有些道理了。當時國安。略爲駐息。輕輕跳落。一氣兒繞過文廟。早望見袁三宅舍。便撲進牆左邊。略略頃聽。一翻身躍入牆內。只見二門雖閉。從垂花門樓上。還浮出燈光隱約。却聞得有個婦人。歪聲浪氣的道。小翠兒呀。你將狗關在後院。便在後院房中睡罷。說不定人家冒失鬼似的跑回來。便須偎在你房中哩。便聽得一個丫頭。一面打呵欠。一面笑道。你老人家。有的是本事。大海大量的。都收容

了不好麼。又找尋俺們作甚。這會子高情大意的送人情。只怕明天一轉臉。便搭拉的一布尺長哩。婦人笑罵道。等我撕你那張肥嘴。於是步履響動了。頭嚙嚙的叫着狗。那聲音已入後院。接着簾鉤微響。吱扭聲一掩門兒。婦人笑道。今天獄中吃酒。俺只當你來了哩。一男子道。俺酒已吃得八成。不想四老爺溜進去。所以我懸空兒也便溜出。不然你合姊夫這時光（句）婦人唾道。賊形兒。今晚你姊夫已將那筆錢弄到手。等我合他說。多分給你些。却是受人錢財。與人消災。你絆着姓梁的。可是小事哩。今天獄中。大家都渴的醉猫似的。你該格外小心。不溜出來纔對哩。男子笑道。俺本想不來。只是一時間困不去。所以信脚又來咧。婦人一笑。便聞一陣子掃榻安枕。窸窣有聲。國安聽至此。怒不可遏。便提輕身勢。一縱身抓住牆檐。身兒一旋。業已偏落院內。只見正房東間內。燈火明亮。趨就牕縫一張。只見那郎六正赤條條

仰臥在榻。婦人却廠披短衫。光着白生生下身。坐在榻後馬桶上。一面笑道。你只知合姊子要錢用。你那裏曉得。俺合你姊夫。怎的磨嘴皮呀。如今案頭上那包銀兩。約有五十多兩。便是前兩日。你姊夫給人家下傢伙（半頭得路。鬆犯人刑具。俗爲下傢伙）得來的。如今俺把給你。等你應分的錢到手。須先還此項。再者你也老大不小的咧。儘管浪蕩到幾時。有了錢。別胡花了。也該積趲些。說房老婆。成個人家。難道你佷靠姊子一輩子不成。耶六笑道。像俺們這等陰騭。還想作甚麼人家。如今現成放着姊子。不但不用俺給養。還養活着俺。俺現鐘不打。倒去鑄鐵。俺還沒愁透空哩。再者俺這營生。結仇落恨。說不定這顆腦袋。一言未盡。只聽房門哢嚓一聲。耶六方驚問道。誰呀。就這聲裏。國安飛步搶入。一把揪住耶六辮髮。短刀一起。便攔在他額兒梗上。這一傢伙。冰涼挺硬。嚇得耶六倒抽一口涼氣。抖着道。梁大叔。梁祖宗。

這通不干俺事。都是俺姊夫袁三。(句)國安喝道。俺正尋袁三那厮。他在那裏。耶六道。他還在。(句)一個獄字沒出口。國安手勢一按。耶六手足一札煞。頭顱滾落。咕嘟嘟項血噴出。國安就榻幃上。略拭短刀。一望那袁三老婆。依然高坐馬桶。沒事人一般。原來業已嚇癡咧。國安走去。一掌拍醒他。喝道。如今袁三。究竟在那裏。你若虛言。俺便是一刀。婦人道。他他個真在獄未回。不然俺兄弟。他敢。(句)國安喝道。沒人偷的東西。俺今不屑殺你。却也饒你不得。於是揪住髻兒。提到榻前。割帳帶將他綑牢。堵上他的嘴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舉起他。向耶六尸身一拋。拔步要走。忽一沉吟。竟取了案頭銀兩。揣在懷內。一逕的越牆而出。側耳獄內。並沒動靜。於是施展開飛行術。直奔陳宅。他在獄中。竊聽兩個醉夥一番話。知田祿紅英。都在演武院中。所以並不遲疑。直奔將去。不想馬勝這小子。活該倒運。緊趕慢趕。却去挨頓刀子。原

來馬勝自屈服於田祿之後。也只得去學柳方中。抱入粗腿。紅英本沒厭惡他。所以他還能合田祿平分春色。自陳敬死掉後。他越法去巴結田祿。演武院已成他三個人取樂歡笑之所。馬勝是沒一日不去踏腳的。這日晚上。紅英將賂金交付袁三。心下暢快。便合冷馬兩人。置酒歡飲。一面調笑。一面談起教務興旺。好不有興。馬勝便道。像梁國安這種人。真是找死。你想教主將來還要幹驚天動地的事兒。豈是尋常娘兒們。容人拘束。你一個奴才家。還擗倒那裏去。說着。向田祿笑道。所以俺如今咬破這顆豆兒。惟有拜倒教主鞋尖兒下。漫說教主。就是教主心坎兒上。溫存。眼皮兒上供養的人。俺一般不敢擗着他哩。呵呀。冷兄。你那頓拳頭。教訓的俺。好不親切有味呀。說罷。聳起肩兒。哈哈大笑。將田祿面前冷酒。一飲而盡。獼猴似斟上熱酒道。冷兄。吃杯熱酒。冷酒入肚。不自在的。又隨手用袖兒給田祿彈肩塵。紅英見狀。心



下頗覺舒齊。便笑道：「這便纔是都是自家人。爲甚麼見了烏眼鷄似的呢？你不怕人家捶你？只管吊猴兒（俗謂滋事也）。」馬勝笑道：「俺可不那麼渾蛋咧。紅英聽了。登時杏眼斜睨。咬着唇兒。似嗔似喜的道：「咱們打開板壁講亮話。無論他是誰。只有聽俺指揮的。若都任性兒吊猴。咱連這教務。也就不幹咧。」（隱然渠魁口吻。所以成亂。）說着斜軀香軀。微微含笑。那淺暈梨渦。被酒力一烘。早透出幾分春色。馬勝見了。登時心頭痒情情的。便趁勢連灌數杯。趨着脚子。跣起來。跑向榻歪身便睡。其實他心頭清醒白醒。微開眼縫。便見田祿向紅英笑道：「你看他不肯去咧。那麼今夜俺尋香雪困去。難爲他方纔跳花臉兒。也須給他個面孔。可惜俺那秘藥。今夜沒處用咧。」紅英笑道：「快去吧。明天莫忘掉催促袁三辦正事呀。」田祿應諾。便匆匆一逕出院。這裏馬勝聽得田祿履聲方絕。便一咕嚕爬起。不容分說。竟跪倒紅英膝前。冷

不防倒將紅英嚇了一跳。因笑道：「你這鬼八卦，俺早明白。如今田祿去咧，又裝這醜樣兒作甚？」馬勝道：「我的娘，請你將那秘藥賞俺用些不好麼？就俺這本質，再用了藥，可知妙得緊哩。」紅英聽了，只好格格的笑，當不得馬勝涎臉得兇，只抱定紅英腿膝，再也不起。紅英笑道：「爲你這廝，還須俺到內宅去取那藥，說着腿兒一抬，將馬勝鉤將起來。兩人倚偎坐定，又吃過幾杯酒，都有些春興勃勃。於是紅英翩然起出，這裏馬勝便喚過門房中俊僕羅仁來，撒酒饌。這羅仁只有十八九歲，生得柔媚，便像個女孩子。自入陳宅，便成了大家的弄童。當時羅仁撒罷酒饌，便泡茶掃地，剪燭鋪牀，一面合馬勝說說笑笑。馬勝酒後，本沒正經，又因紅英翫去良久，還不見回，他便隨手抱住羅仁，一陣肉麻。酒後之餘，馬勝如何肯安生？那羅仁也不敢違拗他，不消說，兩人醜態百出。一個是姑作消遣，一個是不容不從。馬勝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

鬧的體倦不支。方合羅仁沉沉睡去。如今按下這裏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國安提短刀飛奔陳宅。那演武院本是宅西的跨所。他便直奔西牆根。他知田祿住室。還在廠廳之後。便一逕北奔去。從疎星耿動中。望見廳前那株老槐。便駐足略爲頃聽。一聳身。躍登牆頭。恰好那老槐一支橫柯。離牆頭不過二尺來遠。國安就牆上穩穩氣息。雙足一迸。業已雀兒似飄落柯上。不想樹上有個老鴉巢。當時撲刺刺一陣驚噪。國安忙就枝葉茂處。隱住身體。待了一霎兒。方想緣樹而下。直奔廳後。只聽二門口有人唧噥道。真喪他娘的氣。小羅子只管不來。俺一個人兒。業已毛不登時。(恐懼之意)這羣瘟鴉兒也來嚇人。等俺明天掏淨鴉雛兒。且燒肉吃。說着呵欠連連。蹙向門房。國安聽語音。是小僕祥子。當時也不去理他。便悄悄下樹。竟奔廳後。他雖一腔義憤。因田祿紅英武功絕倫。却也不敢冒昧。當時國安提輕步勢。便如蜻蜓點水一望。

聽戶。業已下幕。那燭影兒。還哢哢亂閃。再望到室門。却虛掩在那裏。於是國安一挫身。趨就門右。先偏着身兒。用刀尖一點那門。只聽吱扭一聲。國安趕忙竦身挺刀。目無旁瞬。夜行人的規矩。除投石問路外。這一着兒。叫作叩洞引狼。因爲敵人偷或覺察了。趁他冒然出戶當兒。便可刺取其首。當時國安拉回架式。不見動靜。不由暗喜道。合該俺國安爲主復仇。於是慢慢推開門。先探進短刀。四外一揮。然後趁勢湧身而進。一擺刀。掀起裏間軟簾。眼光到處。不由怒從心起。喊一聲奔將去。唳嚟嚟便是一刃。只聽呵呀一聲。早有人健躍而起。正是。

滿擬一刀兩除憾。

誰知有李代桃僵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紅英奮勇追壯士

許聿荐客赴京營

且說國安挺刀搶入裏間。便見榻上並臥着一雙男女。女的俏臉兒。側現於外。那髻髮却爲帳幃遮住。那男的掀鼻張口。仰着個醜臉子。却是馬勝。國安大怒。略爲沉吟。短刀一舉。噹啷聲觸響帳鉤。大喝道。且先結果你兩個。聲盡刀落。哧嚟嚟紅光崩現。只一剎那間。馬勝却一聲怪叫。赤條條翻落榻後。但是肩項之間。早以鮮血淋漓。原來榻後面有道布幃。幃後面另有一間雅室。却有後牕。當時馬勝幸從夢中驚醒。猛見國安短刀已到。虧得那刀短些。他又忙向裏一翻。所以只斫傷肩項。當時馬勝翻落後。不暇他顧。方撕掉一片布幃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國安已繞榻趕到。刀勢一挺。向馬勝後心便刺。馬勝情急。喊一聲躡出布幃。一回手抖動幃布。向國安當頭沒命的一拋。也是他命不該絕。只國安撕擄那布的當兒。他颺一聲躍登牕案。拍嚟一脚。踹落牕戶。那牕樞的斷岔兒。參差支拄。便如鋒刃一般。馬勝逃命要緊。便咬咬牙。向牕

洞一鑽。只聽哧拉一聲。馬勝通身便如刀割。血人兒一般。大叫着跌翻廳外。頃刻間痛極漸暈。那如國安轉向堂屋後門當兒。一眼望見榻下頭顱。却是羅仁。不由氣憤得略爲發怔。只管按刀沉吟道。難道田祿等不在此間。及不在此。一定是在內宅。須作速趕去。正這當兒。恰好馬勝呵呀醒來。不管好歹。向院後牆便跑。國安猛聞殺氣又起。忙由堂屋後門。挺刀趕去。馬勝見事兒不妙。只得把心一橫。一眼張見靠牆廁所。有把糞杓。於是抄在手。轉身對敵。這一路吆吆喝喝。早驚動內宅中紅英。原來紅英跑去取秘藥。只見香雪等還沒安歇。一問田祿。香雪道。他到此。吃了一盞茶。說是要尋那個袁三交代事兒。紅英聽了。料是催袁三早些行事。便合香雪閒談一回。又慢慢尋出秘藥。方要拔步。猛聞演武院中似有人喊了一聲。他只當是馬勝撒酒風。也沒在意。不想接連着碎訇亂響。少時竟喊喚越兇。竟有國安的語音。紅英大詫。

百忙中摸頭不着。便匆匆摘下寶刀。不暇從前邊轉繞。便一逕的蹺出內宅後門。西去數十步。便是演武院的後牆。這時確聞國安大喝道。好你一班混賬男女。同謀害我。又擺佈煞俺主人。不要走。且先拿你開刀。紅英一聽。料是獄中有了岔子。於是一擋香軀。登時躍入院。只見國安一口刀。上下翻飛。已將馬勝殺得萬分危急。馬勝手內只拿着半截短棒。還在那裏支持。一見紅英。忙喊道。快快來。說着蹣跚一撞。直挺挺僵臥於地。這時紅英。一擺刀。連忙接戰。方喝得一聲。好你這奴才。國安短刀。火雜雜就地一斫。躍起丈餘。大呼道。主母聽真。這時國安。喚你一聲主母。便盡俺爲僕之誼。從此你我主僕義絕。呵呀。田紅英。你端的須還俺主人命來。（凜凜義憤。足泣鬼神。）說着。虎也似奮勇撲上。這一路縱橫擊刺。竟將紅英殺得手慌脚亂。說到此。這情節似乎不合筭兒。怎麼呢。紅英那等武功。斷非國安能敵。豈有手忙脚亂之

理。讀者諸公。且試猜其中緣故。也讓做書的喘喘氣兒。於是有的道。這不難猜。定是紅英酒後疲乏。或是自陳敬死後。越法恣意淫樂。弄得沒精神吧。又有人道。不然。不然。紅英本天生怪物。所稟異人。酒色如何能困他。想是猛見國安。又驚又訝。又夾着是個悶葫蘆。因此諸念紛乘。所以獐狎間。整不起精神。作者道。這兩番說法。雖也沾譜兒。却還似是而非。古人說得好。師直爲壯。曲爲老。你想紅英所作的傷天害理的事。幾句話被國安當面喊出。剎那間。良心被刑的當兒。他無論是怎樣的悍狠人。一定精神上暫時萎靡。況且國安義憤填胸。生死不顧。不論武功。便是那壯烈之氣。已足使紅英手忙腳亂了。再換個話兒說。便是國安理直氣壯。紅英賊人胆虛哩。閒話少說。且說紅英。聞國安一番話後。不由氣餒。却是一轉眼間。悍氣立振。將寶刀舞動。真賽如風鳴雷掣。不消數十合。國安如何當得。正在危急。只聽廠廳前一班健僕。



喧呼而來。火燎之光也。便上燭空際。原來那門房中的祥子。聞得鬧事。也便去喚集健僕咧。當時國安被紅英逼得走頭無路。馳逐間已近後牆。紅英喝道。那裏走。一刀斫去。國安健跳。從斜刺裏用一個燕子穿雲式。一擡身躍登那靠牆的毛廁。紅英一縮步。方要跟上去。猛見院中火光亂抖。健僕忽喊道。冷爺麼。快些救起來。紅英心頭略一模糊。腳勢一慢。那國安趁勢便越牆而去。這裏紅英急於追去。當不得衆健僕只管亂喚甚麼冷爺馬爺。鬧的紅英略爲沉吟。及至忙越牆趕去。只見國安已去得老遠。於是脚下加勁。苦苦一追。原來衆僕不曉得馬勝在院。只認是田祿幹了捍咧。當時大家救起馬勝。只見已渾身是血。氣息僅屬。於是分兩人扶馬勝入室安置。其餘健僕早開了院後門。順着紅英喊喝之音。一路趕來。且說紅英施展開陸地飛行的本領。和衆健僕一氣兒追過幾條街坊。剛走到岔道上。一座石坊前。只見田祿

由縣前那條路上。飛奔而至。大叫道。壞咧。如今梁國安越獄殺人。現在官捕業已四出追緝。咱須準備他作手脚。今你等（句）紅英忙道。俺正是去趕那厮。田祿聽了。更不答話。忙奪過健僕手中一把刀。紅英道。你我快些分頭去趕。田祿身形一晃。已向那條岔路。這裏紅英依然率衆前進。原來田祿去尋袁三。正值縣衙前公人喧鬧。那個四老爺。禿着頭兒。披一件女衫兒。慌得鞋都沒穿。正在獄門前。揪住袁三。只管大批耳光。哭着亂跳道。俺在部裏。當供事三十多年。你太太給人當老媽兒。只差着沒管上坑。熬油似的。纔燻到如今前程。被你這厮。輕輕送掉咧。田祿大詫。就人一探聽。偏巧那人是個黏皮帶骨的慢性先生。因笑道。你這相公。三更半夜裏。不去困自在覺。打聽這沒要緊作甚。他們（指四老爺袁三等）平日價。慣給人小鞋穿。也該有人給他小鞋穿穿。您瞧着。明天丟官革役。都該回家抱娃子去咧。田祿忙道。到

底是怎麼回事呀。那人笑道。其實也不算回事。不過縣官耽點處分行套海捕的公文。也就一天鳥事完畢。便是今夜。有個獄中人犯。不知怎的。竟忽然脫了櫃牀。反將個看守的小牢夥。置在櫃牀。他竟從陰溝內鑽出去咧。可笑袁三。這當兒纔查覺。正說着。獄前又一陣亂。便見一個衙中幕友。合管獄二爺。由獄中勘查了。匆匆而出。這時縣捕。也便帶領夥衆。各執器械。打起亮子。分路而去。田祿急問道。咳咳。這犯人姓甚麼。叫甚麼呀。說說那人笑道。你們讀書人。倒是急性子。也須容人想想。因搔首道。想起來咧。說起此人。狠有名頭。咱襄陽意氣朋友。提起他來。都豎大指。便是陳二官人門下的主管。梁（句）一語未盡。只見田祿。回頭便跑。招得那人倒笑道。你看年輕人兒。多麼古怪。他審賊似的問俺半天。剛要說張三李四。他倒跑掉咧。且說田祿。一氣兒轉向陳宅。便怕的是國安要作手脚。恰巧在岔路口。正遇紅英。一見紅

英樣兒。早已有些瞧科。所以草草數語。便分頭去趕。如今且說國安。由那岔道。直奔槐柳市。雖然脚下如風。當不得紅英飛行甚速。屢次回頭。見紅英相距越近。幸得紅英跟前。有火燎耀目。反倒有碍瞭遠的目力。須臾將到槐柳市。這所在竹樹最多。國安一折身。隱入道旁一片竹林。身兒一伏。鑽入叢篁密篠中。方一屬息。便見紅英等風馳而過。直奔街市。這裏國安不敢久停。恐他蹙回搜覓。細看穿出竹林。便是一條蜿蜒小徑。直通那街市的後身兒。十分幽僻。於是國安出得林。便奔小徑。那小徑合街市大道比起來。是個弓絃勢。當紅英剛入街口。國安已到大腳家後牆邊。急忙跳入咧。當時國安說罷。便跼起向大腳。深深一揖。道。俺夫婦承你兩口兒。諸凡維持。刻骨難忘。只好異日圖報。今許兄不能便來。俺也不及面別咧。說着由懷中取出那包銀兩。置在案上。道。今俺在袁三家中。取到這不義之財。便留作房下給養之用。他

生死由天。俺也管不了許多。說着提起短刀。就要拔步。大腳忙道。梁大叔可是氣愣怔咧。這當兒官中連夜追輯。想正鬧得馬仰人翻。沒的既脫了鉤。又撞入網。況且您投奔那裏。也須定個方向。您快定定神。等俺那日子回來。大家從長計議。正說着。喔。喔。雞聲業已唱動。大腳道。您看天光。就要大亮。這會子。官中公人們正在風風火火。如何去趁他高興。官中辦事。都是屬王八撩蹶子的。有前勁。沒後勁。只要事兒一冷。便沒人管閒賬咧。國安聽了。只得耐性暫待。他在牢多日。備受苦楚。這時身體一倦。便就廂室中酣然一覺。直至將午方醒。忙問爛腿。還沒來家。大腳懷着鬼胎。惟恐爛腿。或露馬脚。不是要處。方緊緊鞋脚。囑國安好。生留意。自己溜溜瞅瞅的。蹭出門。想赴縣前探探消息。只見鄰舍家兩個小廝。拉手跑過。一見大腳。便喊道。呵呀。許大娘了不得咧。俺許大叔還沒來家麼。今夜獄裏跑了差使。並且大牢頭袁三。的鼻子

郎六。也被人割掉頭。俺聽說官兒着急。已押起個牢頭來。可也不知是大的。是小的。（嚇煞）大脚聽了。方嚇得腿子發軟。只見那個小厮笑指道。你平白的嚇許大娘作甚。兀的不是許大叔來也。說着兩個人風馳而去。大脚忙望時。果見爛腿。慢條厮理的奔家而來。一只手中。提了一串油炸燴。一只手提着酒瓶。更掛着兩尾鮮魚。還顛頭播腦。口內亂唱道。

有酒須醉襄陽春。有錢慢道可通神。呀呀呀。君不見。惟有感恩並報怨。千年萬載不生塵。呀呀呀。呀。

一路胡唱。笑吟吟。蹙進家門。先向大脚一飛眼風。然後道。來了。吧。（指國安）大脚點頭。兩人厮趁進門。大脚連忙關好。爛腿將所持物件。遞給大脚。然後撲答聲。坐在院石上道。呵呀。俺的佛爺桌子。如今俺腔子裏。纔似平有心咧。大脚道。你只管不來家。俺正在發慌。却被小行行子嚇人。這麼一跳。這當

兒心似馬抓。難爲你還弄些吃食物來。爛腿道：你曉得甚麼。俺這故示從容。正是避人眼目。不然你由獄中慌張馬似的向家跑。那還了得。作公的那眼睛。好不歹毒哩。正說着。國安由廂室趨出。爛腿一見。連忙搖手。於是二人相與入室。國安先述罷自己出獄後的作爲。爛腿道：可惜昨夜。只拿耶馬兩個當了災。如今袁三。現已被押。官中現正文各處。便是陳二娘娘。今早便遞了呈辭。說您謀刺主人。誤傷馬勝等情節。這當兒。只宜潛伏。聽聽消息。再作道理。您如果沒處投奔。俺倒有個所在。刻下俺叔子。現在京營。等俺給叔子寫封信。您投向那裏。倒也不錯。刻下額經略平苗旋師後。提拔起楊遇春一班人。都是龍超虎躍的脚色。現方大整營務。刻意來材。梁大叔這等本領。如到那裏。還愁沒生發麼。說不定。將來發達了。鬧個十來品的大武官作作哩。大腳笑道：你還有心搭騰胡謔哩。既有十來品的大武官。爲甚叔子叫你去。

你倒似癩驢上磨呢。爛腿笑道：俺這等草料，會甚麼呀？但是梁大叔去時，還須更易姓名。只好臨時再說。正說着，只聽外面有人喚道：許頭兒，官兒傳喚哩。爛腿大驚，忙跑去。先就門縫一張，只見却是值堂的公人。逡巡之間，那公人已叩得門一片山響。爛腿只得硬了頭皮，連忙啓門。公人道：官兒升堂咧。喚你就去。爛腿忙一整神，陪笑道：是那麽您且歇一霎罷。公人道：不得閒咧。咱就走吧。說罷，立楞着三角眼，狠透醜。爛腿沒法兒，只得請公人暫候。連忙跑回，向國安道：如今官兒喚俺，怕那事有些不妙。梁大叔千萬小心，不可輕出。因向大脚道：俺去後，你隨後也到縣前，探俺消息。倘有不妙，急速告知梁大叔。趁今夜黑夜裏，逃赴北京便了。說着手忙脚亂，尋了半張舊紙，又從大脚奩具中，摸了半天，摸出指頭大一塊畫眉的烟墨，吐口唾，就案角便研。這時大脚忙從針滯包中，尋出一支描花樣的禿筆，倉慌中一拔筆帽。



筆頭兒又掉咧。正在忙作一團。那公人又叫道。喂。老許呀。別只管慢騰騰的咧。袁頭兒等。並淘氣。早就到堂。竟等着你哩。（嚇煞）這句話。不打緊。大脚登時抖着吐舌道。這光景。你去不得咧。你合梁爺。快從後門逃走。有甚麼事。待俺合他們鬼混去。（大脚俠氣。正復可敬。）爛腿一面搖手。一面顫巍巍拈起筆頭。胡亂蘸墨。便白字連篇的寫了數行。自在體兒的字。只是寫到國安名字。只急得他抓耳撓腮。再也不想不起改個甚麼名兒好。偏搭這時。那公人又扣了兩記門。大喊道。你這不是安心麼。爛腿猛然有觸。因奮筆寫道。今有姪友安國。哈哈。你看這位先生。搜索枯腸。出身臭汗。只將國安。倒了個兒。畢竟沒想出一個字來。然而已預爲國安馳驅皇路之兆。這份才情。也就很難爲他了。當時爛腿。草草寫畢。折疊停當。方交給國安。只見那公人。三兩步。跑入院。大脚連忙跑出去。擋住室門。道。喲。怎麼咧。誰家沒有內外呀。公人

發話道。豈有此理。快些吧。許大爺。若再磨坨子。（俗謂耽延。）俺跟你挨頓屁股板子。纔不值哩。爛腿一見。忙由大脚肘下冲出。連連陪笑道。老弟莫急燥。俺因方纔買了兩尾魚。囑咐你嫂子整治整治。今晚咱哥兒倆喝個夜酒如何呢。公人道。得咧。俺的許大爺。你真是房上發火。都不着忙。說罷拉了爛腿。如飛而去。這裏國安合大脚。好不怙恠。國安憤然道。紀嫂兒不必着急。如果事兒發作。俺定當赴官自首。決不牽累許兄。大脚道。您快別作此無益之想。俟俺少時去探。自然明白。說罷。忙忙炊飯。合國安用罷。到園室裏一看。小二。仍然昏沉沉似睡似醒。便隨手取了原服的藥方。準備打藥。囑咐國安。緊閉門戶。便匆匆直奔縣前。這裏國安。一面照應小二。一面提心跳胆的。且候消息不題。且說紀大脚。邁開健步。一氣兒蹇到縣門。只見衆公人。三五成羣的正在大堂前。蹇出蹇進。時或交頭接耳。大脚仔細望去。偏偏其中沒個熟

識的人正在躊躇。便聽得二堂上吏役吆喝。刑杖響動。並挨打的哀號之音。紛紛並起。大脚一聽。不由心頭亂跳。便向一公人陪笑道。大叔辛苦咧。今天大老爺審的甚麼案子呀。那公人一瞅大脚結束。知是城關左近的人。便笑道。咱們都在城關住。難道昨夜鬧的天都翻轉。您通不曉得。這便是因獄內跑差那檔子事。老爺疑心大小牢頭們。說不定便有合該犯通氣。並得賂縱放等事。所以今日重刑嚴訊。一經訊出。登時便是個掉腦袋罪名。大脚聽了。不由一個整顛兒。呵呀一聲。只見一個公人。用大帽子搨着汗。匆匆跑來。正是。

乍聞險語動驚魂。

又見隸人傳戲語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脫樊籠僑裝亡命 聞警信泣血尋仇

且說大脚方驚得要溺褲。失聲道：「呵呀！真利害！」只見那來的公人向說話的公人道：「老哥脩點好，替俺站站班去。」王八蛋說瞎話，俺從老爺升堂，直着脚子，站到這當兒，兩支鳥腿子，又麻又木，外掛着酸漲痛硬哩。說着，望見大脚登時作鬼臉道：「呵呀！大嫂子，你來的真真妙，煞個人，快給俺捻捻搭搭，叫俺舒服一下子吧。」便是教俺叫你聲小媽兒，都使得的。大脚仔細一望，却是壯班上的劉姥姥。諸位聽明，這可不是醉臥怡紅院的老太婆。皆因此人，是個諧裂鬼。見人便開頑笑，每逢城關裏扮演社火，姥姥背外甥，那檔子會，定是他一個人兒跳猴。（按該劇只一人裝飾如醜婆子，戴假面具，負木娃，持大紙扇，圓如笠，且舞且擊扇，蓬蓬作鼓聲。）因此人都呼他爲劉姥姥。他且是臉愁皮厚，每逢在關帝廟前，遇着人，必要謙遜道：「家裏待茶呀。」因俗呼關帝爲老爺之故，人家方笑道：「你這嘴臉，只好給黑將軍（周倉）作老婆，如何。」

唐突關帝呢。那裏曉得。他暗含着長上兩輩去。將人罵透咧。他少年時。大年  
初一。給大姆嬸嬸等拜年。紉着臉子。恭敬敬作出要叩頭樣兒。諸嬸姆隨口  
道。擱裏兒吧。（擱字俗讀爲高。擱禮與高禮音同。當時諸母。蓋命其高禮。如  
長揖之類。不須下跪爲禮也。）他躊躇道。擱裏兒。怕使不的吧。諸嬸嬸道。使  
的呀。他道。既這麼說。俺就給您擱裏兒。說罷。一揖便跑。諸嬸嬸細一咀嚙。擱  
裏兒三字。不由又笑又罵。當時大脚。見是劉姥姥。若在平日。心裏板也似的。  
自然是口給交與。惟恐不工。但這時光。大脚却來不及。一望先那個公人。業  
已趔去。便一把拖住劉姥姥。向僻靜處便跑。劉姥姥低喊道。你們快來呀。如今  
世界顛倒顛。這婆娘要强姦俺哩。衆公人望見都笑。大脚也不理他。直拖至  
馬王廟後。劉姥姥道。這所在沒人來。還不可以麼。大脚忙道。收起你那貧嘴。  
我且問你。如今俺當家的。到堂怎樣咧。可還沒有牽累麼。劉姥姥正色道。俺

雖平日價口裏噴糞嚼蛆。今天您爲正經事。問到俺。俺可不敢胡說白道。實告訴您。俺出來的當兒。俺許老哥正合淘氣。粗頸子紅臉的分辨哩。淘氣那小子。一口咬定。說鬧事的前一夜。許老哥曾替他看守了一雲兒犯人。鬧事的那夜。他去偷菓餅。又遇着許大哥。形狀倉皇。要去出恭。及至他偷菓。還回。便被犯人網捉咧。許大哥只說這兩件事。如何便見着合犯人通氣呢。老爺聽了。喝道。你們這班人。都犯着嫌疑。俟俺仔細查訪。逃犯在城關潛伏。都未可知。今且須重責你們。說着拍案喝打。大腳道。呵呀。劉姥姥道。大嫂別忙。那當兒。俺因腿子點的實在不作主咧。值刑人上堂時光。俺已臉子朝外。溜將出來。你若問這頓板子。落倒那位屁股上。俺可不敢妄語。袁三自然在堂。還有別位小牢頭。都在研問之列咧。正說着。只聽大堂前人喊道。劉頭。於是劉姥姥高聲忙應。如飛而去。這裏大脚。怔了良久。暗想官兒有查訪城關之語。

自己家中。淺門窄戶。偷被作公的。揀着踪影。那還了得。須素快打發國安上路爲妙。想到這裏。匆匆回步。剛到大堂前。只見四五公人。架定袁三合淘氣。呻吟而出。都被打的一絲兩氣。大脚不暇細看。便一氣趲轉家。向國安一述情形。國安慨然道。既如此。俺須自首。豈可累及許兄。大脚道。不須如此。俺料俺丈夫。不過跡涉嫌疑。大不了只有羈押幾天。或枷打示懲。倒是您作速赴京爲妙。國安聽了。不由仰天長歎。大脚道。梁大叔不必掛念。這裏梁大嬖。都有俺夫婦照應哩。國安歎道。俺並非爲此。俺爲主刺仇不成。如今那厮們。既經此變。定作準備。一時間不能快意。所以可歎。大脚勸慰一回。連忙趲到窮市上。給國安置備一份行頭。挨至天晚。用過晚飯。便將國安裝扮起來。頭戴黑黃色硬簷舊毡帽。穿一件褐色破短衣。下身是土色粗布大脚褲。足踹多耳草鞋。背了個小包。裹了短刀。手持一根未經刮磨的細鐵杖。又取竈烟。

就他面項之間。略爲搽抹。裝畢一看。活脫是個鐵坊中的伶俐學徒。大脚道。少時您混出城去。倘有人盤問。只說是槐柳大院鐵坊中人。便萬無一失。國安應諾。向大脚深深致謝。便要拔步。大脚連忙取過那包銀兩。道。您盤費沒帶。如何便去。國安道。俺只帶十餘金。便足用咧。其餘都給紀嫂留用。說罷打開箱。取起幾錠碎銀。裝入包裹。大脚也不謙讓。只道聲珍重。相送出門。眼看國安身影兒踽踽去了。方十分歎息。將要關門。只見國安重復趑躅。大脚猛然想起。不由失聲道。您看俺糊塗煞咧。如何忘了梁大嬖。可惜他這會子。依然昏沈。竟不能夫婦敘別。國安道。俺竟不必去看他咧。將來他那病。幸而得好。俺有幾句話。便煩紀嫂寄語。須知俺梁國安主仇未報。此心不死。日後倘得際遇。定然爲主復仇。好在他（指小二）亦受主人深恩。定知俺這番用意。（微逗下文。小二兩刺紅英）還有一節。俺主人若下葬後。千萬囑咐他。



消消去哭奠一番。因俺國安不能親來哭拜了。說罷。虎目中痛淚直瀉。正這當兒。却聽小二軟軟的吁了一聲。大腳道。好巧。梁大嬸似乎醒來咧。萬一他清爽能認人呢。於是合國安直入園室。只見小二還是縹糊糊。一睜眼望着國安。似乎笑了笑。將那飛蓬般的頭。就枕上偎一偎。兩支手一撫心口。（點出同心之意。）忽的兩臂一奮。瞑目大叱。拳頭一伸。恰好枕畔壁上掛着一面鏡兒。這一來。被打落地。竟跌作兩半清光。（夫婦永訣之兆。）國安見狀。只有長歎一聲。回頭便走。大腳跟送去。關好門戶。這一夜驚驚聳聳。既掛念爛腿。又怯憊國安。百忙裏還須料理小二。鬧得通夜不寐。次晨絕早。先跑向縣前一探聽。知爛腿昨天並沒受刑。不過須監押些日。大腳放下心來。便到押所。探看爛腿。趁勢將國安已去一說。爛腿道。好好。他遲延着。也怕是鬧是非哩。如今幸得陳二娘娘正忙着料理夫喪。又有些教務纏繞。他一定不暇。

促官轄人。並自己派人訪查哩。但是梁大嬖病不見好。俺又一時出不去。咱家中只好你自己當心咧。大脚點頭。當即離了押所。趲轉家下。便逐日供給爛腿飲食。並押所費用。又一面求醫藥調理小二。過了數日。竟漸覺清醒。大脚因他初愈。受不得大驚惱。便索與將國安許多事。並陳敬死信。暫且瞞過他。過了幾天。聽得袁三在獄。自戕死掉。他婆子席捲所有。跟所歡快活去咧。耶六那具分家的臭尸骸。埋在城外官地上。也被野狗拖爛。大脚暗暗念佛。這且不提。且說紅英。那夜裏會着田祿。兩下裏都不見國安。只得匆匆轉回。一面斟酌報官。一面掩埋羅仁。細看馬勝傷勢。真也不輕。一支眼睛。也被臄樁扎瞎。這小子爲獨眼先生。要試秘藥。不想弄的自己倒成了獨眼先生咧。當時大家亂至天明。道院教徒們。早聞信都到。一個個磨拳擦掌的道。這還了得。竟有人敢尋咱教主的邪岔兒。現在王立猷的姨太太。合咱教主要好。

況且又有馬兄的關繫。最好教主請他攬掇王立猷。立刻閉城。挨戶搜查。俺們便各備快馬。分頭去趕。還怕梁國安。跑上天去麼。衆人都闕道。妙妙。於是雄赳赳一齊跳起。就如戲場上打手們。各抖廠衣。亮台風兒一般。柳方中拈定鼠鬚。微笑道。諸位安靜。方纔你們這片話。老實說。不夠一句。縣中應管的事。如何攙向府裏。並且加上府裏的姨太太。還火雜雜的閉城搜戶。你們想像回公事麼。你們又快馬咧。分路咧。只管胡吵。這不是打草驚蛇。催着姓梁的遠颺。或深藏不出麼。衆人不悅道。依你怎樣辦呢。方中道。依我看來。國安無端脫梃越獄。定有助手同謀。巧咧。便是獄中執事人等。這一層須密密稟官追究。如能究出同謀之人。國安定有踪跡可尋。再就是咱們須不動聲色。悄悄端訪。還有一節。更須注意。國安爲人。堅毅不屈。說着微曠。紅英合田祿。笑道。俺料他雖傷馬兄。還未必心下釋然。此後還須防他再弄玄虛。說罷。迷

齊兩眼。只管沉吟。（料事如見。便見賊材。）大家一聽。狠覺有理。因笑道。柳翁真不愧江漢先生之稱。方中得意道。不必謬讚。如今不久。咱教中又是壇會之期。接着便辦陳兄喪葬大事。這熱鬧堆裏。大家更須留神。衆人聽了。無不佩服。方中真個趁空兒。親見縣官。陳明須追究同謀人之意。所以縣官提到一班牢頭等人。胡亂研問一陣。便是這夜二更多天。一個教友。就城關左右。悄悄偵察。在城門洞內。遇着一個精壯男子。結束如鐵坊中人。行步之間。頗覺忙速。因漫問道。朋友從那裏來呀。這時光出城作甚。男子道。俺向城外鐵坊裏看訂些貨物。便是方從槐柳大院來。教友一想。槐柳大院。本多鐵坊工作。因此略不致疑。兩下裏交臂而過。（國安遠矣。）過得幾天。壇會期近。各路教目。如吳興禮等一班人。並許多男女教徒。都紛紛四集。登時襄陽城中。熱鬧非常。再搭着各教目。一檔檔釀金備祭。鼓吹喧填。不斷的先向陳宅。

致奠。各木廠商夥等。也便你來我往。鬧的紅英等十分忙碌。便沒暇去催官捕兇。按下慢表。且說小二病勢。日好一日。已然清爽如常。問起國安。大腳只說是依然在獄。小二又好些日沒見爛腿。以爲他是事忙。却見大腳。每日必出。有時還長吁短歎。便連給鐵坊工作。都沒精打彩。小二暗想。他生活本不寬裕。如今俺夫婦又累了他。也難怪他心中發悶。便催促大腳。向鐵坊去取鐵器。以備磨刮。大腳笑道。梁大嬖不必多心。你只養病要緊。俺並非愁念日用。小二道。真個的哩。俺那柄叉。本毀作兩柄刀。如今俺只見柄七首。莫非那一柄。鐵坊中隱藏起來。您何妨去取鐵器。趁勢問問他們呢。俺那叉的鐵質甚好。被他們昧起來。倒覺可惜。大腳聽了。不由失口道。那短刀。他拿去咧。小二道。誰呀。大腳忙道。左不過是俺那口子罷了。如今想還在值房裏哩。小二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便隨手揀抹的那七首耀眼爭光。長歎一聲。連連點頭。大腳

暗想道。他夫婦都是剛烈性兒。但看他忽然打刀。這其間許就有用意。如果他再得知陳敬死掉。並國安行刺亡命等事。他火性一發。定要還去報仇。如今那陳二娘娘氣勢如此。簡直是白送性命。不如等俺丈夫出押後。掉個謊。便送他直赴北京。方爲妥當。如此一想。越發瞞得小二結實實。那知有一日。大脚又赴押所。小二偶然覷出望望。恰好鐵坊中那媳婦子。也抱着娃子。貼向門首。兩人便湊向一處。兜搭閒話。那媳婦道。梁嫂兒。一病這些日。面龐兒都消瘦咧。真是人時氣不順。竟鬧糟心事。不想你們當家的。又鬧了這麼一檔子事。小二便道。人該有牢獄之災。想也是命宮注定的。如今俺只盼老天開眼。將他放出咧。那媳婦道。噲。可吓煞俺咧。難道你當家的大鬧牢獄。血淋淋殺了兩條人命。在逃無踪。你竟不知麼。小二猛聞。真賽如晴天霹靂。竟呆在那裏。張口不得。那媳婦是個快嘴婆。那知輕重。於是將國安那段事。一五

一十。說了一遍。小二猛聞。方覺得天旋地轉。只聽一陣鼓樂聲。悠揚宛轉。順風吹來。那媳婦道。明天便是陳二娘娘開壇會之期咧。這便是赴會的教友們。先去吊奠陳二官人哩。這句話。不打緊。只見小二顏色慘變。掙了半晌。然後道。你說甚麼。難道俺主人業已死掉了麼。那媳婦道。可知是沒活着。如今不久的就要發殯哩。正說着。那娃子撲嗒一聲。疴起屎來。那媳婦唾了一口。慌忙跑入。這裏小二。蒼茫四顧。只覺天地異色。縹縹糊糊。暫入室。深思良久。不由慨然跳起。便匆匆結束。揣起匕首。一逕的關好前門。竟由後園牆角邊。悄悄跳出不題。且說紀大脚。在押所就延許久。匆匆整回。只見東坊西街。十分熱鬧。一處處鼓樂祭擡。都是向陳宅去的。教友們在街上吆喝。喝。橫冲直撞。大脚暗想。紅英如此氣概。真不易剪除。逡巡間。又遇着兩個鄰舍家娘兒。來瞧熱鬧。硬拉大脚。一同隨喜。大脚沒法兒。只得跟他們到教壇門前。走

了一遭。無非是人山人海。擁擁擠擠。並些奇裝異服。鬼眉崇眼的教友。大脚也沒心細看。這一耽擱。業已日色平西。便一氣兒跑到家。扣門良久。沒人答腔。大脚暗想。定是小二在園室裏困着咧。便忙忙。暫向牆後。喚了半晌。依然沒人。大脚燥將起來。便挪兩塊石頭。一墊脚。由牆頭爬將進去。先向園室一張。不見小二。於是前後尋遍。通沒影兒。不由心下起疑。便跑向鄰舍家。一問也都沒見。正沒作理會處。恰好鐵坊中那媳婦。也趁了來。便道。俺那會子。還合他胡謔了半天哩。怎的便尋不着他呢。原來你這個梁大嬾。有些傻頭傻腦的。他當家的鬧事跑掉。他也不知。他主人死掉。他也不曉得。俺却都向他說咧。一言方盡。只見大脚道。呵呀。俺的小媽兒。你可坑煞俺咧。正是。

方擬周旋離患難。

誰知平地起風波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四回 義動鬼神初飛霜鏢 聲滿天地一闌蓮花

且說大脚聽那媳婦一番話。知事兒洩漏。小二定不安生。當時呵呀一聲。趕忙跑回家。先一尋小二楊頭。那柄七首業已不見。於是越法瞧科。這時天色業已掌燈時光。黑魃魃的不便去追尋。自己枯坐怙悒。越想越不妥。只急得他滿屋裏亂轉。沒奈何胡亂睡下。只覺耳根畔。又似有人驚呼。又似街坊上人馬亂跑。便如那夜裏。由牕內暗窺紅英追國安一般。便這等驚怔終夜。曉色甫分。連忙爬起。託鄰家照看門戶。即便去尋小二。虧得他兩支大脚。十分得力。不大工夫。已踏遍幾條街巷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小二。昨日主意決定後。跳牆出來。一逕的直奔陳宅。隨路上買份香楮。拿在手裏。到陳宅抬頭一望。不由萬感攢心。熱血如沸。只見門楣貼白。出出入入的。都是些教友們。有的張小二眼。却沒人來理他。小二方要闖入。恰好柳升從裏趲將出來。一見小

二登時攔阻道。你到此作甚。小二大怒。只搶上前一推。柳升業已闖了個後坐兒。柳升大叫。衆僕人紛紛都出。猛見小二。不由都相顧驚異。小二道。俺一向流落行乞。不知主人病死。今俺來哭拜一番。略盡主僕之誼。巨耐柳升攔阻俺。說着兩行痛淚。如雨而下。衆僕歎道。梁大嫂莫怪俺說。你不如省些事罷。如今梁國安又鬧了那麼檔子事。你還哭拜主人怎的。沒的那主兒（指紅英）知得了。有許多不便。小二道。梁國安自作自當。不關俺事。俺主僕之誼。總要盡的。俺不但哭拜主人。還必須弔唁主母哩。說着滿臉悲痛。向內便走。衆僕見此光景。只得一闕兒跟在後面。不住的紛紛議論。只見小二望見靈堂。便踉踉跟跟撲將去。大呼道。俺的主人。你生而爲英。死而爲靈。俺這片心。但望主人陰鑒。從此國安報主無力。却是俺盤陀山中一名難女的責任了。說罷。撲地大哭。聲震堂壁。這番哀痛。好不蒼涼悲壯。衆人見了。正在相顧動

色。便見小二忽的止住哀痛。一面價焚化香楮。一面昂首四望。道。今俺主母。既不在靈前。定在內室哩。衆人聽了。也沒在意。以爲他隨口說說。也便去咧。那知小二站起來。忽的一聲長笑。向內便走。衆人忙喚道。你且住步。主母（句）一語未盡。小二已大拔步。撞入內院。恰好香雪從室內覓出。猛見小二一副異樣臉色。十分可怖。方驚道。你怎麼。（句）小二笑道。咱相別沒多時。難道你也不認得俺咧。主母在那裏。快說來。俺要拜見哩。說着又笑道。難道俺出了陳宅。便是外人麼。俺一般自己會尋。於是闖然入室。東張西望。這時內院門外衆僕。已大呼道。你這是怎麼說呢。如今主母。忙得甚麼似的。現在道院。小二聽了。又復一笑。即便轉身出來。又到靈堂前徘徊一回。衆僕七嘴八舌。連連促去。他却心慌不忙。就靈前掃過地。又焚上一炷香。然後又哭又笑的逡巡走出。衆人望得驚驚詫詫。正擁小二闖至大門。恰好田祿一步趲

到小二格瞪聲止住脚步。兩目一張。饗如閃電。微笑道。冷鼻爺麼。說着一手探懷。(險煞)忽點點頭兒。揚長而去。田祿摸頭不着。一問衆人。方知就裏。不由笑道。這婦人想是窮無所歸。有些失心樣兒咧。大家胡猜一陣。也便丟開。及至晚間。紅英由道院趲轉。合田祿在演武院中款款情話。忽見柳方中匆匆躡進。紅英攢眉道。明天壇會等事。左不過照例舉行。你便斟酌去料理吧。如何這當兒。還來麻犯人。方中笑道。俺却不爲此。只因有件要緊事。合教主商量。前些日川中王教主三槐。又復來信。說川督某人。現已去任。新換總督。名阿弋色。便是和坤門下的一個大大的清客。此人是篋片腳色。那裏曉得甚麼疆務吏治。抵任之後。先將劉清撤省候用。所以川中教務進行。十分得手。刻下王教主正大賑貧民。以收人心。您若無遠志。便罷。要不甘居王教主之後。這賑貧俵惠一段事。也該趁時料理纔是。好在陳兄喪葬在即。遠近

觀聽十分傾動。這正是天大機會。依俺拙意。便說是陳兄遺囑。就他葬事之前。俵惠鄉里。大散金粟。這等一來。管保人心歸附。教務日興。將來或有變動。管保咱們振臂一呼。從者如市哩。您想刻下的政治武備。並大小官吏。除了醋嬉不事事。便是培植虐民。咱教中若趁此收買人心。一旦有變。數十萬之衆。可一呼而集。那時節聯結川陝教會。北向以窺中原。軍鋒所指。不難勢如破竹。難道只許古來有個金輪皇帝麼。（武則天）說罷。指手畫腳。哈哈大笑。原來樂和、冉金奎等。自拜訪高天德後。便北赴京都。用重金賂通和珅。教他借端罷去那現任的川督。您想和珅權勢炙手可熱。要擺佈外省大吏。真不費吹灰之力。於是授意他門下走狗。現居台諫之職的。輕輕的條列那川督幾款。無非是雞蛋裏找骨頭。一道封章。上達九重。不消幾日。便將那川督罷任。繼任的阿弋色。本如嚴分宜門下的趙文華。當時自然趨承意旨。辭別

和相之時。早牢記了劉清大名。所以到川之後。一反前任所爲。不但劉清撤任。便是稍爲正氣的官員。也大半陸續去職。另換他一班鐵鏡手。各處裏大刮地皮。弄得川中有天無日。盜賊橫行。飢民日衆。三槐趁此。便一面開拓教務。收攬飢民。又一面遣人多持金賞。一半兒交結阿弋色的心復官吏。一半兒各處遊行。宣傳他許多好處。因此三槐教友。遍於全川。那聲勢日盛一日。那再金奎。又順道聯絡滄景一帶的教友。却在京南林姓教友家中。就擱了許多日。這林姓教友。單名一個清字。生得黑面長軀。精通拳棒。家貲富裕。正在少年。他起初原係土豪。在本地面上。弄些經紀牙行的夠當。疎財好交。人有緩急。往往千百金脫手便去。因此在本地方頗有遊俠之稱。却是任意濫交。久而久之。那庇盜並藏亡命等事。便在所難免。官中雖稍聞得。因這時和相當權。官兒們都學成好好先生。誰來管閒賬。所以他居近京都。竟能恣肆自

如他每至京都。除燕市酣歌外。定要去兜搭那個西山活佛妖婦李氏。浸漚日久。所以他竟信服的了不得。暗含着也作了教徒。直北一帶教友們。他便算是頭兒。腦兒咧。因此金奎承三槐之命。特地去聯絡他。（順筆帶敘出林清簡潔之至。）當時柳方中。這陣恭維。不但紅英聽了。一身飄飄。如在雲眼兒內。便連田祿也都高興非常。因笑道。將來教主。果膺天命。柳兒怕不是個開國元勳。連俺冷田祿。也要弄個異姓王作作哩。方中笑道。別關了門兒起國號咧。教主若有意賑貧。俺便趁各教目齊集當兒。分咐他們分頭準備。便就咱教中累年所積的進款。再提用些各本廠中所盈餘的款項。只怕也就足用咧。原來陳敬那片木廠商業。自梁方經理後。累年以來。十分興旺。要提用幾萬銀兩。並不爲難。（梁方爲主理財。却如此用去。可歎。因思自來蓋臣謀國。府庫充實。大半爲後來省小濫耗也。）紅英笑道。就是這麼辦去。你

不用蝸蝸螻螻的。俺不同尋常小氣婦人。方中蹇出。這裏紅英等。依然剪燭傾談。紅英忽笑道。你看那小二潑婦。好不自量。今天下午晌。他忽然撞向道院。要面見俺。吃俺命人將他攆掉咧。田祿笑道。你還不曉得哩。那會子他還硬闖到姊丈靈前。哭拜一番。還硬生生蹇到內室去尋你。後來大家說你在道院。他方佯佯狂狂的去咧。我看他是窮得有些失心樣兒。來求見你。料是還想喫舊鍋兒粥。也未可知。紅英聽了。不覺心軟。便歎道。論小二。本沒甚麼。都是梁國安那厮帶累他。俺如今想起。自你姊丈。由盤陀山帶他到家以來。合俺耳鬢厮磨的這些年。如今他流落無歸。也覺可歎哩。(爲下文兩釋小二伏線)兩人談至更深。方纔安寢。次日紅英。又詢問衆僕。昨天小二哭拜情形。十分歎息。挨至下午大後。紅英方合香雪絳雲。各紮括得仙女一般。各騎馬直奔道院。準備夜裏登壇講道。紅英當頭。一路上垂鞭緩轡。只見遠遠



的有一個藍縷丐婦。蓬頭垢面。用舊帕包了頭額。餘帕四垂。僅露兩目。拄着一根柴棒。隨路顧盼。似乎撥尋垃圾堆兒。只在英紅馬左右。追隨不已。英紅望見道院。一緊轡頭。後面香絳兩人。也便緊跟下來。三騎馬。方到院門。紛紛拋鐙之間。只見道院執事人等。紛紛辟易。更一面喝道。這是甚麼所在。你這貧婦。還不快去。紅英望去。便見那丐婦。步履如風。搶到跟前。不容分說。雙膝跪倒。大號道。不想今日。小二還能見着主母。但望恕俺一切。還祈收錄。紅英猛驚得一退閃。仔細望去。只見小二面目。憔悴不堪。煤垢狼藉。不由心頭老大不忍。因說道。你爲國安所累。今也不必再說。俺雖不能再收錄你。你既到此。俺便調恤你些便了。說罷。方命執事人。去取錢米。只見小二大叫道。且待俺謝過主母。說着。丟下柴棒。奮身一躍。一回手。掏出亮晶晶的匕首。用一個猛虎撲食式。向紅英分心便刺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見紅英用一個旱地拔葱。

勢。颯一聲躍起丈餘。身勢一飄。業已落向小二背後。小二一刀扎空。兩目都赤。急忙挺刀翻轉身。紅英一足騰起。那明晃晃的鋼鞋尖兒。早已挑向他腹陰之間。小二忙縮閃。只聽哧一聲。挑穿前襟。小二轉怒。便力揮七首。風旋而上。好紅英。赤手縱橫。巧拒直格。還沒得三五合。紅英覷準小二手腕。一脚踢去。噹啷。七首落地。小二大哭道。主人有靈。快來相助呀。說着一頭撞將去。紅英喝聲那裏走。側身一閃之間。趁勢下面一腿橫掃去。小二大叫仆地。香絳兩個一齊上。早將小二牽掙停當。小二這時。惟有怒氣勃勃。瞑目坐地。紅英喝道。你這厮。想是受了國安主使。又來胡爲麼。小二慨然道。俺受主人厚恩。自應給主人報仇。何須受甚麼主使。難道你盡殺主人。敗壞陳氏。不自覺得麼。紅英大怒。不由拾起那七首。要搶去殺他。忽一沉吟。反歎道。小二你伺候俺一場。爭不成俺便手刃你。但你這番愚志。也委實可憐。憑你本領。何必

來弄手脚。今俺放却你。若不自量。再被俺捉到手。那時却說不得咧。說罷。擲還他七首。便喝香絳。放掉小二。小二點起來。舒舒手脚。更不一言。拾起七首。揚長自去。於是道院門前許多人。無不相顧驚譁。及至柳方中聞信跑來。小二已去得遠咧。方中道。教主不該放掉他。此人堅毅之性。不下國安。安知他不再來胡鬧呢。紅英笑道。那妮子有何能爲。沒的咱捉他送官。又張揚的到處皆知。咱方要收攏人心。若便處置了他。不透着咱小模小樣的麼。方中一想。倒也有理。於是丟開這事。依然興匆匆開壇講道不題。且說那紀大腳。這日遍尋小二。腿都跑直。只是不見。下午當兒。他隨路買些食物用了。又直着脚子。跑向城外幽僻處。隨尋隨呼。鬧得脚痛口乾。十分難受。便一屁股坐在城濠邊柳樹下。暫爲歇息。須臾天光向晚。遙望襄江中風帆點點。殘陽遙掛。大脚暗想道。我也真糊塗咧。小二既挾帶七首。忽然翫去。定有用意。我應向

陳宅左右去尋纔是。如何這般海尋起來。想到這裏。方要轉去。只見兩個魚販。提着酒瓶。揷着空担兒。說笑而來。一個道。真也看不出。那貧婦就有這等的胆量志氣。刻下陳教主。是何等烏穀。他便去虎頭上捉虱子。那一個道。甚麼話呢。梁國安的妻子。還會弱了麼。大脚一聽。連忙站起來。攔着陪笑道。你二位談得甚麼稀奇事呀。小販道。事兒稀奇的多哩。因將小二那會子刺紅英一段事。草草一說。聽得個紀大脚。目定口呆。小販又笑道。俺方纔因見他。趲向教場後。所以俺兩人偶然談起他來。說着笑吟吟。厮趁去。這裏大脚。登時兩脚如飛。奔向教場。及到那裏。業已暝色四垂。大脚鰲鷄子似的兩支眼。東張西望。只見教場後。一堆一聚。都是些貧民窩鋪。還有幾處頽毀的土窰。突峙於深濃暮色之中。大脚忙喊道。梁（旬）忽又頓住口。便喊道。大嬾呀。大嬾呀。原來他因梁字。恐別人聽了。或有不便。好在自己語音。小二是

熱鬧的。不想剛喚過幾處窩鋪。只見一個兇實實的流丐。從窩鋪鑽出道。這裏沒大嬸。却有大叔哩。說着邪眉瞪眼的。蹶向前。狠不彷彿。原來襄陽地處五方。莠民所聚。此類惡丐。也是一種。此類人名雖爲丐。暗地裏却無所不爲。可惡得狠。便是後來紅英起事。也因襄陽這所在。特別的浮囂雜亂。纔易於暴動哩。當時大脚一見。睡一口匆匆。蹶過。還聽得後面大笑道。好個婆娘。就是底兒沉些。（謂大脚也。）大脚一想。這等所在。小二如何撞到此間。心下一急。便慌張馬似的。蹶向破窰前。猛聽得窰內。小二喚道。紀嫂兒麼。俺在這裏呢。大脚不暇他語。蹶脚道。我的媽。一聲未盡。小二業已迎出。暮色中雖望不清爽。但見小二。穿一身藍縷衣衫。居然丐婦。當時大脚拖牢小二。道。咱有話到家說吧。您累俺一夜沒合眼。今天又跑了一日哩。不想小二脚似生根。紋絲不動。反不容分說。將大脚拖進窰內。兩人就地坐了。小二先將自己跑

出後的事。一一叙說罷。然後歎道。俺如今既知俺主人兇耗。如何還能苟生。海枯石爛。此仇必報。好在俺丈夫已奔京都。倒去俺一樁牽掛。俺從此自作主意。行踪無定。不但不能跟您回家。便是俺的行踪。您也不必牽掛。但您拯救俺一番厚意。只好來世圖報了。大腳聽了。不由熱淚交流。便道。梁大嬸。你爲主復仇。俺也不攔阻你。但凡事也要三思。刻下陳娘兒那氣。不如且避避他。俗語說得好。君子報仇。三年不晚。你還是跟俺回去。等俺丈夫出押後。伴你入京。尋着梁大叔。從長計議。纔是小二慨然道。那審利害三思四思的。都是沒血性的人。借口之談。俺雖是三綰梳頭兩截穿衣的女人。家還定要爲天地間留些正氣。至於生死禍福。俺自離主人家以來。早置之度外了。大腳聽了。又是讚歎。又是苦勸。小二那裏背聽。大腳沒法兒。索與便陪他在窰更深之後。疲極睡去。不想他奔馳一日。通沒暇吃麼。入夢之後。那五臟神。

就有些不安生起來。不住的咕嚕嚕作鬧不已。虧得大腳疲乏不堪。一任肚兒內呼庚呼癸。他不過在夢識中。抓肉包兒喫。直支撐到天光大亮。方纔醒來。一看小二業已影兒也無。大腳怔歎一番。料小二意不可回。只得自行回家。慢慢偵察小二動靜。這且慢表。且說小二恐自己行動有累大腳。所以不欲隨他轉去。當夜趁天光將亮。便拋了酣睡如雷的紀大腳。一逕的出窰而去。從此乞食城關。渾無定在。朝冲市塵。暮宿古廟。受盡了淒涼苦楚。漸漸的蓬頭飢面。衣不蔽體。無復人狀。小二都不理會。依然意氣不衰。沿門托鉢之餘。便隨口編了兩支蓮花落的歌兒。就大街小巷間。條條唱動。以當叫化。其詞道。

落拓復落拓。勁節詎畏嚴霜爍。妾家本居盤陀山。廬墓依母何窮白。無端邂逅受人恩。移植朱門欣有託。儂家夫婿何桓桓。廝養

未足減顏色。何期妖牝索人家。主人一旦蒙其惡。莫邪干將本雌雄。誰云大義無巾幗。哩哩。蓮花落。

落拓復落拓。豫子何人報智伯。漆身吞炭殊精誠。國士橋邊劍光作。儂雖弱女義當爲。劍花會向仇頭落。江漢之水流湯湯。戰儂精心與毅魄。峴山之石不可爛。賤妾寸心亦無懦。哩哩。蓮花落。小二歌聲悲壯。情詞悽惋。襄陽人大半都認得他。見了的無不流涕歎息。爭將食物來周濟他。正是

義聲能動荆襄地。

正氣常留江漢間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埋俠骨靈感青楓枝

來奇士隱覘白蓮教

且說小二唱歌乞食。轉眼間過得半月餘。這時陳敬喪事臨近。又因爲下葬



前二日大賑貧民。便在這道院旁。高搭賑棚。分百十個能幹教友。各司其事。這等舉動。當地官吏人等。如何不會來捧場湊趣。一來是恭維紅英。二來借彈壓爲名。賑務中略一沾手。多少總落些油水。是不會有虧吃的。縣官兒。是不消說。自然須會同他辦理一切。便是太守王立猷。也竟揮如椽之筆。用四六句子。作了一道捐募富戶。助賑的啓文。直將紅英誇得如古之女懷清一般。這消息傳之遠近。所有飢民。無不額首相慶。距賑日還有三五日。那四方貧民。業已一隊隊携男抱女。陸續而來。鬧的大家相逢。不作別語。惟有陳二寡婦四字。喊得震天。原來飢民們。還有好些不知紅英。便是白蓮教主的。只知財主陳二寡婦來放賑。所以如此相語。不想這四字流傳開去。直到後來紅英教亂。大家還是說陳二寡婦。造了反咧。推原這四字的來頭。便是這時光闖出來的。且說小二。在這半月。幾次價窺伺道院。並探偵陳宅左右。滿想

趁隙行事。或逢紅英出入。便可得手。那知柳方中合田祿。好不狡黠。早已囑咐兩處人。但見小二。即便攔開。所以小二。竟自無隙可乘。他細一尋思。總是面目未改。人都認識之故。於是一橫心。自作準備不題。且說紅英。自開過壇會後。便忙碌着備款。派人操辦賑事。早將小二拋在腦後。不幾日。開賑期屆。這日紅英想掩人眼目。便先命田祿。將陳敬遺像。請入紫亭中。一面奏動笙簫鼓樂。抬赴賑棚。自己隨後。便換了渾身縞素。帶了香雪絳雲。都打扮得琼花玉樹一般。由柳升等素衣素冠。在前開路。一行人竟赴賑棚。方出宅門。只見夾道觀者。業已人山人海。縱觀不足。還要沿路追隨。便似一條人浪。可着街坊灌去。兩旁店肆裏。也便堆得人如千座佛一般。那鄉間的老太婆等。不由都合掌讚歎道。您看這娘娘。不像白衣菩薩臨凡麼。怪不得這樣大發慈悲。普賑飢民。真是修好得好。俺只祝他明日添一大堆胖娃娃。有的便笑道。噲。

可了不得。您這份口孽。一定要入十八層阿鼻地獄。差一層兒都不成。人家是個規規矩矩的寡婦家呀。你沒見方纔紫亭中的影像麼。那便是他丈夫。老太婆聽了。登時自己左右開弓的打了兩個嘴巴。大家見了。不由都笑。就這紛紛擾擾之中。紅英等已轉過兩條街坊。不多時。望見賑棚。只見衆飢民層層密密。携男抱女。都是瓢兒似的臉色。鶉兒似的衣服。嘈嘈雜雜。擁擁擠擠。一見紅英等到來。都鬨一聲擁上來。圍得風雨不透。寸步難行。便有當地地保。各官中派來的人役。各執老大皮鞭。搶上來一陣吆喝。方纔趕開。須臾紅英等。到得賑棚總門首。只見一列九間大棚。各有執事人。料理簿籍錢米。領賑人。東進西出。不許混雜。中間棚內。高供着陳敬影像。案旁坐位。便爲紅英休息之所。中棚對面。搭起一座小小高棚。却是縣中幕友。和戶房書吏等人。這時正有位幕友。拉起聲調。念那棚中上的題額道。博施濟衆。便大讚道。

貼切得狠。只是口氣稍大些。正在紛亂。紅英已翩然盤進中棚。那慕友登時伸着長頸兒。眼睛都直。卽忙命左右。拿自己名片。前去道意。那紅英接了片兒。一面用纖手捲弄。一面向去人道。有勞貴上。前來帮忙。俟事後再謝。今便原帖請安吧。說着交還帖兒。那慕友聽得鶯聲嘸嘸。業已骨軟筋酥。及至去人轉來。喜得他跳起來。奪過那名片。便把向鼻頭。狠狠的嗅了一陣。然後笑吟吟折疊起。揣入懷內。便一迭聲對衆人大讚道。你看人家陳教主。如此氣魄。並不小看人。咱們當朋友的。給這等人帮忙。便三天不喫飯。也不覺餓哩。（描寫刻毒。）不提這裏胡噪。且說紅英進棚後。略爲歇息。便命香絳兩人。就像前焚香奠酒。自己盈盈拜罷。又到各棚中。巡視一番。這時放起賑米。人聲喧喧。蜂屯蟻聚。好不熱鬧。紅英回到中棚。方坐在靈案旁。飲茗歇坐。背後是香絳兩人。一色的雲鬟高揭。縞衣翩翻。一個執拂。一個捧定黃函的白。

衣聖經。大家從外面望着。真似一尊活菩薩一般。（紅英慣以色身度人。卽謂活菩薩可也。一笑。）正着當兒。只聽棚前一陣喧鬧。便聽得執事人等喊道。你這東西。敢是瘋子。你旣頭天沒註冊。俺可憐你。一般給你份錢米。你還不快去。又要面謝教主作甚。若這些人都面謝起來。只怕明年今日。還放不完賑哩。正亂着。棚前人衆都喊道。打打。瘋婆子來咧。於是亂嘈嘈一陣顛滾。正這當兒。那幕友望得分明。便亂喊道。你們這羣公人們。幹麼來咧。難道專來擺樣兒麼。還不快拴起他來。紅英覺得詫異。剛要跼起去看。只見棚前衆人一閃。霍的跳入一個奇怪貧婦。亂髮四飛。便如個猱頭獅子。一張漆黑的臉。外掛着刀剗的血痕縱橫。五官不分。身上衣服。七零八落。滾顛的泥母猪一般。只見他。望着影像。先點點頭。哇呀哇的舉聲一號。撲翻身便奔紅英。紅英一怔之間。那怪婦將左手所持米袋一拋。右手一回。明晃晃掏出匕首。一

挺手腕。直奔紅英。便聽唳噪一聲響。椅背立裂。再看紅英。早斜刺裏躡出丈把遠。倉皇間隱在棚柱後。那貧婦拔刃趕去。兩毗都裂剝那之間。兩人風圍似繞柱三匝。這時棚內外雖萬目睽睽。却倉猝間都如木偶。恰好田祿聞信。飛步搶進。貧婦大怒。錚一聲飛刃刺去。田祿頭兒一低。撲答聲。却將帽兒穿落。紅英喝一聲。奔到貧婦背後。橫掃一脚。登時踢翻。田祿趁勢接住他。這纔捉下。當時那貧婦大呼道。俺報仇不成。惟有一死。却須容俺痛哭主人。說罷。瞑目臥地。紅英等聽得語音。方知又是小二。田祿怒道。你這厮累次行刺。俺就殺掉你。說着搶起匕首。紅英沉吟道。俺單單恕過於他。看他還有甚麼能爲。說罷。慨然命田祿拋還他匕首。並解其縛。小二站起。忽向紅英下拜道。俺合你恩自是恩。仇自是仇。俺蒙你教俺武功一場。理應拜的。但俺報主之心。頗慕豫讓擊衣之義。你如不肯。俺也只好費恨地下了。你想紅英。雖然淫邪。

却是個英伉非常的女子。見小二說到這裏。不由意氣發動。因大笑道。好好。俺便如你意。難道俺就不及趙襄子麼。說着真個脫下外罩約白衫兒。遞給小二。小二接了。仰天大笑。頃刻持七首奔至影像前。叩頭大痛。真是淚盡繼血。說甚麼崩城杞婦。這時影像前。忽的靈風肅然。吁吁喁喁。一陣響。突的滴溜溜一個小旋風。捲上棚頂。望得大家恍恍惚惚。竟有些毛不登的。正這當兒。便見小二跳起來。蹙蹙長號道。主人有靈。這便是俺盤陀山中窮女子報恩之日了。說罷。挺七首惡狠狠連刺白衫。趁勢回肘橫鋒。只向項下一抹。紅英軟洋洋的失聲道。呵呀。就這聲裏。小二已咕咚栽倒。大家圍攏來一看。只見小二面色如生。還似乎微微含笑。再看紅英。俏龐兒竟自滲白。似減華色。於是大家暗暗稱奇。這陣闕。連各棚執事人。都大半聚攏來。竟弄的不能放賑。柳方中也趕了來。急切間沒作理會處。正在擾亂。只聽人叢中一人道。唔。

呀。竟有這等事。這沒有別的法。只作爲瘋婦攪亂賑廠。自家抹了額子。由地方呈報到官。俟官兒驗過抬埋便了。依我說。陳教主竟請回府。這裏有我們辦。不會錯的。說着拱肩縮背的擠進來。直着兩支追色的眼。向紅英連連拱手道。您請。您請。方中一看。却是那個幕友先生。因讚道。還是師爺肚內有經緯。如此。教主就請回吧。幕友得意道。甚麼話呢。咱們當朋友的。肚兒內若沒抽展。只好竟挨東翁的窩心腳了。於是也不等公人。竟自家跑向棚門去。亂喚地方。正這當兒。忽覺左肩上。綿軟軟手兒。撫了一下。回頭一望。却是紅英。含笑道。有勞先生咧。一語之間。口香散馥。一股甜甘甘氣味。也不辨是唇香。是舌香。竟舒舒服服。鑽入他鼻孔中。紅英背後。香絳兩人。也便秋波慢轉。笑得甚麼似的。這一來。那幕友可自在到雲眼兒去咧。於是張起瘦臍。連喊閃開。他平日價一脚邁出。定要忖忖尺寸。如今却連顛帶跑。竟將紅英等



引至街坊上。還逼定鬼似連說道。請吧請吧。直待紅英等倩影去遠。他還只管搔首自慶。那知香絳兩人。是笑他這塊糟豆腐。是怎麼做的哩。當時柳方中等。便依幕友之話。一面命地方請官驗尸。一面仍督各棚執事人放賑。慢表。且說那紀天脚。自那日由破窰撻回家。終究放心不下。隔了兩天。癡心指望小二或還在窰內。跑去一望。却是個空。後來在陳宅左右偏僻所在。却會遇小二兩次。勸他跟自己去。小二只是不依。十餘日後。索性見不着他咧。原來小二這時。業已毀身滅形。狀如瘋婦。所以大脚便劈面相遇。也認不得。及至紅英放賑這日。大脚偶從押所。看望爛腿回來。剛走到大街上。只聽後面鑼聲響亮。回頭一望。却是縣官兒。輿馬如飛。打着大紅傘蓋。匆匆過來。大脚連忙避路。因自語道。官兒這時忙忙的。難道是親赴賑棚彈壓麼。便有人道。赴賑棚。是不錯。却不爲彈壓哩。如今晚年光。真沒好人走的道咧。像陳教主

大賑飢民。作這等大善事。偏偏還有人想殺掉他。於是將小二行刺。並死掉一段事。說了一遍。大腳猛聞。只驚得撒腳便跑。一路上便聞人紛紛議論。道梁國安兩口兒。真是好些的。大腳一氣兒蹺到賑棚。只見官兒業已驗罷尸。將要上轎。值役公人合地保。正在那裏領了官給的薄棺。裝掩小二。大腳橫着膀子。擠進一瞅。登時嚇得冷汗直淋。只見小二披髮如鬼。項血淋漓。面上剝毀得一榻糊塗。只有眉目之間。還彷彿是他形狀。大腳心痛非常。不忍細看。不禁不由。隨了衆公人。直赴掩埋之所。須臾蹺出西城。穿過兩條街坊。便沿城壕。向北走了三里多地。已是山公祠的地面。這所在林木參天。甚是幽靜。相傳便是古時高陽池的遺趾。那山公祠。蓋在一座小小土岡之上。岡後一片官地。土饅頭彌望皆是。便是官中掩埋尸骸。並異鄉人厝埋之所。當時大腳。淚愔愔的遠遠瞅公人等。摒擋都畢。一閃散去。他這纔蹺近葬所。止不

住淚下如雨。便撮土插草哭拜畢。細一望這所在。茂艸連天。亂墳叢雜。不由暗想道。此間日久了。一個墳頭。如何辨識。想罷起尋良久。要弄個標識。無奈連片大些的石塊。都尋不着。恰好覓到一株大楓樹下。便隨手折下枝粗枒。插向小二墳頭。姑作標記。準備着爛腿出押後。再弄個小小石碣。以備將來指示給國安。當時在墳前又徘徊良久。方纔掩淚回家。不知不覺。蹇向小二所居的園室。瞻望一番。又是一陣傷感。須臾入夜。大脚悽惶惶自己安歇下。反來覆去。只恍惚小二還在面前。因唾了一口。方要朦朧。忽聞庭中颯然吹過一陣微風。刮得牕紙。忒忒亂響。隱隱綽綽。似聞有人作歌道。

浩浩愁。茫茫劫。鬱鬱千秋化碧血。毅魄俠魂不可滅。九年之

後昭吾節。血食江漢光奕葉。

大脚猛聞。方在頓耳。只見門簾啓處。小二含笑而入。業已光頭淨臉。衣履飄

然。向大脚道個萬福。道。此間不久當淪於豺虎之域。九年而後。方見日月。那時咱們還有一段因緣哩。大脚喜極跳起來的道。原來梁大嬖嬖還好端端的哩。說着撲去一拉。只聽咕咚一聲。大脚道。呵。我。我。我。睜眼一看。自己整個兒顛落榻下。案上那盞半明不暗的燈。已顛巍巍紫熒熒。結了個鬼眼似的燈花兒。似乎是瞧着他。聽聽街柝。三記已過。大脚毛森森爬將起來。好不詫異。仔細一想。又不由暗暗點頭。道。小二義烈如此。自然當死而爲神。這所在。田紅英如此作鬧。還怕將來不闖大亂子麼。只是他分明說九年之後。還合俺有段因緣。難道他還能還陽回生不成。若果如此。真成了謫書俚影。倒給趙煥亭老先生。添了好體面書書料咧。哈哈。諸君不必笑話。這是作者替紀大脚設想哩。不然。在紀大脚當時。真個便知民國年間。有這麼一位。不飛不鳴。落落拓拓。合筆鏗蠹魚搭夥計的趙煥亭。（一肚皮憤世傷心淚。以

戲語出之。可爲一哭。這豈非笑話本。糟糕傳。還講甚麼作書呢。閒話少說。當時大脚。胡思亂想的疲倦起來。只得放倒頭。一覺安眠。次日起來。忽見許爛腿。徐徐蹇來。大脚喜問情由。知已開釋出押。於是方要述說小二。爛腿歎道。俺早就聽得人說咧。等消停些。俟接到梁大叔到京之信後。再與他去信。說這檔子事不遲。大脚點頭。於是又述昨夢之異。並想給小二立石碣。爛腿細測夢境。也沒作理會處。便道。夢兆且不須提。倒是石碣標識。須得立的。然而這當兒。事體未冷。咱就去立標識。許多不便。少時俺先去拜奠一回。却是正理。兩人一面說。一面作飯用畢。大脚三不知早買來香楮。由爛腿挾了。夫婦厮趁出門。街衆望見。便笑道。許大哥大喜呀。今天出押咧。你兩口兒。莫非是燒香還愿去麼。又有合大脚頑皮的道。燒香了愿。第一須要潔淨。俺大脚嫂嫂。自許大哥在押後。自己乾瞭了這些日。好容易大哥回家。不消說飯都

不迭吃。先須辦那檔子事。要說是準潔淨。哈哈。俺不說咧。大脚罵道。小猴兒。老娘心裏沒病。由你胡嚼舌根去。一路渾笑。兩人直出西城門。不多時過得山公祠。方到官地頭上。爛腿道。咱就此焚化吧。省得招人眼目。於是焚香化楮。爛腿忽想起自己老娘。蒙國安給賞殮葬。不由哭得悲悲切切。大脚也便陪哭良久。然後兩人墮近小二墳前。不由都詫歎非常。只見昨天插的那楓枝兒。竟自青葱葱生根活咧。並且那枝稍一順兒北向。便如小樹一般。（微逗下文。小二顯靈護國。小二是本書中極出色人物。故加倍以精彩寫之。且見本書勸孝勵忠之正旨。）於是爛腿歎道。你看梁大嬖。真個有些靈氣。這楓枝兒。好不異樣。這便是絕好標記。更不必再立石碣咧。於是夫婦暫轉。爛腿依然逐日值役。只日盼國安來信慢表。且說紅英。當日自賑所暫轉。精神恍惚。如有所失。只連日沉沉困睡。直待三日賑畢。方纔精神復原。這時馬勝。

業已創愈。滿身上便如刻畫。接着田甘花子一般。由蒙自投奔了來。紅英問起他家鄉產業。早已一乾二淨。紅英甚怒。便數落他一場。那裏有好眼瞅他。便命他在宅中吃碗閒飯。那知一種人有一種人契合。馬勝這小子。偏合田甘說得來。兩人便不時的一處廝混。不多日。紅英一千男寵。已被田甘探聽得明明白白。不消說。見了田祿。自有一番溜溝子。舐屁股的光景。爲日不久。那夏氏畢得利等一班人。自接到田祿相招之信後。也便匆匆投到。紅英既尋常視之。又因陳敬喪事在卽。沒暇理會理他們。只吩咐田祿。叫畢得立等。在道院供奔走之役。不多幾日。陳敬發殯期到。頭三天開吊受奠。那喪儀之盛。官民赴吊之繁。已然風光熱鬧的不可開交。不想四方飢民。既受賑濟之惠。便有當地的歪紳劣生。借此大大抱紅英的粗腿。一來出頭操辦。既多少可以得些油水。二來借此接近教主。便是以後調唆訟事。架架官司。都是占

便宜的。這等名利兼收的勾當。豈肯白放過。於是不約而同的各就本地。上歛了錢文。製就白緞白紬的旌傘。他那裏有工夫去查飢民的真姓名。便撿過一本百家姓。從頭抄起。胡亂撰上些名兒。寫在旌傘之上。（倒好似如今辦選舉的公民冊子。由執筆的隨便造人一笑。）又都想了四字的題額。無非是惠我肌黎。廣種福田之類。各處一聚攏。就有數百具旌傘。就陳敬發殯這日。大家便靴乎其帽。袍乎其套的。鼓樂喧天。都送將來。老遠一望。一片皓白。直遮斷兩條街。百忙中軟輿如飛。前面是俊僕揚鞭辟道。後面是雛鬟款段追隨。却是太守王立猷的愛妾。也去送殯。這一番熱鬧。直然的說不了許多。須臾鼓吹嗶嘰。那陳敬靈柩。方蕙近南門口。正在萬衆避道。田甘這小子。也在靈柩旁。粧模作樣的當兒。只見一輛小轎。後跟一個朴實實的老僕人。由城外匆匆進來。轎中人。有四旬年紀。相貌清癯。精神炯炯。遍體行裝。頭戴



七品官帽兒。似乎是個委員模樣。這時抬槓頭兒。在靈柩之前。紅英素輿之後。要抖個飄兒。正拉起身段。敲動響尺。口內左轉上眼的喊起號兒。不想來轎之旁。有一個鄉裏人。拉着個大叫驢。那驢猛聞響尺。一驚之間。亂跑。亂掙。那來輿無處退避。逡巡之間。業已撞到柩前。槓頭兒方喊道。慢着來。不想田甘這小子。一向在姊子跟前。得不着臉。如今趁此。想露露面孔。於是闖上前去。抓住那來輿前桿。向輿中人大罵道。禽娘的。瞎眼東西。你看這是誰家發殯。你就敢如此胡撞。休要惹俺性起。將你拴在道院裏。慢慢處置。說着用力一掙。前面輿夫一個蹶斜。登時輿歪人倒。輿中人趕忙站起。方冷笑道。你是那個。那老僕已喘吁吁搶上前。一面扶定輿中人。一面向田甘發話道。你這人好沒道理。皇家路。大家走。便有沖撞。如何便出口傷人。難道這裏沒王法麼。田甘跳罵道。放你媽的驢子屁。甚麼王法咧。皇家咧。干俺們教門中鳥。

事說着。向老僕劈面一掌。虧得與中人一拉老僕。算是沒打着。與中人不由大笑道。好奇怪。怎離省會這麼遠近。便另是一個世界。難道本地官長們都睡着了麼。正這當兒。恰好紅英命與夫掉轉與兒。大叱道。田甘不得無禮。俊眼一瞟。那與中人眼光亦到。彼此間都似一沉吟。紅英與兒。又已掉轉。隨後靈柩也便滔滔並發。直出南門。張得那與中人好不詫異。只得登輿自去。直奔府衙。這且慢表。且說紅英。這日料理葬事都畢。業已日色平西。許多人紛紛回宅。鬧得那條街上。遊人如蟻。紅塵四合。直至掌燈時分。依然茶肆酒館中。座客如雲。大家口內。沒別的話。只有談講陳宅喪儀之盛。那陳宅斜對門兒。有一家齊整茶肆。名叫福泉清。尤其熱鬧。三五個茶夥計。正在穿梭價照應座客。只見一人。徐步而入。便帽長袍。結束雅潔。茶夥一望。只當是府縣衙中人。不由登時足恭道。師爺今天閒暇呀。咱裏間廳上。有雅座。不省得閒人。

聒吵高。那人隨口道：不須咧。此間就好。因信步揀一座位坐定。茶夥趕忙泡上茶。方要照應他座。只聽西座上有人喊道：喂。老李呀。（指茶夥）你別只管看人下菓碟。俺坐了這麼大半天。白沒人理。便是現到蒙山頂上採茶去。也該回來咧。這要是陳二寡婦宅裏甚麼冷爺咧。馬爺咧。外掛着還有甚麼國舅田爺。他們一班人到此。憑良心說。你是個甚麼樣兒。座客聽了。不由都笑。便有人道：你這張嘴。真挖苦。冷爺馬爺也罷了的。那田甘那厮。在他姊子家吃碗瞪眼食。還值得提在話下。你也真會俊樣他。還皇親國舅的胡咬。西座那人。正色道：你不信。將來陳二寡婦那小娘兒。他若不闖大亂子。你就剗俺的眼睛。他在這裏。教黨四布。任意橫行。不消說。便是四川王三槐。陝西高天德。他都是聯絡聲氣的。近來俺有位朋友。從四川來。說起四川刻下。狼有亂象。三槐的教衆。差不多遍於全省。橫行胡爲。一言難盡。川督阿弋色。一概

不管屬吏承風。自然没人去多事。只有一個劉清天。如今又閒在省寓。偷川中一但有事。你白想想。咱這裏會沒事麼。那客人聽了。不由微微一點頭兒。於是又有人道。你無論怎麼說。田甘那厮。總不是人物。倒是今天被他欺侮的那與中人。狠有氣度。你看人家。就不合他一般見識。俺看那位。似乎是省裏的委員們。客人聽到這裏。不由微扭臉兒。只顧低頭吃茶。這裏衆茶客。依然高談闊論。不覺各徵所聞。將紅英教務中事。並淫縱等情。一一談論起來。末後一人。低語道。說了半天。總是本地縣官。通似木頭疙瘩。若是劉清天。在這裏作官。便是一百個陳二寡婦。他敢開壇聚衆的胡鬧麼。你看四川的大教目。少說着也被他敲殺了十來個咧。又一人笑道。咱這縣官。雖不提。總還端得住官架子。你看府尊大人。平日價縱容着小婆子。在道院中胡混。還不算。並且今天絮括得狐狸精似的。前去送殯。這更豈有此理了。大家聽了。

不由大笑。正在紛亂。只見一人禿着頭兒。提着寬袍襟。一腳踏進。大家一擠眉。頃刻靜默。有的便忙忙會茶錢。那茶夥早笑面虎似的迎上。道。柳大爺麼。雅座上吃茶吧。那人搖首道。不須咧。俺道院中朋友們。沒人在此麼。茶夥道。沒得的。那人聽了。轉身便走。由那客人坐前經過。彼此望了一眼。那人趲出數步。又回頭望望。方纔去了。這時滿廳茶客。也便紛紛各散。只賸下那客人。還在沉吟品茗。茶夥趲進。道。真是人多嘴亂。方纔大家若不緘口。被後來那位聽了去。就有許多不便。您老還換換新茶呀。那客人道。不用了。俺且問你。方纔那人。莫非是教中人麼。好個落拓長相兒。茶夥笑道。你老莫小看人。他樣兒雖不警人。那一肚子雜耍兒。也就少有。陳二寡婦佈置教務。大半是倚仗他哩。此人機謀百出。狡詐非常。所以教門中。背地裏雖無所不爲。外面上却講經勸人。竟鬧些大仁大義。卽如前些日。陳二寡婦。大賑肌民。也便是此。

人的主意。您猜他何所取意。那客人笑道。無非是收攏人心。沽名釣譽罷了。茶夥道。着哇。你老好高才。您看陳二寡婦。還特地搨出陳二官的影像。將賑飢善舉。歸美亡人。像煞是知禮道表的。那裏曉得。就是他要了陳二官人的命。那客人詫異道。怎麼呢。茶夥笑道。您老如此高才。有甚不明白的。您看陳二寡婦。那小模樣兒。可像個安靜女人。便是方纔。大家吵的甚麼冷爺。咧。馬爺咧。連着方纔後來的這人。一古腦兒。都是他的男寵。陳二官若活着。他畢竟不能任意舒暢。所以他撒開了合陳二官一親熱。這一來。陳二官就交代咧。俗語說得好。二八佳人體似酥。腰間仗劍斬愚夫。雖然不見人頭落。暗裏催君骨髓枯。你老聽明白了麼。那客人沉吟道。原來他竟這樣兒。也可稱爲人妖了。俺且問你。方纔那落拓樣兒的人。叫甚麼呢。茶夥道。此人自稱江漢先生。名叫柳方中。那客人聽了。不由哈哈大笑道。好個江漢先生。柳方

中哈哈。他便叫柳方中。於是蹣跚跚起。會了錢鈔。方要拔步。只見提燈一閃。一個老僕蹣入。引了那客人。徐徐而去。這且慢表。且說紅英。送殯蹣轉。當晚合冷柳等料理些事務畢。忽想起田甘。無端罵街。想要責叱他一番。命人去尋他。却早同馬勝胡撞出去咧。方中道。田老弟。常在福泉清吃茶。俺且望望去。方中去後。一直的也沒蹣轉。紅英合田祿。又說起今日所見的輿中人。狠有氣度。大家猜測一番。紅英便留田祿在內室。公然同宿。兩人自由自在。好不快活。次日紅英蹣赴道院。合方中料理些教務。方中有事暫出。紅英信步蹣向白衣神堂。只見裏面收拾的莊嚴燦爛。爐香靜裊。不由想起教務興旺。好不快活。因遠巡蹣向後院花園散步。只見嫣紅姹紫。一半枯焦。靜悄悄。也沒人兒。不由暗嗔道。這花園。俺是命羅有高經管的。他如何這般懶惰。可笑田祿。還聒吵俺。派他些好事體。便是蒲三利。俺派他領人役洒掃道院。也不

見得勤幹。看來都是些沒成頭的人。沉吟間。分花拂柳。逡至一架紫藤花下。忽見一對彩蝶兒。翩翩飛舞。若卽若離。紅英大悅。便放輕脚步。想要捉住他。一直趁到園室牕外。那蝶兒。忽一掠翅。飛過圍牆。紅英微笑。方要轉步。只聽室內羅有大大的一個呵息道。呵呀。老弟呀。你幾時來的呀。毛腰撇屁股的營生。（謂掃地也。）弄清爽了麼。一人道。怎麼叫清爽吓。丢手就算完。這長天大日的。你也不怕睡扁了腦袋。也該提點精神纔是。紅英細聽語音。却是蒲三利。羅有高道。蒲老弟。你光會說。你叫俺怎麼長精神吓。咱夢想不到。千山萬水。趕到這裏來。弄他娘的這等營生。被人家瞧的。屁也不值。你看畢老哥。還罷了的。雖一般沒人拿着當擦屁股的紙。却還因夏嫂兒合冷爺要好的緣故。還能吃香喝辣。不短錢用。像咱們當這份苦差。便苦極咧。如今想起來。好不悔煞人也。你想咱們在陀山塢的當兒。憑着本領抓錢用。自由自



在那些不好。卽如有要脫膊的朋友。或受了傷。或傷了力。便該尋到我。俺挖挖墓子。取取顱骨。配他娘的些金瘡壯力的秘藥。少說着。也賺他百八十兩大銀子。再如好樂子的財主。關少們。自己那話兒。不爭氣。便該尋到你。你隨便拐摸幾個小人兒。取取卵丸。配些要藥。也就白花抓到銀子。像如今不用說。咧。等雁似的。等到月份頭上。領點工食銀。顧了肚皮裏。巧。就顧不了肚皮外。偶然向冷爺訴訴苦楚。他又是個大裂裂的性兒。只叫咱們忍耐着。說着憤然。捶牀道。咳。我真他娘的幹夠。咧。（爲下文紅英肆淫。用羅蒲伏線。）三利道。你不用着急。咱們長長工夫。慢慢的性。給他個老等。沒有一百年不開張的油鹽店。就許有請教到咱們跟前的時光哩。你看教主。刻下這局面。一天大似一天。真個的便閒煞了你我麼。紅英聽了。不由暗喜的芳心躍躍。原來這當兒。他合田祿所得的秘藥。業已無多。正需配製。便是將來

舉事。那金瘡壯力等藥。更是不可少的。怙懣之間。即便悄悄回步。剛到神堂前。只見一個僕人。手持名刺。匆匆尋來道。原來教主在這裏呢。正是。

語秘乍聞方注意。

客來不速又驚心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六回

說妖婦改刊白衣經

開亂兆大鍊修羅法

且說那僕人。止住脚步。向紅英道。啓上教主。現有一人。外面求見。說着呈上名刺。紅英一看。却是湯無畏三字。上註着三個小字。是心教徒。思忖一番。不解其意。便漫問道。此人甚麼形狀。吓僕人道。狠有氣度。看光景像個官幕中人。紅英點頭。一面命僕人去請。一面蹇向客廳相待。不多時。只見僕人引那客人。已進二門。果然威儀嚴整。氣像不俗。纓帽官靴。長袍馬褂。顧盼間精神四映。望見紅英。立候在廳階下。連忙趨步而進。賓主相遜。進得客廳。即便見

禮落座。僕人獻了茶。紅英帶笑道。妾以一凡庸女子。猥蒙見訪。不勝榮幸。今觀尊客。不似做處人。敢詢仙鄉那裏。見訪何事呢。說着仔細。瞧那客人。只覺面善得緊。客人道。俺原藉浙江。素好說劍讀書。也曾遨遊南北。而今却拘促轅下。聽鼓省垣。說來委實惶愧。今見教主。以一弱女子。竟能創立偌大教務。可見是非常奇女。將來定有非常事業。越發令俺鬚眉男子。漸愧無地。今過寶山。自應來見金面。須知俺湯無畏。雖涉仕途。却志不在此哩。說罷哈哈大笑。紅英聽他語氣不俗。一面遜謝。一面水零零眼兒。只管端相他。無畏便道。俺此來。一則晉謁。二則謝昨日冲撞靈輿之罪。三（句）紅英驚笑道。呵。對不住。原來尊客就是昨天輿中那人麼。俺教下人粗魯無狀。得罪的緊。說罷。跣起。深深萬福。無畏趕忙還禮道。教主磊落英多。怎還拘此小節。拘小節者。不能立大事。却非俺無畏來見之意了。紅英聽他語有斤兩。不由暗暗怙。

憊道。此人語氣倜儻。倒也可怪。因湯問道。尊客名刺上。註心教徒三字。莫非刻下除俺們白教之外。還有甚新教麼。無畏大笑道。如今除貴教。應運合天之外。那裏還有新教。俺是服膺貴教。心儀日久。又因拘促仕途。無緣近接。所以題心教兩字。以誌嚮慕之意。紅英大悅道。那麼尊客方纔語氣未完。那三則。或是有意於敵教麼。無畏道。正是正是。俺正要親叩神堂。虔心入教。還有許多鄙愚之見。要爲芹曝之獻哩。紅英大喜。便一面命人先去神堂前。整理香燭。一面合無畏品茗談話。細問起來。方知無畏。是鄉榜出身。由大挑班兒。分發湖北。是個卽用知縣的職分。到省未久。這次却因奉尋常例差。來到襄陽。那無畏議論風生。口口聲聲。慨歎仕途污濁。說到痛快處。竟拍案道。如今奸相當權。朝政混亂。到如此地步。飢饉連年。盜賊蜂起。萬民墮於水火。真有時日曷喪之痛。可惜便沒個非常人物來革故鼎新哩。說罷。一瞷紅英。慨然

長歡。(漸漸來撥撩了。)紅英也自是狡黠之尤。如何肯便露底裏。當時只微笑道。尊客既在仕途。便有致君澤民之責。將來身居顯要。自然治理的國泰民安了。何用長歎呢。無畏笑道。這却不然。如古之房杜魏徵等人。他爲何不作惰之名臣。偏要輔佐唐家呢。可見是國基已壞。國運已衰。竟是無從著手了。而今沒非常之人便罷。如若有之。俺也不管他是外國人。是中國人。男人也罷。女人也罷。俺定當輔佐他創一番天大世業。(咄咄逼人。)方顯得俺湯無畏滿腹經綸。一腔豪氣。說着跼起來。手舞足蹈。哈哈大笑。紅英佯作失驚。道。尊客快快謹言。倘被人聞得了。大大不便。無畏笑道。俺非莽漢。除在道院中。教主跟前。俺豈肯如此放言。(語語機鋒。妙妙。)紅英聽了。不由也豪氣騰起。小鼻翅兒一擲動。微笑道。不瞞尊客說。俺這道院。委實怕不着甚麼官吏哩。不但官吏。便是皇。(句)無畏大笑道。可又來呀。紅英笑道。且別談

沒要緊。請尊客且拜過神堂吧。於是陪了無畏。便赴神堂。無畏草草拜過白衣聖像。按例說須教主宣講幾句聖經。入教的跪而受禮。名爲領經。當時紅英笑道。宣講本爲開示愚人。今尊客如此通達。領經一節。竟可不必了。無畏道。雖則如此。俺倒要細看看經中道理。於是將所供聖經。恭敬請到旁座。坐下來細看。但見他流覽絕快。掀那書篇兒。便如迅風掃葉。紅英只得陪坐。不由暗笑道。究竟讀書人。免不得秀才氣。難道俺這聖經。還缺欠甚麼道理麼。但見無畏那一番目下十行之概。又不覺驚服他的才調。少時。無畏看畢。一言不發。恭敬敬合上聖經。置在案頭。却微笑道。原來是篇秀才文字。不足動人。更不足以聚人。看來白教之興。也是倖運了。紅英聽了。不禁詫異非常。道。這經中勸人信神行善。又頗採合釋道兩家的精意。也稱得起道理完備了。無畏笑道。論道理。不過如此。難道教主立教之意。除說道理之外。便無其

他的作用麼。說着眼光一閃。直注定紅英俏龐兒。這句話不打緊。便如投籃鑰匙一般。登時啓開紅英的心房。忙笑道。尊客既如此說。定有高見了。無畏道。依俺愚見。教主既創立白教。第一先須闢除這勢力最大的儒教。方能聳動人心。歸之者必如流水。這便是聚人之法。既能聚人。然後能有作用。今教中所撰定的聖經。却沒理會闢儒非孔一節。豈非失却寶珠麼。紅英聽了。不由心花大放。將小腳兒蹀的答答山響。道是吓。真是與君一席話。勝讀十年書。便請大筆。添入闢儒之意。從新刊布如何。無畏慨然道。當得効勞。於是喚僕人取過筆硯。你看他更不思索。振筆直書。紅英一雙俊眼。只跟他筆頭兒。兔起鶻落。不消一頓飯時。早已洋洋洒洒。寫就十餘條義例。紅英接過一看。真是語語翻新。能圓其說。大闢儒教。却將白教誇張得天花亂墮。紅英喜甚。不禁失口道。尊客真命世異才。今歸吾教。誠非偶然。於是兩人相視會意。

相與撫掌。那知紅英這傻口。聰明一世。懷懂一時。竟無端上了個惡當。若非湯無畏這麼一來。借着關儒。散掉他的入心。以後白教之亂。豈止九年呢。這便是俗語說的。從老根上給他灌壞水。使他漸漸枯萎。這法兒好不歹毒哩。原來儒教在中國。簡直的是天地日月。上等人。不消說。便是負販屠沽。那一個不認得孔子兩字。大都邑。不必論。便是深山窮谷。那一處沒有論語一書。你想紅英。無端拂人之性。去關儒。這不是自家找栽跟頭麼。諸君不信。但看後來道咸之交。洪楊之亂。那烏穀兒。比教亂又兇得多咧。就因他輕侮儒教。創甚麼天父天母等等邪說。歸根兒。敗在個道學先生曾國藩的手中。可見湯無畏。小小筆鋒。不亞如後來楊遇春等人的長鎗大戟。這便叫作無形戰勝哩。當時紅英大悅之下。便邀無畏。重到客廳。換茗長談。無畏談起武功。亦復精奧。將個紅英。歡喜得沒入腳處。不由的漸傾肺腑。無畏正色道。俺此來。



並非無意。實因久覘王氣。起於荆襄之間。又徵以刻下童謠。（卽柳方中所造者。）知不久當應在教主。現在咱教。氣勢已成。只待機會。紅英趁勢道。那麼咱教中。正在需賢。湯先生何不在此相助爲理。何必還戀戀那鷄肋的仕途呢。無畏聽了。不由一陣沉吟。略露爲難之色。逡巡道。俺身在仕途。正好暗探官中舉動。潛助一切。這是一層。再者俺爲貧而仕。也須待祿衣食。有此兩層。所以這時光。倒不必隨陳左右。紅英聽了。越法覺得他機警非常。便道。如此甚妙。只是先生用金賞。何須發愁。此後在仕途中。結交要人。助俺教務之處。但用金賞。只管向俺提取。就是俺非常小氣婦人。將來天下金賞。還須供俺揮霍哩。（好大口氣。）無畏大悅。跼起來。揖謝不迭。你道無畏。也像如今政客似的。見錢眼開麼。原來他另有用意。早定了個拿人家拳頭搗人家眼的主意。以後他揮金結士。便用紅英這傻口的錢哩。當時紅英。想賣弄他

教中人物。便堅意留筵。一迭聲的喚人去請方中田祿等。無畏微笑道。教下羣英。俺久已聞名佩服。改日再會不遲。（狐鼠輩。本不入無畏之目。）說罷。長揖告辭。竟自飄然而去。不多時。方中躡轉。紅英告訴方纔一切之事。方中沉吟道。竟有這等人物。因一問無畏相貌。方中恍然道。不錯。此人昨晚還在福泉清吃茶哩。俺因他氣度不俗。今早就府衙前人們一探聽。知他是省裏來的委員。可見咱教務興旺。漸漸震動官吏。說着忙取過無畏擬的條例。一面看。一面反覆沉思。良久。向紅英道。這關儒一節。雖然是開大咱們教門。却未免扭背人積習之性。（方中爲狡黠之尤。故未易輕輕便瞞却。）紅英因被無畏恭維得五脊六獸。正揣着一肚皮武則天的高興。不由怫然道。你也太咬文嚼字咧。正說着。恰好田祿馬勝。雙雙彗進。並且屁股後頭。還跟着個小偷似的田甘。冷馬兩個。都是武人。當時問知所以。也不看無畏的筆墨意。

思便吵道。妙妙。孔老頭兒也該一邊兒歇歇去咧。咱這白教正該合他作對頭哩。田甘一聽。忽想起小時念書。被先生敲打的苦楚。登時也鈍鈍遲遲的。附和道。對對。那孔老頭兒講的話。沒一字俺懂得的。就這裏看來也該劈劈他。齶齶他哩。紅英嗔道。你懂得甚麼。大家就此鬪堂一笑。便將方中一番詭挑剔。岔過去咧。紅英高興之下。更不怠慢。便一面改刊聖經。分散給各教目。從事宣講。一面專人分赴川陝兩處。探聽王高兩人的動靜。又一面提升羅有高蒲三利兩人。爲總教下的二等教目。專門的不作別事。單爲盜墳剗墓。拐取幼童。以爲配合藥料之用。羅蒲兩個。自然須搜羅此項人材。於是不數日間。四方無賴神偷之輩。早聞風而集。便散佈在遠近各處。任意胡鬧。弄得大家主墳塋。徹夜裏巡邏看守。民家人們。日色方西。便忙忙的呼男喚女。關門閉戶。恨不得用鐵廚將孩兒盛將起來。饒是如此。各處裏還不斷的被拐

被挖。報到官中。再也捉不住賊人。大家聚語。却還想不到是白教中人作祟。只恨的罵道。這種年光。真也少有。怪不得各處地面。竟鬧些稀奇事。卽如某人。白日裏在街上。偶然合人口角幾句。睡了一夜。却將一頭長髮。無端失掉。更奇的是牀下落了把紙剪子。又有一個小媳婦兒。偶在後門口閒望。被一個過路後生。望了兩眼。那媳婦一打塞。登時風也似跟那後生便走。虧得街鄰一路喊喚。攔下。捉那後生時。早已不見。用定神藥。灌醒媳婦。他却一切不知。有又一家飯鋪內。賣了一天的錢。晚上拾起錢筒。想要上貫。只覺輕飄異常。傾出一看。却是紙錢。又有一個半吊子。夜深從賭場回來。偶然內急。便就一家牆後身。蹲下出恭。忽見一個黑衣人兒。脚下飄飄的。從東奔來。刷一聲便跳進牆去。半吊子暗忖。這廝夤夜入宅。非奸卽盜。我正沒賭本咧。且拉他個後腿。榨他些油水。於是不暇出恭。便悄悄伏在深草中。果然不多時。

黑衣人一躍而出。脚未落地。半吊子猛然搶去。兩人一陣厮扭。半吊子覺那人甚是有力。却直着兩眼。啞叭一般。逡巡之間。半吊子偶一歪身。碰在牆角上。登時撞破鼻頭。鮮血隨淌。因隨手一抹。洒向那人道。真他娘的喪氣。一言未盡。只見那人扁生生倒在地下。却是個紙人。左手中居然捻定個銀包兒。竟有二十多兩。半吊子方在發怔。那家院中。已大呼失盜。半吊子喊出人家來。一說情形。那家人道。好奇怪。俺這銀兩。還是鎖在櫃內的呢。又有一位老頭兒。從親友家夜飲回。蹶至一家門首。那時夜深門閉。忽見兩個人。一高一矮。從對面撞來。那矮的一扁身兒。竟從人家門縫而入。那高的直着脚子。却撲到自己跟前。老頭兒方叫道。慢着來。只覺虛烟似的一捱身。倏然間竟自不見。老頭兒大驚。只以爲遇着鬼物。竟嚇得大病一場。其餘種種怪異。不一而足。原來這都是教門中人。暗弄的邪法。便是紅英也。因王三槐累次來信。

盛言教務得手。默察世局。大可揭竿而起。以圖大業。詞氣之間。並有推尊紅英爲領袖之意。紅英見此光景。本就心下躍躍。不想又被湯無畏大擺淫筋。於是興忽忽。暗囑手下各教目。分頭準備。廣收亡命盜賊之徒。爲之羽翼。二面價聚草屯糧。一面價暗出規掠。自己。便選擇惡煞兇曜之日。在演武院中。高搭法壇一座。每夜三更時分。換了道裝。仗劍登壇。先禮星斗。然後參拜了四方。值日神祇。焚黃宣咒。一切受數都畢。便命香絳兩人。捧過兩盂。奇怪物事。一盂是澆澆清水。一盂是紫艷艷的乾血汁兒。你道甚麼是乾血汁。便是紅葉買囑了官中劊子手。從犯人血腔子中取來。那取法也煞是特別。便是預先準備下個去皮的大饅頭。用長籤插定。趁那犯大腦袋一落。腔上皮肉。向內一縮。還未噴血之際。便忙將饅頭。插入腔內。不消說。那饅頭浸透鮮血。便把來陰乾收起。臨用時。用水一漬。這便是乾血汁。當時紅葉。向兩盂

物事。便又宣念異咒畢。向東方吸口生氣。向盂內一噴。說也奇怪。那兩盂內的水。合血。登時旋轉不定。於是香絳。又從壇後。昇過兩個箱兒。打開來。都是剪就的紙人紙馬。一般持戈帶甲。鞍轡俱全。紅英高坐法壇。便指揮香絳。就那人馬眼目上。各點盂水一滴。就心頭上。各點盂血一滴。名爲開眼光。通心竅。這時紅英。誦咒愈疾。頃刻間。紙人馬紛紛蠕動。香絳連忙蓋好箱兒。收貯起來。還有一法。便是俗稱的撒豆成兵。紅英這番大法術。名爲修羅煉魄通幽大法。據名公說起來。旁門中。真有此術。便是用秘咒之力。拘攏墟墓間的孤魂野鬼。附在紙人等身上。那開眼光。通心竅。無非也是借用生人精氣的意思。說到這裏。便有見笑的道。作者先生。莫非沒睡醒麼。而今是科學昌明時代。你如何還鬧大哩話呢。作者笑道。科學物質等等。固然昌明。然而屬於哲學精神的道理。也未嘗没人去研究呀。怎的如今甚麼鬼學咧。神學咧。也

吵的十分起勁呢。況且宇宙神秘。觸處皆是。豈可悍然武斷。硬說沒這八宗事呢。再者當時白敎之亂。如呼風撒豆等語。真真見之於奏疏的。又如後來林清之變。道光爺真用鳥銳。從宮牆上打下兩個紙人來。再如變起時關帝顯靈。大雨如注。澆壞許多紙人。這都見過當時名人筆記的。滿算老年間人都是渾蛋。說些夢話。但就情理而論吧。林清等若沒有點有把握的邪法兒。他只結交一羣渾楞兒。幾個臭老公。也敢闖宮殺院。想奪皇帝那把交椅。人雖至愚。也愚不至此呀。不過恃邪創亂。終歸失敗罷了。且說紅英。每夜間作法。煉製妖兵。正在高興當兒。不多日。川中使人。先自顛轉。一說王三槐處情形。業已火雜雜就要起事。並言三槐隨後便遣人面陳一切（爲下文使人被捉洩秘伏線。）紅英大悅。越法高起興來。滿想陝西高天德。一定也大有準備。這日合方中田祿等。猜擬一回川中情形。方中得意道。俺料高天德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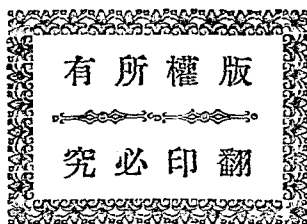
勢不能獨異哩。田祿忽想起天德冷靜情形。不由笑道。也未見得哩。正說着。人報陝西使人轉來。三人聽了。不由大悅。正是。

三省兵戈將頃刻。

一人動靜費躊躇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版



奇俠精忠傳 續編 二集

全一冊 定價一元

著 者 玉 田 趙 煥 亭  
發 行 者 莫 釐 錢 愚 欣  
印 刷 者 上 海 益 新 印 書 局  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益 新 書 社  
山東路一四三號  
分 發 行 所 南 京 益 新 書 局  
太平路中市  
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

